

心靈雞湯(三)(傑克坎菲爾)

目錄：

- 01 卷九 死亡與瀕死
- 02 卷十 態度問題
- 03 卷十一 活在你的夢中
- 04 卷十二 從逆境中奮起

卷九 死亡與瀕死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長眠

我是四處流動的風

我是雪中閃耀的鑽石

我是陽光下成熟的稻穀

我是秋天裡的雨露

當你在寧靜的早晨醒來

我是俐落疾飛的鳥

我是夜晚閃爍是星星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佚名

01 走進亮光中

枯乾垂死的小花，安睡吧，安睡，你們的美未及開放即已枯萎。

——康斯坦丁·巴爾蒙特

在 6 年前，加州基爾羅伊市的特產仍是大蒜，有個小天使在那兒誕生了。珊依·布拉斯對她的母親蘿莉來說是個奇跡。幾年前，醫生早就告訴蘿莉她不可能再有小孩。而她卻懷了雙胞胎，三個半月時其中一個胎死腹中。小小的珊儂第一次展現了她不放棄生存的勇氣。兩歲半時，珊儂被診斷患了癌症。她的醫生說她活不了太久，但憑藉著愛與決心，她活了更多年。

珊儂患的是生殖細胞癌。每年 7500 個患癌症的孩子中只有 75 個患的是生殖細胞癌，醫生們必須從她的骨盆中抽取骨髓。

珊儂在接受骨髓移植前經歷了兩年的化學療法。那是一個威脅生命且不能預測結果的手術。骨髓移植和接近致命的化學療法使她徘徊於生死之間。

醫生說在化學療法之後她會終生癱瘓不能走路。但她在重量僅 27 磅時竟能行走。蘿莉說：“孩子們的生存意志真是不可思議。”她的勇氣自始至終都很驚人，她以頑強的鬥志宣示她永不放棄。珊依還因此在聖塔克拉拉的美的盛會中得到一個獎盃，以鼓勵她不屈不撓的勇氣。

珊儂的父親賴瑞，在一場摩托車事故中折斷了背脊、脖子和雙腿，變成全身癱瘓——正與珊儂的病被發現時差不多時間。賴瑞在白天和珊儂一起留在家中，他說：“她有強烈的生存意志，她會證明人們錯了。”

蘿莉說，她的家人活在希望中。你看著珊儂時，絕不對認為珊儂知道她快要死了。她總是精力十足，充滿對她周遭事物的關心與愛。當珊儂在斯坦福醫療中心住院時，短短幾年間，死亡把她最好的朋友都帶走了，她失去的好友比任何年長的人在一生中所擁有的朋友還要多。

在珊儂最難熬的時期，她常在夜裡驚醒，坐直了身子，緊抓著她的父母，她要求她的母親別讓她到天堂去。蘿莉只能以沙啞的聲音回答：“天哪！我多麼希望我可以答應你。”

有時她甚至是個小討厭。有天她跟她媽媽到雜貨店去，有個友善的人對她們開玩笑：“你把這個

小男孩的頭髮剪太短了！” 珊儂則不帶攻擊意味地回答：“先生，你知道嗎？我是一個患了癌症、快要死的小女孩。”

有天早上，珊儂不斷地咳嗽，她媽說：“我們必須再到斯坦福去。”

“不，我很好。” 珊儂堅稱。

“我認為我們必須去，珊儂。”

“不，我只是感冒而已。”

“珊儂，我們非去不可！”

“好吧，但只能去 3 天，否則我會搭便車回家！”

珊儂的不屈不撓和樂觀精神讓有幸在她周圍的人覺得生命充滿意義。

珊儂在意的並不是她自己和她的需要。當她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她還會跳起來幫助她的室友，傾聽他們的需求。

還有一天，她看見有個滿面愁容的陌生人走過她家，她就沖出門外，遞給他一朵花，祝他有快樂的一天。

某個星期五下午，珊依躺在斯坦福兒童醫院，蓋著她溫暖的舊毯子，不住地呻吟。麻醉作用消失，她打嘔且嗚咽，但她卻為了周圍人的安寧強忍痛苦。

她張開眼皮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問她媽：“你好嗎？”

“我很好，珊依。” 她媽說：“你好嗎？”

在打嘔和嗚咽結束後，她回答：“我很好。”

在他們的家庭保險不夠支付她的醫藥費時，珊依直接和當地的基金籌措人打交道。她走進基爾羅伊罐頭工廠，走向她所看到的每一個人，並和他們談話。她對每個人都充滿了愛心，從沒注意到人們有什麼不同。最後她這麼說：“我患了癌症，可能會死。” 之後，當這個人被問到他是否會為珊儂貢

獻他們罐頭工廠的罐頭時，他說：“給她她要的任何東西！”

珊儂的母親對珊儂和其他患了絕症的孩子有如下看法：

“他們用心度過短暫人生。他們本身自然重要，但周圍世界更重要。”

4歲時，小天使珊儂在生死線上掙扎，她的家人知道到了她該離去的時候了。聚在她床緣的家人，鼓勵她走向通往光的隧道。珊儂回答：“太亮了。”有人要她走向有天使的那條路，她回答：“他們唱歌唱得太大聲了。”

如果你路過基爾羅伊看到小珊儂的墓碑，你會讀到她家人寫的話：“願你和其他天使們手牽手。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我們的愛。”

1991年10月10日，在基爾羅伊當地的報紙《快遞報》上，刊載了12歲的丹米安柯·達拉在珊儂去世前寫給她的信：

走向亮光，珊儂，比你先走的人充滿期待地在等你。他們會敞開雙臂歡迎你，以在地上或在天堂中最讓人感到愉快的愛、歡笑和情感來歡迎你。珊儂，那兒不再有痛苦，更不會有悲傷。進入光亮之中，你可以和過去你正奮力對抗癌症和聰明地躲開死神的手時神秘失蹤的朋友玩耍。

還留在地上的人一定會深深懷念與眾不同的你，你會活在他們的心靈裡和精神中。人們都認識你，因為你使他們更親密。

最讓人驚訝的是，不管你的面前有什麼問題，有多少艱難的障礙，你不斷讓自己更有力量來打敗它們。但可悲的是，最後的審判打敗了你。雖然我們捨不得你離開，但我們仍讚歎你的勇氣。你最後終於體會到做個普通小女孩的自由，且知道你已做了比我們大多數人更多的事。

被你感動的心永不會失去愛的感覺。所以，珊儂，如果你忽然發現你走在黑暗的通道中，只看得見一丁點光亮，記得我們，珊儂，並勇敢走向光。

（多娜·羅亞布）

小時候，我不瞭解為什麼我只應為人類祈禱。當我媽媽吻我道晚安時，我已習慣于增加一個靜靜的祈求，為所有的生物祈禱。

——亞伯特·史懷哲

我第一次看到它時，它正坐在幾隻又跳又叫來吸引我注意的狗之中。它靜靜坐著，用它棕色的大眼睛盯著我，我們之間似乎有一種默契。它的眼睛是它最好的特徵。它身體的其他部分卻像被人從很多隻狗身上取下來滑稽地拼湊上去的。短腿德國獵犬的頭，大麥町的斑點，看來像威爾斯臘腸狗的腿、尾巴或者是……？什麼都有的它，看來很奇怪……它是我看過的最醜的狗！

我叫它斯奇·蘇·蕭。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它大概是 3 到 4 個月大，但看起來卻有十四五歲。當它 6 個月大時，人們會說：“孩子，這只狗多大？它看來跟著你很久了。”當我回答它 6 個月大時，無法避免地會引致一陣冗長的沉默，有時就這樣結束了談話。它從不是那種當我在沙灘上遇到、或想遇到的朋友時會引起話題的狗，只有一些老太太會對它發慈悲心。

但它很可愛，有愛心也很聰明，正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在失戀時忘掉痛苦記憶的好夥伴。它喜歡睡在我的腳上……不，不是在床腳邊，就是在我的腳上。每晚我翻身時總會感覺到它小小圓圓滾滾的身體。我感到我的腿好像被壓在鐵砧下頭。最後我們達成個協定：它睡在我腳上，我嘗試不要在床上多翻身。

我認識第一個丈夫時，斯奇在我身旁。他很高興我和他一樣都有條狗。他的家人也不歡迎他的狗，因為家中已經沒有任何完整的傢俱——完全被他的狗破壞殆盡。我的朋友非常開心，他以為把他的狗留在我的狗旁邊，狗就會有事故，而不會天天啃傢俱。沒錯，他的狗使我的狗懷孕了。

那時我和斯奇剛從海邊散步回來，雖然在我看來斯奇的外表並無長進，但對於 3 裡之內的公狗來說，它可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它翹起尾巴，高抬著頭，好像狗展裡的公主。公狗從籬笆後頭，一路跟著我們，咆哮呢喃，好像快要死掉一樣。我馬上聯想到——一定是它發情期到了。我朋友的狗只有 8 個月大，所以我錯以為讓它們單獨相處很安全，我還去打了電話和動物醫院約定了斯奇的“相親”日期。

當我返回來時，斯奇和我朋友的狗已經在我的客廳裡黏在一起！噢，真是太可怕了。我除了吃驚地坐在那兒等著事情發生外還能做什麼？我只能等候。它們開始喘息，斯奇看來無精打采，他的狗也疲憊不堪。我打電話叫他來，讓狗兒分開並把他的狗帶走。我等了一會兒之後，實在無法忍受，就到

外頭花園裡打雜去了。當我的朋友在工作後帶走他的狗時，這兩隻狗正在客廳地毯上打盹。它們看來如此天真無邪，讓我以為一切只是我的想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斯奇有了懷孕的徵兆。它本來就圓圓滾滾的身體在從狗門中擠進擠出時像一隻小型的飛船。它對散步和跑步都興趣索然，但已慣於以滾來滾去、搖搖擺擺的走路方式把大腹便便的自己從一個房間弄向另一個房間。該感謝的是此時它不再堅持睡在我的腿上。它已經沒法爬上床，所以我在床底下做了一個窩，我認為它該每天做運動維持身材，所以每天下午我還是繼續帶它到海灘散步。只要我們到了沙灘，它一定趾高氣揚地抬頭四顧並翹起尾巴，在岸邊走來走去。我想它肚子裡的小狗一定東滾西滾，為這樣的動盪而作嘔。

在幫斯奇助產前我從沒有類似的經驗。它在某個凌晨用嘴把我的被單咬到它的窩那邊來叫醒我。這時我已能機靈地應付它的每一項要求，在它努力生出第一個寶寶時我即隨侍在側。它看來像被塞在一個密閉袋子裡。斯奇開始咬那個袋子。我真希望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看哪……真的是只小狗，滑滑的、黏黏的。斯奇把小狗舔乾淨，躺下來睡回籠覺，我也回到床上。

20分鐘之後，我又發現棉被又被拖走了——另一隻小狗——我陪它一起奮戰、和它說話，直到第二隻小狗出生。我們談了一些從前我從沒對任何一隻狗說的事。我告訴它，我對它敞開了心扉，談論了它到我身邊來以前我失去的愛及內心的空虛。它從不抱怨……不抱怨我的話，也不抱怨生產的痛苦。整夜我們都在一起，斯奇和我……說話、生產、舔小狗……我做了第一件事，接著都是它的事。它一點也沒有哭叫呻吟，從小狗們誕生的那一刻就深深愛著它們，那是我最感充實的人生經驗之一。

沒有一隻小狗長得像它，也沒有一隻小狗長得像我朋友的狗。有三隻看來像黑色的小羔羊，有三隻則像短腿德國獵犬，背上有黑色的條紋。它們都很可愛。我們的朋友排隊等著要斯奇的小狗，我大可不必在雜貨店前捧著箱子等待別人來認領。

我的朋友和我結了婚又搬了家。我們把斯奇留在身邊，把他的狗送給別人，這件事我想他大概不會原諒我。

我們搬到一個有開闊原野的地方，所以斯奇能夠在那兒自由自在地跑動。它會全速地沖到原野盡頭，消失無蹤；偶爾你又會看到它的頭頂和耳朵在微風中高高抬起、輕輕扇動。它常出去玩得氣喘吁吁。不知它是否曾經抓過兔子，但我知道它盡力在做這樣的事。

斯奇什麼都吃，也什麼都吃得下。有個下午我為了晚上的教會聚會做了 250 塊巧克力餅乾，不知怎麼斯奇竟發現了裝餅乾的袋子，它不只吃了一點，也不只“大部分”，它吃掉了所有的餅乾——總

共 250 塊！我還以為它在那個小時內重新變成了孕婦。只有這時候它才會呻吟、喘氣，看來不太正常。我不知道它發生了什麼事，趕快把它送到動物醫院。獸醫問我它吃了什麼，我回答，我根本沒有喂過它。獸醫的眉毛抬得幾乎高到頭髮裡頭。他說它吃了非常多的東西。

我把它留在動物醫院過夜，回家去找我要帶到教會聚餐的奉獻品。250 塊餅乾不翼而飛，我怎麼找也找不到。我確定自己在離家前把它們放在碗櫃裡。我到了後院，竟然發現我早先用來裝餅乾的 9 個塑膠袋整齊地堆在那兒。它們一點也沒被弄皺弄亂，只是空了。我於是打電話給獸醫，向他解釋 250 塊餅乾不見了的事實。他說不可能，沒有任何動物吃了 250 塊巧克力餅乾之後還能活命。他在晚上會好好觀察它。第二天斯奇就回家了。從那時起，它對餅乾就不太感興趣，但如果有人堅持它吃的話，它還是會吃。

斯奇的外表和年紀終有相稱的一天。它在 16 歲時開始舉步維艱——爬階梯對它而言變得困難；腎的疾病也使它有痙攣現象。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有時是我惟一可貴的朋友。我和人類的友誼會枯萎凋謝，但我和斯奇的友誼一直穩固而可貴。我離婚，再婚，最後感覺自己是個勞碌命。我無法忍受看到它那麼痛苦，我決定人道一點，讓它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保持平靜。

我向醫院預約並抱著它上了床。它親密地挨緊了我，雖然我知道它正在受苦。它不要我為它擔心，它只需要我的愛而已。在它的一生中，它從不發牢騷也不哭訴。它為我們之間付出了很多。在我們最後的一次同車的時候，我告訴它我有多愛它，而且為它感到驕傲。它真正的美長久以來一直籠罩著我。使我忘了我曾經認為它很醜。我告訴它，我很欣賞它從不乞求我的關心和愛，而以一种理所應當的優雅接納。如果動物中也有高貴血統的話，它一定是，因為它有能力像個尊貴的女王一樣享受生活。

我把它帶進獸醫的辦公室，獸醫問我在它最後的一刻我是否要陪著。我說是。當它躺在硬硬的金屬床上時，我用雙手環抱著它，企圖使它在獸醫為它注射一針結束生命時保持溫暖。它企圖起身，但沒法像以前一樣站直腳來。在這最孤獨的一刻，我們互相凝視著……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溫柔而值得信賴的眼睛，看著我泛著淚水的藍眼睛。

“你準備好了嗎？”獸醫問。

“是！”我回答。

我在說謊。在我一生中，我永遠沒準備要放棄我對斯奇的愛，我永遠不想放棄它。我永遠沒準備要如此，雖然我不想打破我和斯奇的聯繫，它也是。直到最後一秒鐘，它還看著我的眼睛，然後，我看見死亡進入了它的凝視裡，帶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常在想，如果人也能複製寵物們對我所示範的品質，我們的世界可能會更美好。斯奇就毫不費力地以優雅和體諒的方式給我忠誠、愛、理解與同情。如果我能給我的孩子同樣的愛，我確信他們長大後會成為地球上最快樂、最有安全感的人。它是個好榜樣，我也相信我會讓它引以為榮。

人們說，我們死了之後會和我們所愛的人在某個地方相遇。我知道誰在等我——一隻小小的、圓圓的、黑白相間的狗，它有一張老臉和一條再次看到它最好朋友時一定會快樂得搖個不停的尾巴。

（佩蒂·漢森）

03 一個英雄的故事

即使是最溫和的戰爭，都意味著對人性和正義的永恆侵犯。

——吉本

越南軍援司令部終於同意讓我從西貢調到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再從克拉克調到關島，從關島再調到夏威夷。在那兒，我開始記起我為什麼赴戰場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著她們瞧的美麗動物們、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義豬、罪惡感。記得，那是在 70 年代早期，男人還有權癡癡地望著女人……夏威夷就是個能這麼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過夜後，從檀香山飛往洛杉磯到達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車旅館，睡了一天一夜，還是覺得全身無力。我已旅行了 9000 裡，卻還留在西貢的時間習慣中。我想我還在回避無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對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訴她她丈夫死了、而我還活著這個事實。我有罪惡感，但還是得這麼做。

我在達拉斯機場搭公共汽車，開始前往波曼的 250 裡長路。德州很冷，我心裡也很冷。

我站在門口，無法按門鈴。我怎能告訴這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們，那個男人永遠不會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強烈欲望和對一個我不認識、但使我人生因而改變的人的承諾中撕裂。我站在那兒，希望有些事會發生，幫助我伸出手去按門鈴。

我開始哭了。我站在那兒，在大門口，恐懼和罪惡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幾乎是第一百次了，

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體，聽到他溫柔的聲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覺到他的痛苦，於是我哭了。為他哭，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為我哭。我必須向前走。我明白在這個悲劇的戰爭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倖存，這個無意義的戰爭沒有證明什麼，也沒有實現什麼。

輪胎摩擦著碎煤渣路的聲音把我從噩夢中拉回來。一輛破舊不堪、紅白相間的普萊茅斯計程車開了過來，車上走下來一位中年的黑人婦女。司機，一個戴著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車。他們瞪著我，相對無言，動也不動，懷疑著我，一個白人，來他們這裡做什麼。

我站在那兒，瞪著眼睛，就在他們正要對我說話時，忽然間女人的臉閃過恐懼的表情。她開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沖向我，把司機留在背後。她三步並兩步走，兩手抓著我的外套，問：“告訴我，你是誰，我兒子發生了什麼事？”

“噢，該死！”我想，“難道是卡德威的媽？”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輕柔的聲音說：“我叫弗來德·帕爾斯，我找辛蒂·卡德威。這是她家嗎？”

女人盯著我，傾聽我說話，試圖理解我說的話。很久以後，她開始發抖，她的身體劇烈地顫動著，如果我沒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門。我緊握著她的手，我們一起倒向大門，發出很大的聲響。

計程車司機在門被打開時過來幫我扶住這個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見了這幅景象：一個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媽媽，站在大門口，她迅速展開行動。

她很快地把門闔上一半，當她再次出現時，手裡持著 12 口徑的獵槍。槍穩穩地拿在她手上，她聲色俱厲地說：“放開我媽並離開我家大門！”

我透過朦朧的鏡片望著她，希望不要因為一個誤解死在這裡，我說：“如果我放開她，她會跌倒。”計程車司機也出現在她的視線中，她的態度也立刻改變了。

“馬納，發生了什麼事？”她問司機。

“我不清楚，親愛的。”他說：“這個白人在我們來的時候就站在你家門口，你媽跳向他大叫，問他你弟弟肯尼士發生了什麼事？”

她看著我，大惑不解。我說：“我名叫弗來德·帕爾斯，如果你是辛蒂·卡德威的話，我必須和你談

談。”

她握著槍的手松了些，說：“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點糊塗了，但你可以進來，你也可以扶我媽進來吧？”

我盡可能溫柔地攙著辛蒂的母親通過大門。那個司機跟著我們進了房子，並把剛掉下來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樓的梯子上。他一臉困惑地站在那兒，不知該留下來或是離去，不知道我是誰，或我葫蘆裡到底在賣什麼藥。

我讓辛蒂的母親坐進填得硬硬的沙發椅裡後退幾步等待著。這樣的寂靜變得令人難以忍受，我在辛蒂說話時，清了清喉嚨。

我說：“對不起，請繼續。”

她說：“很抱歉，通常我不會用槍來歡迎客人，但我聽到撞擊的聲音，又看到你抓著我媽站在門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斷了她：“請別再說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樣狀況的話，也會這麼做，反正又沒有造成傷害。”

“你要喝咖啡嗎？”她問，“你是不是該脫掉濕外套？否則你會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脫掉外套。”脫外套讓我稍微有點事做，減輕我的緊張情緒。

在這種情況下，辛蒂的母親和司機馬納，似乎都輕鬆了些，他們也有機會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顯地，我通過了審查，因為這個女人伸出了手對我說：“我是伊達·梅·克雷蒙斯，這是我丈夫，馬納。請坐下，放鬆一下。”她指著一張牛皮沙發，叫我坐在那兒。

我知道這是馬克·卡德威的椅子。我即將坐上他的椅子，摧毀他一家人的希望。我緩緩坐下，企圖用我所有的力氣抓著它，心情沉重。我深吸了一口氣，再慢慢吐出來，問：“伊達·梅，我很抱歉剛剛嚇著了你，但我不認識你兒子肯尼士，他在哪裡？”

她把身子拉到和椅子同高，說：“我兒子肯尼士是海軍，駐在越南西貢的美國大使館，他兩個星期內會回家。”

我說：“很高興聽到他能平安返家。大使館的任務很好，很安全。我真的很高興他快回來了。”

她看著我的短髮和老式的衣服，說：“你也在軍中？也在越南嗎？”

“是的。”我說，“昨天我才回來，也許是前天。我被 13 個小時的時差搞昏頭了，根本不知道現在是今天、昨天，還是明天。”她和馬納看著我，咯咯地笑。

我剛說完話，辛蒂就拿著碟子、杯子、餅乾、奶油、糖和咖啡走進來。味道很好聞，我極需喝一杯，我極需任何可以緩和氣氛及讓我雙手不要抖動的東西。我們閒聊了一會兒，辛蒂說：

“弗來德，能見到你和與你說話是我們的榮幸，但我很好奇，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那一刻，前門忽然打開，兩個小女孩走了進來。兩人緩緩地走進屋子，以誇張的方式炫耀著她們的新衣服。跟著她們進來的是個抱著嬰兒的中年女子。

我忘了我的任務。我們把話題集中在兩個女孩和她們的新衣服上頭，稱讚她們很漂亮，說她們能擁有這麼可愛的新衣服真是幸運。當興奮稍稍平緩下來，女孩們坐在用餐房間的遊戲桌那邊，辛蒂折回來時，介紹道：“弗來德，這是我的母親，佛羅倫絲·卡德威。佛羅倫絲，這是弗來德……嗯！”

“帕爾斯。”我補充道。

“他就要告訴我們他為什麼會來這兒。”她又說。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伸手取我的皮包，說：“我真不知該如何開始，幾個禮拜前我才從越南的 P.O.W 集中營逃回來。”我直視著辛蒂，說：“當我成了囚犯時，你的丈夫，馬克，被帶到我的身邊，半死不活了。他在北越執行任務時中了槍，被俘虜到我的集中營來。我盡了力，但他傷得太重，我們兩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辛蒂以手掩口，發出嗚嗚的聲音，兩眼注視著我的眼睛。伊達·梅和佛羅倫絲兩個人都哽咽了。馬納喃喃說：“天哪！”

“馬克說，如果我答應他一件事，他會協助我逃離集中營。老實說，我以為他在胡言亂語，但我還是答應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事。”

那時我們都哭了，我暫時打住話頭來集中思緒。我看著她，她正看著遠方。她的眼裡滿是淚花，

以手掩面痛苦地哭著。我又繼續說話了：

“他說：‘答應我到德州告訴我的妻子辛蒂，她還是最愛的女人，我臨死時想的是她和我們的女兒們。你答應我嗎？’”

“‘是的，馬克，我答應。我會到德州。’”我說。

“他把這張照片和他的結婚戒指給了我，你們可以知道我說的是真話。”我把戒指和照片交給辛蒂，並握住了她的手。

我傾著身子從外套內側把刀子拿出來，說：“他給我這把救命的刀，我說：‘謝謝你，馬克。我答應你，無論如何我會到德州。’”

“‘還有什麼事要交待？’”我問。

“‘是的，你可以抱住我嗎？’他問。‘抱住我，我不想孤獨地死。’”

“我緊緊抱了他許久，許久。他一直重複地說，‘再見，辛蒂，我愛你，但我很抱歉，沒法回去看女兒們長大。’後來，他平靜地死在我懷裡。”

“我要你明白，”我說，“我要你瞭解，辛蒂，我盡了力，但他傷得太重了。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也沒有任何醫療設備，我……”那時我徹底崩潰了。

我們一直在哭泣，女孩們因而走進房裡。她們想知道我們為什麼如此悲傷。我看著辛蒂，因為我沒法再說一遍，所以她對孩子們說，我帶來一些壞消息，而一切會很快復原的。

這樣說似乎讓她們滿意了，她們回到用餐的房間，不一會兒又玩了起來。

我必須解釋馬克的壯烈事蹟，所以我又開始說了。

“馬克給我的刀子讓我制伏了警衛，放走其他 12 個被囚禁在集中營的美國人。你的丈夫是英雄。因為他，有 12 個美國人獲得了自由，我才能坐在這個椅子上，告訴你他的噩耗。我很抱歉，我多麼害怕告訴你這件事。”

我又再度哭了起來，辛蒂從椅子上站起身子過來安慰我。她，失去了她最寶貴的東西，竟還在安

慰我。我覺得自己很可恥也很光榮。她用手捧起我的臉，看著我說：“你知道，你說的故事裡有兩個英雄，一個是我的丈夫馬克，一個是你，弗來德。你也是個英雄。謝謝你，謝謝你到這兒來，親自告訴我這件事。我知道你到這兒來，面對我，告訴我我丈夫死了並不容易，但你是個高尚的人，信守你的承諾。這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謝謝！”

我悵然若失地坐在那兒。我沒感覺自己是英雄，但我聽到這個女人的話語，在她極度憂傷痛苦的時候，她還告訴我我是英雄，是個高尚的人。我只覺得罪惡與憤怒；我僥倖存活是罪惡，因為她的丈夫，孩子們的父親卻死了；令我強烈憤怒的是戰爭的愚蠢和殘酷，是浪費和損失。我無法原諒我的國家或我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所做的一切；然而，一個經歷這個巨大損失的痛苦的女人，失去丈夫的女人，卻原諒了我，而且感謝我，我實在聽不下去。

我也對政府感到難以言喻的憤怒：為什麼他們不來告訴這個女人，她的丈夫死了？馬克·卡德威的屍體在哪裡？為什麼不是在這兒，為什麼沒有葬禮，沒有哀悼的時間？為什麼？為什麼？

過了一會兒，我說：“我把馬克的屍體帶回南越，我相信海軍會和你聯繫有關他葬禮的事。我很抱歉我不會再到這兒，但請相信我會一直想念你，我會永遠記得你。”

我們坐了一會兒，然後我問馬納，他是否可以載我到公共汽車站讓我搭公共汽車到達拉斯去。我正在休假，我想喝很多酒，醉很久、很久。

（弗德瑞克·E·帕爾斯 III）

04 懷念墨菲太太

給予比接受更為有福。

——《新約全書·使徒行傳》

因為高速公路駕駛的速度與爭先恐後太讓人感到無聊，去年夏天我的丈夫和我決定走“比較少人走的路”到海邊去。

當我們停在馬里蘭州東岸一個不知名的少鎮時，發生了一件我們永生難忘的事。

開頭很簡單。交通信號變成紅燈，我們停下來等綠燈時，我瞄到了一間簡陋的小療養院。

前廊白色籐椅上坐著一位老太太，她的眼睛專注地看著我，似乎在召喚我到她身邊去。

綠燈亮了。忽然間，我說：“吉姆，把車停在旁邊。”

我示意吉姆把車開向朝療養院的小路——吉姆停了車。

“等等，我們誰也不認識。”我溫柔地勸解，讓我的丈夫相信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用有磁力的眼光使我來到這兒的女士緩緩地站起來，拄著拐杖，慢慢走向我們。

“很高興你們停了下來。”她感激地微笑。“我多麼希望你們會停下來。你們可以坐下來閒談幾分鐘嗎？”我們跟著她到前廊的陰涼處。

我對這位女主人自然散發的美麗印象深刻。她很窈窕，但絕不單薄。除了她淡褐色眼睛邊的皺紋外，她象牙色的肌膚十分光滑，近乎透明。她如絲般的銀髮整齊地在後腦勺挽成了髻。

“很多人經過這兒，”她開始說，“特別是夏天，他們從車窗內往外望，只看到一間住著老人的老建築物。但你們看見我：瑪格麗特·墨菲。你們停了車。”瑪格麗特充滿思慮地說：“有些人認為老人沒用了，事實上，我們只是非常寂寞。”然後，她半開玩笑他說：“至少我們這些老傢伙還在喋喋不休地說話，不是嗎？”

瑪格麗特指著她棉質花洋裝的蕾絲衣領上發出鑽石光芒的卵形瑪瑙浮雕，問我們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當我說“巴蒂摩爾”時，她的臉發亮，眼睛閃爍著光芒。她說：“我的妹妹，願上天保佑她的靈魂，她一生都住在巴蒂摩爾的哥魯希大道上。”

我很興奮地解釋道：“我小時候住在離那兒不遠的農場街上。你的妹妹叫什麼名字？”我立刻記起瑪莉·吉布森斯。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瑪格麗特和我一起懷舊聊起年輕時的往事來。

當護士拿著一杯水和兩顆粉紅色的藥丸來時，我們談得正水乳交融。

“對不起，打斷你們……”她愉快地說：“但你吃藥和午休的時間到了，瑪格麗特小姐。我們必

須按規定來，你知道的。”她說完後，微笑地把藥遞給瑪格麗特。吉姆和我對視了一眼。

瑪格麗特馬上吞了藥丸。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再聊幾分鐘嗎？巴克斯特小姐？”瑪格麗特問。她很和藹而堅定地問，護士拒絕了。

巴克斯特小姐幫忙把瑪格麗特攙起身來。我們向她保證下周從海灘回來時會再回來看她，她才轉憂為喜。

“太棒了！”瑪格麗特說。

享受了一個星期的陽光後，吉姆和我返家的那一天天色相當陰霾。在烏雲籠罩下，小療養院別具蕭瑟之感。

等了幾分鐘後，巴克斯特小姐出現了，她給我們一個小盒子，裡頭裝著一封信。當我讀那封信時，她握著我的手：

我親愛的人：

自從我所愛的丈夫亨利在兩年前去世以後，過去的這幾天是我擁有的最快樂的時光。我再一次擁有被關心的感覺。

昨晚醫生又來診視過我的心臟。無論如何，我覺得很好。我心情很愉快，要感謝你們倆把歡樂又帶進我的生活中。

碧佛莉，親愛的，我給你的禮物是我們相識那天我戴的瑪瑙胸針。1939年6月30日，我丈夫在結婚那天把它送給了我。它本來屬於他的母親。希望你喜歡它，並希望將來某一天它會屬於你的女兒和她們的孩子。我永遠的愛隨著瑪瑙胸針一起給了你。

瑪格麗特

我們見面後第三天，瑪格麗特在睡夢中平靜地去世了。我握著瑪瑙胸針，淚珠滑下了我的臉頰。我輕輕仔細端詳它，並看到它的鑲銀邊上的幾個字：

“愛即永恆”

——親愛的瑪格麗特，我會一直懷念你。

05 年輕女子還活著

我年輕時決沒有像年老時這樣充分享受青春。

——桑塔亞那

下面這首詩是由一位在蘇格蘭姐蒂的阿許露蒂亞醫院老人病房去世的女子所寫的。它在她的遺物中被發現，使醫院的人員很感動，並將它影印廣為流傳：

你看到什麼，護士？

你看著我的時候這樣想嗎？

一個難纏的老太婆，不太聰明，

摸不清的脾氣，卻還有迷蒙的眼睛？

她只會滴漏她的食物；

當你大叫：“我希望你試試看！”時悶聲不響；

她看來不太注意你做了什麼：

總是掉了一隻襪子或鞋子。

不管你做什麼，她都隨便——

讓你洗澡餵飯，度過漫漫長日，

你想到看到的是這樣嗎？

睜開你的眼睛，護士，看著我。

我會告訴你我是誰。

坐在這兒，照你吩咐，你要我吃就吃的我。

我是一個有父有母的 10 歲小女孩，

有相親相愛的兄弟姐妹；

又一個腳上長翅膀的 16 歲女孩，

夢想著不久後會遇上白馬王子；

是一個內心狂亂的 20 歲新娘，

深記我許下的海誓山盟；

25 歲時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們需要我為他們建立一個安全、快樂的家；

是一個 30 歲的女人，孩子長得很快，

開始系上了領帶；

40 歲，孩子們長大離了家，

但我身旁的男人忽視了我的悲傷；

50 歲，孩子們又在我膝上玩耍，

我又再次認識了我所愛的孩子們。

愁雲慘霧的日子卻來臨了——我的丈夫去世。

展望未來，我因恐懼而戰慄。

我的孩子都在為他們的孩子而努力，

我只能緬懷過去的這些年和我的所愛。

自然很殘酷，我變成了老女人，

身體不管用，不再優雅也不再生氣蓬勃；

心也變得堅硬如石。

在這個老而僵的身體中卻活著一個年輕女子。

現在，我悲苦的心又沉醉了，

我記得歡笑，也記得痛苦。

我又再度愛上人生，重活了一次，

我想到那些年，過得太快、太短，

並已接受沒有任何東西會留下來——

這個鐵一般的事實。

睜開你的眼睛，護士，睜開眼看清楚——

我不是一個難纏的老太婆，

靠近點——瞭解我！

（作者佚名）

（朗納德·達爾斯坦提供）

06 最後的再見

他沒有死，也沒有睡，他只是從人生的噩夢之中一朝覺醒。

——雪萊

“我要回丹麥的家去，兒子，而且我要告訴你我愛你。”

在我爸打給我的最後一個電話中，他在半個小時內把上述的話重複了 7 次。我並沒有真正聽出他要傳達的意思。我聽到他說的話，但並沒有收到訊息，更甯說論它深刻的內涵。我相信我爸會活過 100 歲，像我那個活到 107 歲的叔公一樣。我並沒有感覺他對媽的去世很自責。

也不瞭解他深深的寂寞，不知道他絕大多數的好友已經離開這個星球。他淡淡地要求我和我家兄弟為他生下一代，這樣他才能來得及當個有所貢獻的祖父。

“爸過世了。”我弟弟布萊恩在 1973 年 7 月 4 日說。

我的小弟是個聰明伶俐的律師，反應敏捷，有幽默感。我以為他在開我玩笑，所以我等著他自己闢謠，但他沒有。

“爸在他出生的那張床上去世了——在羅茲凱蒂。”布萊恩繼續說，“殯儀館的人把他放進棺木裡，明天會把他的遺體運到我們這兒來，我們該準備舉行葬禮了。”

我無言以對。這件事不該是這樣的。如果我知道那是爸生命中最後的幾天，我應該和他一起到丹麥去才對，我相信那些宗教慈善團體所強調的話——“沒有人該孤獨地死去。”

當他過渡到另一個世界去，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我應該給他慰藉，就像我真正在傾聽、思考一樣。爸已經向我預告了他要離開這世界，而我卻錯過了這個訊息。我感到憂傷、痛苦和自責。為什麼那時我不在他身旁呢？當我需要他時，他卻總在我身邊。

在9歲那年的早晨，在自己的麵包店工作了18個小時的他會在5點回家，用他強壯有力的手搔我的背、叫醒我，並輕聲說：“該起床了，兒子。”在我梳洗好準備送報以前，他會把我的報紙折好，裝在我的自行車籃子裡。當再度想起他的慈愛與寬大，淚水又盈滿了我的眼睛。

當我參加自行車比賽時，每週二他會開50裡的車送我到威斯康辛州的康諾夏，讓我在晚上參加比賽，而他則在一旁觀戰。我輸時他為我打氣，我贏的時候他則和我共用殊榮。

之後，他陪伴我參加芝加哥地方性的演說，當我在21世紀公司、玫琳凱、公正公司和不同的教會演說時，他總是微笑傾聽，並驕傲地對他的鄰座說：“那是我兒子！”

想及這些往事，我因父親總是陪伴我，則我卻沒能在他身旁而痛苦。我的小小忠告，是要告訴你，你一定要和你愛的人分享你的愛。並在他們肉體生死轉變的神聖時刻陪伴他們。和你愛的人一起經歷死亡，會將你帶進更大、更寬廣的時空裡。

（馬克·維克多·漢森）

07 今天就做！

如果你快死了，只能再打一個電話，你會打給誰，會說些什麼？你還等什麼？

——史蒂芬·拉賓

當我在加州帕羅阿爾多的學校當校長時，我們的理事會主席保利·蒂納寫了一封信在帕羅阿爾多時報刊出。保利的兒子吉姆是個與眾不同的學生。他被分在教育障礙班，對雙親和教師而言都亟需耐心。但吉姆卻是個樂觀的孩子，他的歡笑照亮了整個班級。他的父母承認他在學業上有困難，但總是幫助他，讓他在體力上有所發揮，使他也擁有一些榮耀。但就在吉姆完成高中學業後不久，他在機車事故中喪生了。他死後，他的母親把這封信提供給報刊發表。

今天我們埋葬了我們 20 歲的兒子。他在星期五晚上一場機車事故中遽然喪生。我多麼希望當我最後一次跟他談話時知道，那就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知道，我會說：“吉姆，我愛你，我也感到驕傲。”

我想花點時間算算他帶給愛他的人多少幸福。我也想花點時間欣賞他美麗的笑容，他的笑聲，他對人們的真愛。

當你把他美好的屬性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和那些把收音機開得震耳欲聾、髮型梳得奇形怪狀、把髒襪子扔在床上等激怒你的壞習慣比較時，你會發現，那些讓人生氣的壞習慣是多麼微不足道。

我再也沒有機會把我希望他聽到的話告訴我的兒子了，但其他的父母，你們都還有機會。把要他們聽的告訴他們吧！就像把握最後一次的談話機會一樣。我最後一次和吉姆說話，是在他去世的那天。他打電話給我說：“嗨，媽！我打電話給你，只是要告訴你我愛你。我得去做事了，再見。”他給了我永遠能夠珍藏的東西。

如果吉姆的死有任何目的的話，也許就是讓其他人更欣賞人生並讓人們——特別是家人，撥出時間來讓彼此知道我們有多麼關心對方。

你可能不會再有機會。今天就做！

（羅伯特·李瑞任那）

08 善行安撫破碎的心

我是惟一。但，我也是一個人。我沒法做所有的事，但總能做些事。就因為我不能做所有事，所以我不會拒絕我能做的事。

——艾德華·艾佛瑞·海爾

我丈夫，漢諾許，和我合寫了一本書《慈心善行》——如何創造善的革命。這本書在美國各州都擁有不少讀者。這個故事就是在芝加哥的廣播節目中由一位匿名的聽眾提供的。

“嗨，媽媽！你在做什麼？”蘇西問。

“我正在為隔壁的史密斯太太烘一盤東西。”她母親說。

“為什麼？”6歲的蘇西問。

“因為史密斯太太很憂傷，她失去了女兒，心都碎了，我們必須照顧她一會兒。”

“為什麼，媽媽？”

“你知道，蘇西，當人很難過的時候，他們會連做飯或其他家務小事都沒法做。我們也是社區的一分子，史密斯太太又是我們的鄰居，得幫史密斯太太一點忙才行。史密斯太太沒辦法像一般母親那樣擁抱她女兒了。蘇西，你是個聰明的女孩，也許你也會想出一些方法來安慰史密斯太太。”

蘇西開始認真地思考她如何幫忙照顧史密斯太太。幾分鐘後，蘇西敲了她的門。不久，史密斯太太來應門，說：“嗨，蘇西！”

蘇西注意到史密斯太太的聲音不再像從前應門時一樣動聽了。

她看來像哭了很久，因為她的眼睛又紅又腫。

“有什麼事嗎，蘇西？”史密斯太太問。

“我媽說你失去了女兒，非常非常難過，心都碎了。”蘇西害羞地伸出她的手。手裡有個OK繃帶。

“這是讓你把碎掉的心粘起來的。”史密斯太太接過了它，破涕為笑。她彎下身子擁抱蘇西，淚光盈盈他說：“謝謝你，親愛的女孩，你幫了很大的忙。”

史密斯太太接受了蘇西的善行，並將它擴充了。她買了一個附帶塑膠玻璃畫框的鑰匙環——平常人用來攜帶鑰匙和展示家人照片的。史密斯太太把蘇西的OK繃帶放在畫框中，提醒她自己，每次看到它時都要寬慰一些。聰明的她知道治療需要時間和支援。它變成她療傷的象徵，提醒她不要忘記她和女兒曾一起擁有的歡樂和愛。

（米蘭蒂·麥克卡提）

09 早上見

誰要是能夠把悲哀一笑置之，悲哀也會減弱它的咬人的力量。

——莎士比亞

因為我母親及她的智慧，使我免於死亡的恐懼。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偉大的老師。每次我們分開前，不管是不是到了晚上，還是其中一個人就要去旅行，她總會說：“早上見。”那是她常掛在嘴邊的承諾。

我的祖父是牧師。當時，就在世紀交接之際，任何一個教會的人去世，屍體都會放在牧師家的大廳裡。對一個 8 歲的女孩而言，這可是最令人恐懼的。

有一天，我祖父把我媽抱起來帶到大廳裡，並要她摸著牆壁。

“芭比，你感覺如何？”他問。

“嗯，又硬又冷。”她回答。

然後他把她帶到棺材邊，說：“芭比，我要求你做一件最困難的事。但若你做到了，你就不會害怕死亡。我要你把手放在史密斯先生的臉上。”

因為她愛自己的父親而且完全信任他，所以她就照著做。

“什麼感覺？”我的祖父問。

“爸，”她說，“感覺像牆壁。”

“這就對了，”他說，“這是他的舊殼，我們的朋友，史密斯先生搬家了。芭比，你沒有必要害怕一間舊房子。”

這一堂課對她影響很大，使她對死亡毫無所懼。在她離開我們的 8 個小時前，她還提出了一個不

尋常的要求。

當我們站在她床緣強忍淚水時，她說：“別帶鮮花到我的墳上，因為我不會在那兒。當我捨棄這個身體後，我會到歐洲去。你們的爸爸留不住我。”房間裡爆發出一陣笑聲，那個晚上再也沒人掉眼淚。

當我們吻她和她道晚安時，她微笑道：“我們早上見。”

第二天清晨 6 點 15 分，我接到醫生的電話：她已經動身前往歐洲了。

兩天後，我們在父母的房子裡整理母親的遺物，我們看到她所寫的堆積如山的檔案。我將它們打開來時，有張紙飛落在地上。

它寫著如下的詩篇。我不知道那是她的原作還是她所鍾愛的其他詩人的作品。我只知道它是惟一掉下來的一張紙，上面寫道：

當我死去，把我留下的給孩子們。

如果你必須哭，為走在你身旁的弟兄哭泣。

把你的手臂擁著任何人，就像擁著我一樣。

我想留給你一些東西，

比文字和聲音更好的東西。

在我認識和我所愛的人身上看見我的存在。

如果沒有我你活不下去，那麼讓我

活在你的眼裡、心裡和善行裡。

你可以更愛我——

心手相連讓孩子們得到自由。

愛不會死，人會。

所以我所留下僅有愛……

讓我走……

爸和我相視而笑，因為我們感覺她就在我們身邊，早晨又再度來臨了。

（約翰·韋恩·希許拉特）

10 愛從未離開你

當一個人征服死亡和會導向死亡的東西時，他的勝利是最完滿的。

——阿奎那

我在一個非常平凡的家庭長大，有兩個兄弟和兩個姊妹。雖然我們當時很窮，爸媽還是會在週末帶我們出去野餐、去動物園玩。

我媽是個充滿愛心與關懷的人。她隨時隨地都準備要幫助別人，也總是把迷路和受傷的動物帶回家。即使她得照料 5 個小孩，她還是有時間助人。

回憶孩提時候，我總感覺我的父母不像是一對有 5 個小孩的夫妻，而像新婚燕爾般充滿親愛。白天他們和我們消磨，晚上則是他們相處的時間。

1973 年 5 月 27 日那晚，我在睡眼中被他們回家的聲音吵醒了，他們是和朋友一起出門的。她們一直笑，一直鬧著玩，直到我聽到他們上了床，我才轉身睡回籠覺，但整個晚上夢魘連連。

翌日，彤雲密布，我起了床，但母親還沒起來，所以我們各自打點好準備上學。一整天，我都感到很空虛。回家走進房子時，我說：“嗨，媽，我回來了。”卻沒有回答。

房子看上去既冷又空。我好害怕，一邊發抖，一邊走上樓到爸媽的臥房。門只打開了一條小縫，看不到裡頭。

“媽？”我推開了門，以便看清整個房間，卻發現我媽躺在床邊的地板上。我企圖搖醒她，但她卻沒醒。我猜她死了。我轉身離開房間，下了樓，坐在沙發上發起呆來，直到我大姐回家來。她看我呆呆坐在那兒，忽然間就沖上樓去。

我坐在大廳，看著我父親對員警說話。救護車來了，把我媽放在擔架上抬走。我只能坐在一邊看，甚至哭不出來。我從來不認為父親像個老人，但當我看著他時，他看來蒼老無比。

1973年5月29日，星期二，是我的11歲生日。沒有人唱生日快樂歌，沒有蛋糕和宴會，我們只是圍著餐桌靜靜坐著，看著我們的食物。那是我的錯。如果早點回家，她就不會死了。如果我再長大點，她就會活著。如果……

多年來，我對母親的死一直懷有罪惡感。我想到一切我應該可以挽回的事。對她來說我是個難纏的孩子。我真的相信，因為我愛惹麻煩，所以上帝懲罰我，帶走我的母親。最困擾我的是我從沒機會說再見。我不能再享受她溫暖的懷抱，聞她甜蜜的香水味或在道晚安時感覺她溫柔的吻。我認為一切都是給我的懲罰。

1989年5月29日：我的27歲生日，感覺既寂寞又空虛。我還沒有從母親死亡的陰影中恢復過來，還是陷在錯綜的情感中。我對上帝的憤怒到達頂點，於是我對上帝尖叫抗議：“你為什麼把她從我身邊帶走？你甚至沒有給我機會說再見。我愛她，你卻帶走她。我只希望再擁抱她一次。我恨你！”我坐在自己的大廳裡哭泣。我覺得自己憔悴不堪，而忽然間，卻有溫暖的感覺傳遍我全身。我幾乎具體地感覺到有一隻手臂擁抱我。我也彷彿在房間內聞到了我永遠難忘的芳香。是她。我感覺她在。我感到她的撫觸，嗅到她的芬芳。我所恨的上帝實現了我的願望。當我需要她時，她回來了。

我知道她一直在我身旁。我仍然全心愛著她，我也知道她為我守候。就在我放棄希望，承認她已經離去的事實時，她讓我明白她的愛永不離開我。

（史坦萊·D·慕爾森）

笨蛋的心在嘴巴上，聰明人的嘴巴在他的心上。

——本傑明·佛蘭克林

過去 20 年來，我一直扮演本傑明·佛蘭克林（美國開國元勳）的角色對各式各樣的聽眾演講。縱然我從前的演說大多針對法人組織和工會，但我還是很喜歡到學校去演講。當我在為費城地區之外的某個法人客戶工作時，我要求他們贊助我到兩個學校演講，服務他們的社區。

我發現，再小的孩子都能妥善接收我所傳達的佛蘭克林的訊息。我總是鼓勵他們問想問的問題，所以我通常會收到很有趣的問題。佛蘭克林的角色對學生們來說栩栩如生，因而他們很願意拋開不信任感，把我當成佛蘭克林進行對話。

某個特別的一天，在一所小學的集會之後，我拜訪一班 5 年級的學生，回答那些學生有關美國歷史的問題。有個學生舉手說：“我以為你死了。”這個問題並非不尋常，我如此回答道：“是的，我在 1790 年 4 月 17 日，84 歲的時候去世了，但我並不喜歡死，不想再死一次。”

我馬上要求他們再問其他的問題，叫了坐在教室後排舉手的一位同學。他問：“你在天堂的時候見到我媽了嗎？”

我的心臟幾乎停止跳動了。我真想找個地洞鑽下去躲起來。我惟一的想法是：“別吹牛了！”我瞭解一個 11 歲的男孩會當著全班同學問這個問題，若不是他的母親不久前才去世，就是出自於深切的懷念。我也知道我必須說些什麼。

我聽到自己的聲音說：“我不確定她是不是我認識的那個人，但如果是的話，她就是那兒最漂亮的天使。”

他臉上的微笑告訴我，它是正確答案。我不確定這個答案為何脫口而出，但我想，一定是那兒最漂亮的天使幫了我一點小忙。

（羅夫·雅企鮑爾德）

12 卡車司機的遺言

能選擇希望，能期待天明，而不選擇離開世間。

——傑拉德·霍普金斯

斯蒂姆勃拉山是座殺人山，所有在阿拉斯加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卡車司機都對它心懷恐懼。尤其是冬天，積雪的道路盤環曲折，一側就是陡峭的懸崖。有無數的卡車和它們的司機在這裡出了事，而更多的人可能還要與他們走上同一條路。

一次，在這條高速公路的驅車途中，我遇到了加拿大皇家山地員警，還有幾名正在用絞車從懸崖下提升卡車殘骸的營救隊員。我把我的卡車停下，也加入到一群沉默著的司機中間去，他們正默默地注視著一輛被漸漸提升上來的卡車殘骸。

一名山地員警走到我們中間，聲音非常低沉地說：“我非常遺憾，司機在我們找到他之前就已經死了。他一定是兩天前掉下去的，當時我們正遭受一場暴風雪的襲擊。現場沒有什麼痕跡，我們能注意到車體鍍鉻部分反射的太陽光純是出於僥倖。”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把手伸進風雪大衣的口袋。

“這個，你們或許願意讀一下，我猜想他在被嚴寒凍死以前還活了幾個小時。”

我從來沒有見過員警流淚，我一向認為他們已經見過太多的死亡場面，因而已經感覺麻木。但是，他是一邊抹眼淚一邊把那封信放到我手裡的。讀著那封信，我開始抽泣。每位司機都默默地讀完了信，然後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卡車。那封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如今，雖然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但那封信的內容還像捧在我面前一樣鮮明。我希望能把它寫出來，奉獻給你們和你們的家人。

我深愛的妻子：

這是一封任何一個男人都不願寫的信，然而，我還是十分慶倖能有這段時間說出我多少次想說而未說的話。我愛你，我的小甜心。

你過去常常譏笑我愛卡車勝過了愛你，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和它在一起。我確實喜歡這個鐵傢伙，它已經成了我的好朋友。它跟我長途跋涉歷盡艱險。我願意開著它拉貨，它在路上跑得飛快，從來也

不坍我的台。

你想知道嗎？我愛你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你也同樣目睹了我在艱苦歲月和艱難環境中的掙扎和奮鬥。

還記得我們的第一輛卡車嗎？它特別能耗油，以至於我們忙碌一天賺來的錢卻只夠糊口。你走出家門找了一份工作，掙錢付房租和帳單。我掙的每分錢都喂了卡車，是你的收入保證了我們能有飯吃和有一間房子住。

我記得我抱怨過那輛車，但我卻不記得你有過絲毫抱怨，即使當你渾身疲憊地下班回家，而我又向你要錢準備上路時，你也沒有過怨言。假如你當時真的有怨言，我想我也聽不到，我當時已完全陷入了自己的問題，根本不會考慮你的抱怨。

我現在還記得你無私奉獻給我的全部東西：衣服、假期、晚會、朋友。你從沒抱怨過，而我卻不記得自己說過謝謝。

當我坐下來和朋友們一起喝咖啡的時候，我總是不停地講我的卡車，我的機器，我的收入，卻忘了你是我的合夥人——即使沒有和我一同坐在駕駛室裡。正是因為你所付出的同我一樣多的犧牲，加上我倆的決心和堅定，使我們擁有了一輛新的卡車。

我是多麼驕傲自己有輛新車，我高興極了。我同樣為擁有你而感到驕傲，但我從未告訴過你這些。我想當然地認為你全都知道。但是如果我拿出和擦車一樣多的時間和你說話，我或許就會把那些話告訴你。

這些年我一直在這條路上行車，我始終帶著你的祈禱一同行駛，但是這次不靈了。

我受了傷，而且傷勢很重。我正在走向死亡，但是我想說出那些從前就應當說出許多遍的話。從前忘記講這些話，是因為我過於關注我的卡車和工作。

我記起了那些被我錯過的結婚周年紀念日和生日，那些因為我正行駛在路上而只好由你一個人去參加的學校演出和曲棍球比賽。

我想起了那些你獨自度過的孤獨的夜晚，在輾轉反側中你猜想我走到了何處，發生了哪些事。我想起了多少次我想給你打個電話，只為問一聲好，但我卻從沒付諸行動。我想起了當我想到你正在家裡和孩子們等我歸來時，我心裡的那份踏實和寧靜。

你在餐桌上講的故事，我怎麼就沒有享受它呢？我正在忙著換油，我正忙著檢查汽車零件，我正在睡覺，因為明早又要早早動身。我總是有個理由，但現在看來，它們對我都微不足道。

我們剛剛結婚時，你連一隻燈泡都不會換，幾年之後，當我在佛羅里達等待裝貨時，你卻能夠在暴風雪來臨時修理火爐。你成了一位相當不錯的技師，幫我維修汽車。當我看到你跳進駕駛室把車倒出玫瑰叢時，我感到無比自豪。

當我把車開進院子，看到你雖然已在汽車裡睡著，卻依然在等我時，我感到驕傲。不論是在午夜 2 點，還是在午後 2 點，你在我看來都和電影明星一樣美。你很漂亮，你知道。我不記得我最近告訴過你，但你的確很美。

我這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如果我還有過一個英明決斷的話，那就是我求你嫁給我。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是什麼力量驅使我堅持開卡車，我也不知道，但這是我謀生的途徑。你始終緊跟著我，無論歲月艱難還是順利，你始終在我身邊。我愛你，我的甜心，我愛孩子們。

我的身體受了傷，但我心上的傷勢更重，當我要走向生命盡頭的時候，你卻不在我身邊，這是自我們結婚以來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孤獨，我感到害怕，我特別需要你，但我知道已經太遲了。

可笑的是，現在陪伴我的竟是卡車。這只該死的鐵傢伙長時間左右我們的生活，我在這堆奇形怪狀的鋼鐵中一呆就是許多年，但是它並不能回報我的愛，只有你才能。

你此刻正在千里之外，但我感覺你仿佛就在我身邊。我能看到你的臉，感到你的愛，我害怕一個人走完剩下的路。

告訴孩子們，我深深地愛他們，不要讓男孩們將來以開卡車為生。

就此止筆了，親愛的。上帝知道我是多麼地愛你。照顧好你自己。記住，這一生中我愛你，勝過其他的一切，我只是忘了告訴你。

我愛你！

貝爾

1974 年 12 月

（路德·肯道爾）

（瓦萊·泰什提供）

13 愛的黃絲帶

我傾聽再度洪水的一聲鴿哨。

——朱塞佩·翁加雷蒂

17 歲的邁克·愛瑪開著一輛 1967 年出廠的福特·野馬牌轎車。在他買下它之前，這輛車已經被廢棄在科羅拉多州的某個地方達 7 年之外。邁克把它買下，加以維修，並把它噴成亮黃色。作為一名天才的學生，邁克是個快樂、樂於助人的年輕人，他的前程也和他的車一樣亮麗，朋友們都叫他“野馬邁克”。

“我多麼希望我已經學會了去恨別人。”他在遺書中寫道，“你們不要自責，爸爸媽媽，我愛你們，記住，我永遠與你們同在。”落款是“愛你們的邁克于 11 時 45 分”。

邁克的熱戀由於他的女友在 8 月 23 日與別人訂婚而被突然中止。9 月 8 日，邁克以一種令所有認識他的人震驚的方式，悄然坐到他亮黃色野馬車的前座上，關上車門，飲彈自殺。

11 點 52 分，他的雙親——達和代爾·愛瑪，還有他的哥哥維在多緊貼著邁克的車，把他們的車也開進了車道。前後只差 7 分鐘，可是已經太遲了。

第二天中午，年輕人聚到了愛瑪家，他們都穿著一件印有一輛黃色野馬汽車和“悼念邁克·愛瑪”字樣的 T 恤衫（這個圖案是由邁克的生前好友傑羅德和傑羅德的母親設計出來的。）

一連串已經埋沒許久的故事被挖掘出來了，有許多對邁克家來講卻是新聞。有些故事還要追溯到邁克上小學的時候，那時他曾和一位比較不幸的孩子共同分享午餐，或者把午飯的錢拿出來參加募捐。

一位陌生人打來電話說，有天晚上她的車在半路上拋了錨，她和她的兩個小孩在一條漆黑的路上

束手無策。邁克在他們身邊停下來，先出示他的駕駛證，表明他不會傷害他們，然後幫她啟動了汽車，並且為了確保安全，還跟在他們的車子後面，一直護送他們到家。

一位來自單親家庭的同學回憶起邁克曾經取消了一個他訂購的、全新的、全功能的野馬變速器，而是到舊物回收場買了兩個二手貨，為的是讓他這位同學的車也能繼續跑起來。

接下來是一位年輕姑娘講述如果不是邁克幫忙，她將不能參加那次返校節舞會。當邁克聽說她沒有錢買一件晚禮服時，他出錢在舊物商店為她買下了那件她早已看好的裙子。

邁克 14 歲時，他的侄女患先天性殘疾。邁克學會了如何移動架在她喉部的氣管切開術導管，如果有緊急情況出現，就換一個新的。還有如何操縱架在她身上的共脈衝信號接收器，以及怎樣用手語和她唱歌而不讓她說話，因為氣管上的導管一旦掉下來，她就會死掉。他們最喜歡比劃的歌中有一句合唱：“上帝正在遠處注視我們……”看起來邁克一直都在給予別人歡樂、幫助和擁抱。

年輕人集中到愛瑪家來安慰邁克的家人，也進行自我安慰。他們議論到了年輕人自殺的悲劇和自殺的青少年，絕大多數是有天分（高智商）的孩子的事實。他們得知自殺是造成 5 至 14 歲兒童死亡的第六大原因，是 15 至 24 歲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他們發現每年有超過 7000 名 10 至 19 歲的青少年因自殺而死亡，這種現象甚至已經蔓延到小學。有人提出一項關於沒有明顯的精神錯亂症狀，但卻實施了自殺行為的青少年和同年齡的、沒有自殺的青少年的對比研究，這項研究表明二者只有一點不同——有沒有一支裝上子彈的槍放在家裡。

當他們探索採取何種措施去避免此類悲劇的發生時，有人低頭思索，猛然注意到了 T 恤衫上那輛黃色的野馬車，於是黃緞帶計畫誕生了。林達·保爾，愛瑪家的一位朋友，取來了一大卷黃緞帶，並且印製了小型工作證大小的卡片，卡片上印有黃緞帶使用指南，上面寫著：

黃絲帶計畫

為了沉痛悼念邁克·愛瑪。

這條絲帶是一條生命線，它載著那些關心並且願意幫助你們的人的材料。如果你（或其他任何人）需要但卻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別人幫助的話，拿著它，或其他任何黃絲帶及卡片，去找位元顧問、老師、神父、教士、牧師、父母或者朋友，並且說：

“我想使用我的黃絲帶。”

坐在愛瑪家起居室的地板上，愛瑪的朋友們彼此分擔著往事、哀痛和淚水。他們在每張使用說明卡片上都系上一條黃絲帶，以此表達對亡友的悼念。

在邁克的葬禮上，500 條這樣的黃絲帶放到一個籃子裡。當葬禮接近尾聲時，籃子被拿空了。500 條小小的黃絲帶，連綴著使用說明卡，開始了它們挽救自殺兒童的使命。在最初的幾個星期，僅被人們知道的就有 3 名青少年被黃絲帶計畫挽救。這個計畫被迅速推廣到科羅拉多州的所有高中，此後它更是被廣為採用。

由於天性中的絕望、孤獨和恐懼，我們有成千上萬的好孩子——他們表面看起來十分活潑，但卻深陷在精神痛苦中暗自哭泣。我們該怎麼辦？

黃絲帶計畫歡迎你的加入，並且提出良好的建議。通信地址是威斯敏斯特市 644 號信箱，郵遞區號為 80030，電話號碼為（303）429-3530。

（蒂亞·亞歷山大）

14 最後的舞步

我們死後，會有別人來佔據我們的位置。但畢竟與我們不同

——謝爾蓋·葉塞寧

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幫助父親撿拾柴禾。我熱愛這項工作，我同父親一起到樹林中砍劈木柴。我們是男人，就像強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樣在一起幹活，做我們份內的事，要讓我們的屋子和女人們一起溫暖起來。是的，父親教我要成為一名奉獻者，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感覺。他經常和我打賭，說我不可能在 500 下之內劈開一塊巨大的多結的木頭。噢！我是多麼賣力呀！大多數都是我贏了，但我想他每次總是給我足夠的劈砍次數，因為他喜歡當那塊木頭在我最後（第 499 次）全力一擊之下，最終被劈開，我是多麼的驕傲和興奮。然後，我們推著裝滿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著食物和一個溫暖、歡快的火堆前進，鼻子卻被凍得直淌鼻涕。

在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我和父親經常在星期二的晚上坐在一起看電視：懷亞特·厄普、切內·馬維裡克和蘇加·勞夫。父親幾乎使我完全相信了他過去曾和這些人一起騎過馬，他總是能夠在事情發生之前

就告訴我接下來會出現什麼事，這就是我為什麼要相信他的原因。他說這是因為他認識他們，所以就可以預見他們的行動。作為一名男孩，我是多麼的驕傲呀！我的父親竟然會是一名真正的牛仔，竟然曾和最好的騎手一起騎過馬。我在學校裡把這些告訴了我的朋友們，他們一起嘲笑我並對我說這是我父親在騙我。為了維護他的尊嚴，我連續不斷地跟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打的很嚴重。看到了我撕破的褲子和裂開的嘴唇，我的老師把我推到一邊，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類似事件接踵而至，以至於我父親不得不告訴了我真相。不用說，我幾乎要崩潰了，但我依然深深地愛著他。

在我 13 歲那年，父親開始學玩高爾夫球了。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們走出俱樂部會所之前，他總會讓我也打幾杆球。我從此迷上了這項運動並逐漸擅長了這門技藝。偶爾，父親會帶他的兩位朋友一起來玩，每當父親和我把他們帶入一個騙局並最終贏得了勝利之後，我總會笑得非常開心。我們是一個隊的。

除了我們這幾個孩子，跳舞是父親和母親最愛的。他們跳的都非常好。舞廳裡的人給父親和母親都起了綽號，馬文和馬克森，舞場中偉大的馬文和馬克森。他們浪漫的幻想變成了現實。當他們跳舞時，在父親和母親的臉上除了微笑之外，我從未看到過還有別的什麼。我的兩個姐姐南茜和茱麗葉，經常和我一起去參加婚禮舞會。父親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呀！

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禮拜之後，父親和我負責準備早餐。在我們等待煮好的燕麥粥和葡萄幹時，我們總要在母親擦洗乾淨並打了蠟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親也從未因此而抱怨過我們。

漸漸地，我長大了。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似乎開始逐漸有些疏遠。在我上初中之後，課外活動開始消耗我的時間。我同時成為兩個同等重要的角色：運動員和音樂家——我和他們一起參加體育運動，在同一個樂隊中演奏，並且追女孩子。我還記得當父親開始在夜裡工作而且不再關心我的任何活動的時候，我那時是多麼的痛苦與孤獨。我把自己浸沒在曲棍球和高爾夫球的運動裡，我賭氣地想：“我要做給你看，即使沒有你在場我也是最好的。”我同時是曲棍球和高爾夫球兩支球隊的隊長。但是，他沒有關心過我的任何一場比賽。我感到似乎他很少關心我，是為了要讓我在生活中鍛煉成為一名艱苦的奮鬥者。我需要他，他難道不知道？

喝酒對於我來說已經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親看起來不再像一個英雄，卻更像一個不懂我的感覺以及我正經歷著一段非常困難時期的局外人。偶爾，當我們在一起喝酒，並已過量時，我倆似乎更近了一些。但那種對於過去的特殊的感觉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從我 15 歲到 26 歲期間，我們從未說過愛對方，11 年呀！

之後，有件事發生了。一天上午，父親和我準備好要出去幹活。當時，他正在剃須，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喉嚨上有一個腫塊。我問他：“爸爸，你脖子上長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醫院去看看。”他說。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覺父親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醫生診斷出父親咽喉上的腫塊是癌瘤。在以後的4個月當中，我幾乎每天都會感覺到父親正在逐漸地消逝。他好像被所發生的一切搞糊塗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著他由165磅的身軀轉眼間變成115磅的皮包骨，簡直讓人無法承受。我盡力地和他接近，但我猜想他當時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亂，他還不可能會注意到我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感覺。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對的，直到耶誕節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裡，我來到醫院，看見母親和妹妹也都在那裡，他們已經在那兒呆了有一整天了。為了讓她們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決定留下來繼續看護。當我走進父親的病房時，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他也許已經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虛弱，以至於我幾乎聽不見他要說什麼。

大約是夜裡11點30分的時候，我感覺睡意襲來，就躺在一張小床上睡下，這張床是早先時候一個護士搬進來的。突然，父親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裡克！裡克！”當我坐起來時，我看見父親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堅決，“我想跳舞，我想跳舞，就現在。”他說。

開始時，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說或怎麼做，所以只是仍舊坐在原地。他再次堅持：“我想跳舞，兒子，就讓我們最後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邊，輕輕地彎下腰問他：“你是想和我跳舞嗎？爸爸。”的確讓人吃驚，幾乎不用我的幫助，他從床上自己站了起來。他的能量一定是來自上帝的恩惠。手拉著手，摟住對方，我們繞著房子跳了起來。

那天夜裡，我們所擁有的精力以及我們所分享的愛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中所從未描述過的。我們結成了一個整體，是在真正意義的愛、理解以及相互關懷下結合在了一起。我們所有的生命歷程都似乎在那個時刻交織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獵、釣魚、打高爾夫球……我們在一剎那間復蘇了所有的記憶。時間凝滯了。我們不需要收音機或答錄機，因為所有的曲調（無論是已傳唱的老歌還是尚未創作的音樂）都在天空中奏響。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見識過的任何舞場都要宏大。爸爸的雙眸閃爍著悲喜交加的光彩，那是我未曾見過的。我們跳著，跳著，相對四目已是淚光瑩瑩。我們依依道別，在短暫的一刻，我們再一次體會到彼此間堅定的愛。

我們止住了舞步，我扶父親回到床上，他已經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氣，握住了我的手，看著我的眼睛說：“謝謝你，我的兒子。你來這和我共度長夜，使我很快活。這對於我是如此的有意義。”

第二天是耶誕節，他去世了。

那最後的跳舞是上帝在耶誕節前夕贈給我的禮物——一件歡樂和智慧的禮物，因為我發現了父子之間的愛會達到怎樣的強烈與明確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確愛您，我企盼著我們下一次能夠在上帝的舞廳中跳舞。

（裡克·內爾斯）

15 爸爸

一個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對於生而不是對於死的沉思。

——斯賓諾莎

我3歲那年，父親去世了。7歲的時候，母親再次結婚，於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運的女孩。你知道嗎？是我選的爸爸。媽媽和“爸爸”約會一段時間後，我對媽媽說：“他就是我爸爸，我們將接受他。”

我參加了媽媽和爸爸的婚禮，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說他們參加過父親的婚禮呢（而且是真正地沿著過道走下來）？

父親為這個家而自豪（兩年以後，我家添了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好多人對媽媽說：“查理看起來對你的小傢伙們感到很滿意，很自豪。”那絕不是奉承話。爸爸確實對我們的聰明、誠實和對人們滿腔的愛而感到滿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愛的微笑）。

我快17歲的時候，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爸爸病了。檢查了幾天，醫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們這些權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話——他一定是健康的。”他們讓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從班上回到家裡，淚流滿面。那時我們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從沒見過父親哭泣，父親說哭泣是懦弱的表現（與此有著有趣聯繫的是，我——一個愛激動的十幾歲的孩子——

會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終於，我們說服了爸爸讓他住進了醫院。他被確診患了胰腺癌。醫生說他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但是，我們更瞭解爸爸，我們知道他至少還能陪我們度過 3 個星期。因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 周以後是我的生日。父親一定會和病魔作鬥爭的——祈禱上帝給他力量——一直堅持到我們的生日。因為他不願我們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願將來有這樣的回憶。

一個人將要離去的時候，他會比以往更清楚地認識這樣一個現實：生命必須繼續。父親十分希望我們能像原來那樣生活，無憂無慮。我們要求父親像以前那樣仍然是我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們達成了一致。我繼續進行我們的“正常”活動，而父親是這些活動中最積極的因素——儘管是在醫院裡。

有一次，在我們日常的探望之後，父親同病房的病友跟著母親走到走廊。“你們來的時候查理總是平靜，很積極，我想你沒有意識到他有多麼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氣和忍耐力去掩飾他的苦痛。”

母親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飾，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願讓我們難過，他知道當我們看到他受煎熬時我們會有多麼難受。”

母親節那天，我們帶著禮物去了醫院。到醫院時，父親已經在門廳裡等著我們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許進父親的病房的）。我替爸爸買了一件送給媽媽的禮物。在那個屬於我們的門廳角落裡，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精彩晚會。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親的身體已經不能下樓了，所以我們把生日蛋糕、生日禮物帶到了醫院，在父親病房的同層樓的接待區裡慶賀了一番。

第二周的週末我舉行了舞會。按照慣例我們在家裡拍了照，聚會結束之後，我們去了醫院。是的，我穿著帶裙環的長長舞裙穿過了醫院（我的這身衣著不適合乘電梯）。當時我真覺得有點尷尬，可當我看到父親臉上的微笑時，這種感覺消失了。這麼多年來，父親一直在等著他可愛的女兒舉行第一次舞會。

妹妹每年要參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總要進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後我們去了醫院。妹妹身著舞裙緩緩地走過走廊。她為爸爸表演了優美的舞蹈。父親始終都微笑著——儘管每一個動作的拍擊聲都會引起頭部的劇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們把妹妹偷偷地帶到父親的病房裡，因為父親不能離開病房（當時護士善意地裝作看不見）。我們又慶賀了一番。但父親的身體支援不住了。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在抗爭。

那天夜裡，醫院來了電話，父親的病情急劇惡化。幾天以後，父親離開了我們。

從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訓之一是：生活必須繼續。父親堅決主張不要讓生活停下來。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他仍關心著我們，愛護著我們，為我們而驕傲。他的最後願望是什麼？那就是葬他的時候，衣袋裡要有一張全家人的合影。

（凱利·J·沃特肯斯）

16 麻雀死後飛到哪兒？

死者並沒有死亡。他們在一旁觀看並幫助我們。

——D·H·勞倫斯

孩提時我經常想：麻雀死後飛到哪兒？我想不明白，一直對此迷惑不解。現在我看見一隻麻雀沒了生命，靜靜地躺在那兒，悄無聲息。我知道它沒死。一定是什麼東西傷害了它：這種東西把它，一個迷途的靈魂，在黑夜裡帶走了。

6歲的時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個男孩。我們常在沙箱裡玩，講那些早被大人忘記的事——像永遠這麼小點兒，或者講藏在床底下，衣櫥裡面的妖怪。他叫湯米，但我叫他麻雀，因為對他的年齡來說，他長得有些瘦小。現在想起他的名字有著莫大的諷刺含義：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湯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裡等著湯米，邊等他邊漫不經心地用沙子堆我們以前就開始堆的城堡。沒有湯米，我不會專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需要永遠等下去的人。天開始下雨了。不一會兒，我就隱約地聽到屋子裡電話鈴聲。大約10分鐘以後，媽媽出來了，打著傘，但臉濕了。我們朝屋子走去。在我剛要進門的時候，轉身發現雨把我和湯米的城堡澆倒了。

我走進屋子，剛剛喝完一杯熱咖啡，媽媽把我叫到桌子前，拉著我的手，媽媽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覺到：湯米出事了。媽媽說醫生剛剛給湯米作了血化驗，湯米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麼，我用迷惑的眼神看著媽媽，媽媽說人們得了湯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湯米——一定會死。我不

願他離開我，我要他留下來，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須見湯米。我一定要看看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湯米家下了車，剛一進門，湯米媽媽說湯米不想見我。她不知道她多麼輕易地就傷害了一個小女孩，像打碎薄玻璃那樣擊痛了我的心，我哭著回了家。到家不久，湯米打來電話說，等我爸爸媽媽睡著以後到沙箱那兒找他，我答應了湯米。

他看來沒什麼變化，也許臉色有點蒼白，可他還是湯米。他真的在等我。我們一邊堆城堡一邊講那些大人們無法理解的東西。湯米說我們能住進像這個小沙堡一樣的房子裡，永遠不長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話，我們在那睡著了，沉浸在純真的友誼之中，躺在溫暖的沙子上，城堡為我們守望。

我醒的時候天還沒亮。沙箱像一個小島。四周是望不到邊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被後院和街道隔斷了。孩子的想像力是最豐富的，一顆露珠也會在那想像的海洋中閃閃發光。我記得當時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會在草海上泛起漣漪，結果沒有。我轉過身，看見湯米就一下子回到現實中。他已經醒了，凝視著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兒，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們兩個深深地吸引住了。

湯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裡去。”我們像木偶那樣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我們要做什麼，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是知道的。湯米的頭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說：“我現在要到城堡裡去了，你要來看我，不然我會寂寞的。”我誠心向他保證我會去的。他閉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飛走了，飛向所有麻雀死後都飛去的地方。沙箱裡只留下我，抱著那沒有靈魂，不再完整的小鳥。

20年後，我來到湯米的墓前，把一個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著這樣的字：“給湯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會走進城堡，永遠和你在一起。”

等我準備好了，我會回到沙箱那兒，想像出我們的城堡。然後，我的靈魂，像湯米那樣變成一隻麻雀，飛回城堡，飛到湯米身邊，和別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變成一個6歲的小女孩，一個永遠不長大的小女孩。

（凱茜·考考斯卡）

17 請幫我穿上紅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義的人，決不會害怕死亡。

——湯瑪斯·富勒

在我做教師和健康護理員雙重身分的職業中，我一直工作在許多感染愛滋病毒的孩子們中。同這些特殊孩子們的關係永遠是我一生的禮物。尤其，從泰勒那裡學到了勇氣，讓我把泰勒的故事講給你聽。

泰勒出生時就感染有愛滋病毒，他的母親也感染了這種病毒。從他生命的開始，就依靠藥物生活。當泰勒 5 歲的時候，通過外科手術在他的胸腔血管中植入一個軟管，這個軟管同他背著的包裹內的泵相連，藥品掛在泵上，不斷地通過軟管，輸送到血液之中。有時，他需要補充氧氣來維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願因為這種致命的疾病而放棄童年時代的每一分鐘。在他家後院的周圍，經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著盛滿藥物的包裹，抱著裝著氧氣瓶的小車，我們所有人都對他十足的喜悅和精力感到驚奇。他的媽媽經常開玩笑地對他說，他跑得太快了，只有讓他穿上紅色的衣服，這樣，當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裡玩時，能很快認出他。

最後，這種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這樣充滿活力的肌體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媽媽也接著病倒。很顯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媽媽同他談了“死”，安慰他說她也很快會死的，不久他們會在天國團聚。

在泰勒臨死的前幾天，他示意我靠近他的床，低聲說：“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我不害怕。當我死的時候，請幫我穿上紅色的衣服，媽媽說她很快也會來天國，當她到那兒時，我正在玩，我要確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爾姆）

18 別擔心，沒事

作為母親和學校的心理學家，我見過孩子之間許多異乎尋常的友誼，我兒子考特和他的朋友衛斯理就有著深厚的友誼，那種友誼世上罕見。

考特的童年並不快樂，語言表達障礙和運動神經反應遲緩一直困擾著他。4 歲時，考特在特殊學校教育學前班認識了衛斯理。衛斯理患了腦瘤，這使他像考特那樣發育遲緩。相同的境況使他們親密起來並成為最好的朋友。對兩人來說如果誰某一天沒去上課，另一個一天都不會快樂。

2 歲時，衛斯理被確診腦部有一個“無法手術”的腫瘤，做了幾次手術，都沒成功。孩子們玩的時候，衛斯理就會拖著那條惹人注意的腿挪來挪去。機器記錄裝置表明腫瘤變大了，於是衛斯理又要忍受一次手術的痛苦了，只是這一次在奧克拉荷馬城。

在學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衛斯理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師的精心照料。孩子們深情地稱她“白誠曼”。她是我們心理學家生涯中所見過的最好的老師。白誠曼盡力向語言障礙學前班的孩子們解釋衛斯理的手術和俄克拉何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動，他哭了。他不願讓最好的朋友坐飛機去那麼遠的地方，更不願讓醫生碰衛斯理。

啟程那天，衛斯理和全班同學一一告別，衛斯理熱淚滾滾。後來，白誠曼讓孩子們散去，讓考特和衛斯理單獨在一起，敘敘離別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見不到最好的朋友了。衛斯理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許多，他抱住考特的胸，會意地看著考特安慰道：“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手術極其危險，可衛斯理再一次挺住了。許多周以後，他重返校園。考特和衛斯理比以前更親密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衛斯理不得不做更多危險的手術並且每次都有試驗性的藥劑。每一次，他都得忍受這些手術帶來的副作用。衛斯理許多時候是坐在輪椅上或是讓人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

衛斯理喜歡學校的千米慢跑活動。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參加。儘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這並不能阻止他。有一次，他坐著媽媽推的輪椅參加比賽，邊跑邊喊：“快點兒，媽媽！”還有一次，衛斯理是伏在另一個孩子父親的肩上參加比賽的。

11 歲時，每一種手術和可以選擇的藥品對衛斯理的病都無濟於事了。腫瘤已經擴散到衛斯理的全身。那年 3 月 9 日，白誠曼打來電話通知考特：該向他最親密的朋友真正告別了。衛斯理已經回到家，沒有活下來的希望了。

到 11 歲生日時，考特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只是學習上的困難還很明顯，千米慢跑運動也不適合他。白誠曼打來電話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參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氣喘病剛好，可他卻想盡方法讓我相信他能夠上課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時候，他說肺滾熱。拿著一個證書和閃閃發亮的第一名的綬帶，證書上寫著：“獎給五年級組第一名獲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衛斯理。”

平時考特不是那種有主見的、倔強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堅持要去看望衛斯理。衛斯理的媽媽安排我們在治療間隙看他。衛斯理躺在床上，柔和的陽光照在他那虛弱的天使般的身體上，從後院傳來了聖樂聲。在病魔和過多的藥物的折磨之下，衛斯理不能做什麼了，偶爾地，能握著別人的手指，睜開一隻眼睛。

白誠曼喚醒衛斯理，並且讓他明白：考特來了。考特握住衛斯理的手，把證書給衛斯理看。告訴他，考特是為衛斯理拼命奪第一名的，因為衛斯理不能參加比賽了。衛斯理緊緊握住考特的一個手指，臉上的表情只有他們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親吻衛斯理，低聲說：“再見，衛斯理，我的朋友。不要擔心，一切都會好的。”

衛斯理捱到了自己 11 歲的生日，6 月離開了人間。考特參加了衛斯理的葬禮，有人問他心情怎麼樣，他說已經跟最好的朋友告別了，並且知道衛斯理會“很好的”。

我想衛斯理死後他們的友誼就結束了。我錯了。衛斯理死了整整一年的時候，考特得了嚴重的腦膜炎。在急救室裡，考特絕望地抓住我，我們怕極了。考特渾身發冷，不停地打顫。

當醫生做脊柱抽液時，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難以描述的平靜湧向全身。考特立刻放鬆了，不再發抖。

醫生和護士離開房間以後，考特和我互相凝視著，考特十分鎮靜地說：“媽媽，衛斯理在這兒，他說‘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一些友誼永遠也不會結束，我對此深信不疑。

（珍妮斯·亨特）

19 拿著你的叉子

對我們來說，人死後不會立即消逝，他們仍沐浴在一種生命的光輝中。

——馬塞爾·普魯斯特

當瑪莎的聲音從電話另一端傳來的時候，教兄吉姆的臉上總是會帶著微笑。因為她不僅是教徒中最年長的一個，而且也是最虔誠的教徒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瑪莎姑媽”，她走到哪兒，就把虔誠、希望和愛帶到哪裡。

然而這一次，她說話的聲音有些異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來我這兒嗎？我需要跟您談談。”

“當然可以，我大約3點鐘到，好嗎？”

在他們安靜地坐在瑪莎臥室裡時，吉姆知道了為什麼她電話裡的聲音異常。瑪莎得知，她的醫生剛剛發現她患了腫瘤，而這以前她從未覺察到。

“他說我大約還能活6個月。”瑪莎的話十分嚴肅，她卻表現出驚人的平靜。

“我很難過……”吉姆話還沒說完，瑪莎就打斷了他。“不要那樣，上帝對我一直很好。我已經活了這麼多年，我準備好了，這你明白。”

“我明白。”吉姆點了點頭，低聲說。

“但我很想跟你談談關於我葬禮的事。我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有幾個要求希望你滿足我。”

他們平靜地談了好長時間，談論著瑪莎喜愛的讚美詩，多年來對她十分重要的《聖經》文章。又回想起了瑪莎與吉姆在中央大教室所度過的5年時光。

當他們好像已經談到了每一件事時，瑪莎一下子停下了，抬頭看了看吉姆，眼裡閃著興奮。“還有一個要求，教士，葬我的時候，我想一手拿著舊聖經，一手拿著叉子。”

“叉子？”吉姆確信他聽清了每一件事，但這件事卻讓他感到驚奇。“您為什麼想讓一隻叉子同您葬在一塊兒呢？”

“我一直在想這些年參加過的教會裡的宴會，”她解釋到，“我不能全記起來，可有一件事卻印在我腦海中，無法忘卻。”

“在那些盛大的宴會上，正餐剛剛用完時，僕人或者女主人會來收拾盤子，這時我會想起那句話：請拿著你的叉子。因為有時，即使是在最大的宴會上，也會有人伏在我肩上告訴我：‘拿著你的叉子。’你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嗎？意思是還有甜食呢！”

“甜食不是指一杯桔子果凍或者布丁，也不是一碟霜淇淋，這些不必用叉子。甜食是指好吃的甜點心，像巧克力蛋糕，或者櫻桃餡餅！他們告訴我時，我就會拿著叉子，我知道最好的是下一道！”

“這正是我希望人們在葬禮上談論的話題，當然，他們談起我們共同擁有的美好時光，那很好。”

“但是當他們走過棺材，看見我的藍裙時，希望他們會問：‘為什麼拿著叉子？’”

“我希望你能告訴他們，我拿叉子的原因，是告訴他們最好的菜是下一道。”

（羅傑·威廉姆·湯姆斯）

卷十 態度問題

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發現是人類可以借由改變心中的態度來改變人生。

——威廉·詹姆士

01 為什麼要沮喪？

相信你自己：每顆心都會使鐵弦顫動

——愛默生

當我有一天下班開車回家時，我中途停車看了一場在我家附近公園舉行的社區小聯盟棒球比賽。當我坐在一壘壘包後頭的看臺椅子上時，我問一個小男孩，比數多少了？

“我們落後 14 分，還是零分。”他微笑回答。

“真的嗎？”我說，“但你看起來並不很沮喪！”

“沮喪？”男孩困惑地問，“我們為什麼該沮喪？還沒輪到我們上去打擊呢！”

（傑克·坎菲爾）

02 窗

生命操之在我，過去、未來皆然。

——祖母 摩西

從前有兩個重病人，同住在一所大醫院的小病房裡。房間很小，只有一扇窗子可以看見外面的世界。其中一個人，在他的治療中，被允許在下午坐在床上一個小時（有儀器從他的肺中抽取液體）。他的床靠著窗，但另外一個人終日都得平躺在床上。

每當下午睡在窗旁的那個人在那個小時內坐起的時候，他都會描繪窗外景致給另一個人聽。從視窗向外看可以看到公園裡的湖。湖內有鴨子和天鵝，孩子們在那兒撒麵包片，放模型船，年輕的戀人在樹下攜手散步，在鮮花盛開、綠草如茵的地方人們玩球嬉戲，後頭一排樹頂上則是美麗的天空。

另一個人傾聽著，享受每一分鐘。他聽見一個孩子差點跌到湖裡，一個美麗的女孩穿著漂亮的夏裝……他朋友的述說幾乎使他感覺自己親眼目睹外面發生的一切。

然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午後，他心想：為什麼睡在窗邊的人可以獨享看外頭的權利呢？為什麼我沒有這樣的機會？他覺得不是滋味，他越這麼想，就越想換位子。他一定得換才行！有天夜裡他盯著天花板瞧，另一個人忽然驚醒了，拼命地咳嗽，一直想用手按鈴叫護士來。但這個人只是旁觀而沒有幫忙——儘管他感覺同伴的呼吸已經停止了。第二天早上，護士來的時候那人已經死了，只能靜靜地抬走他的屍體。

過了一段時間後，這人開口問，他是否能換到靠窗戶的那張床上。他們搬動了他，幫他換位子，

使他覺得很舒服。他們走了以後，他企圖用手肘撐起自己，吃力地往窗外望……

窗外只有一堵空白的牆。

（作者佚名）

（由雷納特·達爾斯坦和哈瑞艾特·林達賽提供）

03 紅衣服

這是別樣的顏色——它們得自另一世界，只有夜間才拿出來。

——加西亞·洛爾迦

它掛在櫥子裡。

媽的紅衣服在她臨死時，

像一排黑色舊衣服中的裂縫，

而她穿著黑色舊衣磨光了一生。

他們叫我回家，

當我看到她時，

她已奄奄一息。

當我看到那件衣服時，我說：

“為什麼呢——它這麼美。

我卻從沒見過你穿它。”

“我從沒穿過它。”她慢慢地說。

“坐下，米莉那——我想解釋

一兩件事，在我離開之前，如果可以的話。”

我坐在她的床緣，

她深深歎了口氣——

比我能想像的還久。

“我快要走了，

我發現了一些事情。

啊，我教你變好——可是我教錯了。”

“什麼意思，媽？”

“好吧——我總在想——

好女人從沒有好報，

她只是在為別人盡心盡力。

做這、做那，

總要滿足每個人的需要，

把自己的需要擺得最低。

“也許有一天你會收買他們的心，

但事實永不如此。

我的生活就是這樣——為你父親做事，

為你兄弟、妹妹做事，為你做事。

“啊！米莉耶，米莉耶，那沒有好處——

對你——對他都一樣。你不明白嗎？

我對你來說是錯中錯，

我完全沒有為自己要求什麼。

“你的父親在另一個房間，

他很激動，瞪著牆壁——

當醫生告訴他時，他表現

糟透了——他來到我床邊搖我

不顧我只剩一口氣。

你不能死，你聽到了嗎？你死了我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日子會很難熬，對了，如果我離去，

他甚至找不到煎鍋，你知道。

“對你們這些孩子——

我是免費的司機，載每個人到每個地方。

我最早起床最晚睡，

一周工作 7 天。

我總是拿出烤焦的土司，

吃最小塊的派。

我看著你的兄弟們，現在如何

對待他們的妻。

那使我難過，因為那是我

教他們的，他們學了下來。

他們學到，女人的一生

就是給予

為什麼，我省下每一塊錢，

為你們買衣服，為你們買書，即使那

並不必需——我甚至記不得我曾

自己到市中心去買漂亮的東西給自己。

“直到去年我才得到那件紅衣服。

我發現我有 20 塊錢，

沒啥值得說的。

我本來要去付一筆額外的清洗費用，

但我卻帶回家一個大盒子。

之後你的父親對我說，

你真地要穿像這樣的東西嗎——

你是不是要去看歌劇？

他是對的，我想。

除了在服裝店，我再也沒有

穿上這件衣服。

哦，米莉耶——從前我總是認為——

如果你在世上一無所取，

在來生會擁有一切。但

我不再如此相信了。

我認為上帝會要我們擁有一些東西——

此生，此世。

而且我要告訴你，米莉耶，

如果有奇跡能讓我離開病床，你會看到

一個不一樣的母親，因為我想——

啊，我扮演了同樣的角色這麼久，

對我可能很難。

但我會學，米莉耶，

我會學。

它掛在衣櫥裡。

媽的紅衣服，當她臨死時，

像一排黑色舊衣服中的裂縫，

而她穿著黑色舊衣磨光了一生。

最後她對我說了這些話——

“給我個面子，米莉耶，

別追尋我的腳步。

答應我。”

我答應了。

她停止她的呼吸。

然後她得到她的回報

在死亡裡。

（作者佚名）

(由凱薩琳·柯林森博士提供)

04 態度——人生的選擇之一

所謂快樂人，不是處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的人，而是持著某種特定態度的人。

——休·當斯

我的妻，泰瑞，和我在 12 月買了一輛新車。即使我們可以買到機票從加州飛到休士敦和她的家人過耶誕節，我們還是決定啟用新車開到德州去。我們打包上車，和祖母度過一個愉快的星期。

我們過得很愉快，在祖母家留到最後一刻鐘才肯走。回程時我們必須趕路回家，所以我們不眠不休地趕路——一個人開車；一個人睡覺。經過一場幾個小時的大雨後，我們在深夜抵達家門。我們累極了，只想洗個熱水澡，睡在柔軟的床上。我感覺不管我們再怎麼累，當晚也該把東西從車上卸下來，但泰瑞只想趕快洗澡睡覺，所以我們決定，早上再說。

早上 7 點，我們起床梳洗後決定把東西卸下車。當我們打開前門時，我們的停車道上卻看不到車子！泰瑞和我面面相覷，看看停車道，又彼此對視，又回頭看停車道，又彼此對視。然後泰瑞問我一個妙透了的問題：“喂，你把車停在哪裡？”

我笑著回答：“就在停車道上。”我們很肯定車停的地方，但我們卻還往外走，希望看到車子奇跡似地自己停到停車道外，在街邊停下，但沒有。

悵然若失的我們打電話叫員警來做了筆錄好啟動我們的高科技追蹤系統。又為安全計，我們也打電話給追蹤系統公司。他們保證他們有 98% 的概率在兩個小時內找回失車。兩小時內，我一直打電話問：“我的車在哪裡？”“我們還沒找到，哈里斯先生，但在 4 小時內還是有 94% 的機會。”

又過了兩個小時，我又打電話問：“我的車呢？”

他們再次回復：“我們還沒找到，不過 8 小時內還是有 90% 的尋獲率。”

那時我告訴他們：“你們的這些概率在我概率微渺時對我而言毫無意義，所以請在你們找到它時打電話給我。”

那天稍晚，電視廣告上一個汽車製造商問：“你難道不喜歡在你的停車道停著這樣一輛車子嗎？”

我回答：“是的！昨天我就做了這件事。”

一天杳無音訊使泰瑞漸漸變得更加煩惱，尤其當她不斷想起車子裡放了多少東西時——我們的結婚相簿、絕版的上一代家庭照片、衣服、所有的照相器材、我的皮夾和支票本，只有幾張簽上了名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還是活得下去，但它們在那時似乎很重要。

充滿焦慮與挫折感的泰瑞問我：“我們的新車和東西都丟掉了，你怎麼還能開玩笑？”

我看著她，說：“親愛的，我們可以因丟了車而煩惱，也可以因丟了車而快樂。總而言之，我們的車被偷了。我真地相信我們可以選擇態度和心情，現在我選擇讓自己快樂。”

5 天后，我們的車找回來了，不過車上的東西無影無蹤，車子的損壞也超過 3000 美元。我把它送修，並因為聽到他們會在一周內把它修好而感到高興。

這一週結束時，我甩掉了租來的車，把我們的車開回家，感到十分興奮，且松了口氣。不幸的，這樣的感覺很短暫。回家的路上，我在我們公路出口的交通道上撞上另一部車。我沒有損害到別人的車，但卻折損了我們的車——另一筆 3000 美元的損失；還有一筆保險理賠等著我。我把車子開進我們的車道，但當我企圖出去觀察損失情況時，左邊的前輪胎漏了氣。

當我站在車道上看著車，自己打自己，責怪自己撞了別人的車時，泰瑞到家了。她走向我，看了車，又看著我。她看我自己打自己，就用雙臂抱著我，說：“親愛的，我們可以因有一部撞壞的車而煩惱，也可以因有一部撞壞了的車而快樂。總之，我們有一部撞壞了的車，所以我們選擇快樂吧。”

我打心裡笑出聲來宣佈雙手贊成，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

（鮑伯·哈利斯）

是心靈領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

——帕斯卡

他在教區居民來到教堂做第一次彌撒之前就已經檢查過了整個教堂，並且滿意地注意到走廊和靠背長椅在午夜彌撒過後都已經打掃過了，並且被揮去了灰塵，那些丟棄的手袋、祈禱書、手套都已被收集到一處並被送到了教區長住宅。

那是凌晨差幾分鐘到 5 點，室外很黑，在教堂裡，只有這位年長的神父在踱來踱去。昏黃的燭光搖曳著，把暗影時而投到拱門上，時而又投到石頭地面上。偶而一次，條忽跳動的燭光能很微弱地映照出積滿灰土的玻璃窗富麗的色彩。天很冷，而且，除了神父那緩慢的踱步聲，周圍一片寂靜。

在走回聖器貯存室的路上，他停在基督誕生畫的旁邊，要對聖子說一句祝福聖誕的話。在那小小的模型舞臺上，具有令人讚歎的現實主義風格，那神聖的場景正在上演：通過敞開的門，你可以看到午夜的晴空和指引牧人們走回馬廄的星星。那些牧人剛剛走進馬廄，帶著虔誠的神情。牲畜都在畜舍中。在馬廄中央是聖母一家，正在低頭注視著馬槽。

神父忽然皺了一下眉，彎下身靠近馬槽，他的驚叫聲一下子穿透了教堂，馬槽空了！聖子——那個代表孩子們的救星的小小塑膠娃娃不見了。

慌亂地，而且帶著越來越濃的焦灼不安，神父開始在馬槽附近搜尋，然後又彎著腰仔仔細細地在走廊裡找了一遍。他喊來了教堂司事和牧師助理以及所有的教父，但是誰也做不出任何解釋。他們議論了很長時間，最後不得不難過地搖著頭互相進行搜身。他們接受了他們一直想回避的真相：那代表孩子們救星的偶像不是放錯了位置，也不是被遺失了，而是被人偷走了。

在緊張肅穆的氣氛中，神父把這樁竊案向所有來做第一次彌撒的教徒作了報告。帶著嚴厲且因憤怒而顫抖的語調，他宣告了竊案的實質，並將其定為可怕的盜竊聖物罪。他的目光掃視著所有教徒，好像在搜索每個男人和女人的內心深處。“聖子，”他說，“必須要在這個耶誕節結束之前送回基督誕生畫那兒！”然後，在靜默中，他大步走下了講壇。

在以後的每一次彌撒中他都重複這一誓言，但是毫無作用，馬槽依舊是空的，在耶誕節下午將要過去的時候，神父帶著灰白的臉色和沉重的心情，沿著他所轄教區一條寒冷的街道一邊走、一邊沉思默想。

就在他走著的時候，他看到前面走著一個他最年幼的教徒，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名字叫約翰尼·穆蘭內。衣著單薄的約翰尼在路上正吃力地走著，在身後卻很驕傲地拉著一輛兒童推車，車的顏色亮紅，顯然是耶誕節新買的。

神父因意識到了那一家人的犧牲精神和節衣縮食而受感動：買這樣一個玩具一定要花好多錢，而那一家是很窮困的。一種油然而生的激情溫暖了他的心，使他重新找回了對人類本性的信任。他加快腳步趕上了那個男孩，想對他說句“聖誕快樂”，並想羨慕地大聲說那兒童車真漂亮。但當他走近約翰尼的時候，這一善意的打算突然被擠出了心外，因為他發現兒童車並不是空的，它的裡面確確實實地裝著聖子的偶像。儘管它被包著裹著，但並沒有被完全藏住。

神父嚴厲地叫住了約翰尼，他厲聲審問他。那男孩只是一個小孩子，他當然完全承認了，然而他卻幼稚得根本不知道偷竊是一種罪過，偷竊教堂的聖像是一種嚴重的罪行。這時，神父用他的高聲呵斥使約翰尼明白了這些。他站在那裡，用一雙透明的無邪的眼睛望著神父，眼中卻溢滿了懺悔的淚水。

“但是，教父，”在神父最終停止了斥責之後，那男孩嗚咽著說，“我沒有偷竊聖子，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哽咽了一下繼續說：“只是因為我向他祈禱希望得到一輛紅色兒童車作為聖誕禮物——我還答應他如果我得到了車子，我一定帶他出來讓他先坐頭一回！”

（作者不詳）

（卡羅麗·保爾提供）

06 偷餅賊

有些虛假可以亂真，被它們欺騙可能是判斷的錯誤。

——拉羅什富科

某晚，有位婦女在機場候機，

在起飛之前她還有好幾個小時時間，

她在機場商店裡找到了一本書，

買了一袋甜餅之後找個地方坐下。

她沉浸在書裡，卻無意中發現，

那個坐在她旁邊的男人，竟然如此無恥，

從他們中間的袋子裡抓起一兩塊甜餅，

她試著回避這件事，避免大發脾氣。

她讀著書，使勁嚼著甜餅，看著鐘點，

當那個“偷餅賊”繼續減少她的甜餅的時候。

時間一分一分過去，她越來越氣憤，

她想：“如果我不是這樣寬容，我一定打得他鼻青臉腫！”

她每拿一塊甜餅，他也跟著拿一塊。

當只剩一塊時，她猜測他會怎麼做。

他的臉上浮現出笑意，並且略帶拘謹，

他抓起了最後那塊甜餅，把它分成了兩半。

他遞給她半塊，自己吃了另一半。

她從他手中搶過半塊餅，並且想到：“啊，天哪，這個傢伙還真有點緊張，但卻很無禮，他為什麼連感謝的話都不說一句？”

她從沒想到她已經變得十分刻薄，

當她的航班通知登機時，她如釋重負般松了口氣，

她收拾起自己的物品走向門口，

拒絕回頭再看一眼那個“偷竊而且忘恩負義的人”。

她登上飛機，坐到自己的座位，

然後找尋她那本已經快看完了的書。

當她把手伸進行李包，她因意外而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在她面前的是她那一袋甜餅！

“如果這是我的，”她絕望地呻吟道，

“那麼另一包就是他的，而他卻盡力與我分享！”

太遲了，已經無法道歉，她是那樣地難過，

那個無禮、忘恩負義的偷餅賊，恰恰是自己！

（瓦洛爾·克克斯）

07 楊梅樹和海歐

人們沒有義務相信一切渾水都是深不可測的。

——湯瑪斯·富勒

我的祖母有位名叫威爾克斯太太的敵人。祖母和威爾克斯太太都還是在做新娘的時候就搬到了這

座小鎮那條榆蔭覆蓋的主街上，她們成了隔壁鄰居，都想在這條街上住一輩子。我不知道她們之間“戰爭”開始的原因是什麼——那已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的事情了——我相信自我出生以來的三十多年間，她們自己也不會記得戰爭是緣何而起的了，她們只是進行激烈的“戰鬥”。

毫無疑問，這根本不是有風度、有節制的“戰爭”，這是女士們之間的“戰爭”，是全面的“戰爭”，鎮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能引起她們的反應。那座擁有 300 年歷史的教堂，已經親眼目睹了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美西戰爭，也許還要記載下祖母和威爾克斯太太的婦女救援會之戰。我的祖國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但這只是一個虛勝。威爾克斯太太自從不能再當主席，她就怒氣衝衝地退出了救援會——如果不能迫使你不可共戴天的敵人做丟臉的事情，那麼勝利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呢？

威爾克斯太太贏得了公共圖書館之戰，使她的侄女格茹德當上了館員，擠下了我姑姑菲麗絲。格茹德上班的那天，就是我祖母停止閱讀圖書館中書刊的那天——它們一夜之間變成了“滿是細菌的髒東西”——祖母從此自己買書來讀。

高級中學之戰，她們二人打了個平手，校長在威爾克斯太太成功地把他趕走，或者在我祖母搞得他辭職之前，就已找好了一份更好的工作，離開了原位。

除了這些主要的“戰爭”以外，時常還會爆發或者衍生出一些新的導火線。當時還是孩子的我們，去拜訪祖母時的樂趣之一，就是向威爾克斯太太那不會做鬼臉的孫子們做鬼臉——現在我才知道，我們幾乎和他們一樣不會做——還有就是偷摘兩家花園之間的、威爾克斯家籬笆一側的葡萄。我們還追打威爾克斯家的母雞；引燃在 7 月 4 日國慶日那天省下來的雷管，把它們放到威爾克斯家門前礦車道的鐵軌上，當礦車碾過時，那聲爆炸——當然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了——就足以把威爾克斯太太嚇昏。

有一個國旗日，我們把一條蛇放進了威爾克斯家的雨水桶中，祖母只是象徵性地表示了一下反對，但我們領會到的是默許了此事的。她的反對和我媽媽說“不行”的含義大相徑庭，而且她對我們的惹是生非竟還顯得挺高興。

你千萬不要認為這只是單方面的“戰爭”。威爾克斯太太也有孫子們，記住，他們比我祖母的孫子們還要強壯和聰明，我祖母從來也沒有逃脫過他們的算計，她算是把黃鼠狼引進了貯藏室。在萬聖節的時候，所有散放的、忘記收起的東西，例如花園裡的傢俱，都變魔術般地飛到了穀倉的房梁上，我們不得不雇了一個壯漢把它們取下來，花了高額的傭金。

沒有一個有風的洗衣日，晾衣繩不被神秘地弄斷的，那些床單在泥地上打滾，只好重洗。這些事有些時候是上帝幹的，但更多時候都能認定是威爾克斯家孩子們幹的。

我簡直不知道祖母怎樣才能受得住這些騷擾，如果不是她每天讀的《波士頓新聞報》上有一個家庭版的話。

這頁家庭版很精彩，除了日常的烹飪知識和衛生知識以外，它還有一個專欄，由讀者問的通信組成。方式是這樣的——如果你有問題——或者只是想發發怨氣——你寫信給這家報紙，署上一個化名，例如楊梅樹，這就是祖母的化名。然後另一位與你有同樣煩惱的女士會回信給你，並告訴你她是如何處理此類事情的。署名為“你知道的人”或者“潑婦”之類。常常是問題已經處理掉了，你們仍然通過報紙專欄保持數年的聯繫，你對她講你的孩子、你如何做罐頭食品乃至你臥室裡的新傢俱。

祖母因此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和一位化名海歐的女士保持了 25 年的通信聯繫，祖母曾把從沒對第二個人講過的東西都告訴了海歐——例如那回她想再要個孩子、卻沒有要成的事，那次史蒂文叔叔把“笨蛋”一詞放到頭髮上帶到學校裡，令她感到很丟臉的事，雖然事情在引起鎮上人們的猜測之前就已經被處理掉了。海歐是祖母真正的知心朋友。

在我 16 歲的時候，威爾克斯太太死了。同住在一個小鎮上，不管你曾對你的隔壁鄰居有多麼憎惡，從道義上講還是應當過去看看能不能幫死者家屬做點什麼。

祖母穿了一件乾淨的棉花圍裙，以此表明她想要幫助做點事情。穿過了兩塊草坪來到威爾克斯家，威家的女兒讓她去打掃本來已經很乾淨的前廳，以備葬禮時佔用。在前廳的桌子上，有一個巨大的剪貼簿，在剪貼簿裡，整齊齊貼在並排的欄目裡的，是多年來祖母寫給海歐和海歐寫給她的回信。祖母的死對頭竟也是她的好朋友！

那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祖母放聲大哭。當時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她為什麼哭，但是現在我知道了，她在哭那些再也不能補救回來的，被浪費掉了的時光。當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眼淚，而此後使我記住那一天的卻是比女人的眼淚更值得記住的東西。正是在那一天使我對現在全心信仰的東西有所覺悟。而且，如果我停止了信仰它們，我寧可去死。它們是：

有的人看起來可能很討厭，他們看上去很惡毒、很吝嗇、很狡詐，但如果你向左走上 10 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他，你將很可能看到他的大方、熱情和善良。它取決於，而且完全取決於你觀察它們的視角。

（路易士·迪克森·瑞赤）

08 太太，你很有錢嗎？

足食即美餐。

——奧斯卡·王爾德

他們蜷縮在風門裡面——是兩個衣著破爛的孩子。

“有舊報紙嗎，太太？”

我正在忙活著，我本想說沒有一——可是我看到了他們的腳。他們穿著瘦小的涼鞋，上面沾滿了雪水。“進來，我給你們喝杯熱可哥奶。”他們沒有答話，他們那濕透的涼鞋在爐邊留下了痕跡。

我給他們端來可哥奶、吐司麵包和果醬，為的是讓他們抵禦外面的風寒。之後，我又返回廚房，接著做我的家庭預算……

我覺得前面屋裡很靜，便向裡面看了一眼。

那個女孩把空了的杯子拿在手上，看著它。那男孩用很平淡的語氣問：“太太……你很有錢嗎？”

“我有錢嗎？上帝，不！”我看著我寒酸的外衣說。

那個女孩把杯子放進盤子裡，小心翼翼地，“您的杯子和盤子很配套。”她的聲音帶著嘶啞，帶著並不是從胃中傳來的饑餓感。

然後他們就走了，帶著他們用以禦寒的舊報紙。他們沒有說一句謝謝。他們不需要說，他們已經做了比說謝謝還要多的事情。藍色瓷杯和瓷盤雖然是儉樸的，但它們很配套。我撿出土豆並拌上肉汁，土豆和棕色的肉汁，有一間屋子住，我丈夫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些事情都很配套。

我把椅子移回爐邊，打掃著臥室。那小涼鞋踩的泥印子依然留在爐邊，我讓它們留在那裡。我希望它們在那裡，以免我忘了我是多麼富有。

（馬瑞·杜蘭）

09 髮上之花

在人們不加任何注意的記憶之中有一種隱藏著的力量。

——湯瑪斯·富勒

她總是在她的髮際上插一枝花。多數情況下，我會感覺它看上去有些驚扭。白天戴著花？去上班？去開專業會議？在我所工作的龐大而忙碌的事務所裡，她其實是一位很有抱負的女性。但不知為什麼，她每天都要用一種極時髦的彎曲頭飾在她那齊肩的長髮上佩戴一枝花。通常情況下，她是用不同顏色的花兒來同她不同款式的衣著進行搭配的，在淺黑色波浪的背景下，插上一枝盛開的花兒，像一把色彩鮮豔的小陽傘。有好幾次，好像是在公司的耶誕節晚會上，她髮際間的插花之處增添了少許歡樂的氣息，而且看上去非常得體。但是，如果在工作時間，花兒看上去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有好些“事業型”的女性幾乎對她的這一舉止表示憤慨，並認為應有人把她帶到一邊去告訴她某些在商業界中需要認真對待的“條例”。包括我在內的我們中間的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怪癖，並在背地裡叫她“花仙”或者“女兒花。”

“‘花仙’把那份關於華爾街個案計畫的初步圖樣完成了沒有？”我們中的一個會這樣問另一個，臉上帶著一絲訕笑。

“當然，結果挺不錯——她的工作果真‘開花’了。”也許是這樣的回答，而後面帶一種在與別人分享快樂之後以恩人自居的笑容。我們認為我們的嘲諷在當時是很單純而無害的。據我所知，沒有人去問過那位年輕的女士為什麼她每天都要頭上戴著花兒來上班。事實上，假如在她出現時頭上沒有了花。我們反而可能會去問她的。

有一天，她真地這樣做了。當她把一份設計方案送到我的辦公室裡來的時候，我問了她。“我注意到今天你的髮際間沒有了花，”我無意地說，“我已經習慣了每天都看到你戴著它了，以至於現在好像有一種茫然著失的感覺。”

“嗯，是的。”用一種低沉的語調，她溫和地回答，這同她往日倩麗活潑的性情完全不相符。在一段沉默之後，好奇心促使我又問：“你好嗎？”雖然我是期待著一個“是的，我很好”這樣的答覆，但在直覺上，我知道我已經在開始談論一件比僅僅是失去了花兒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嗯。”她柔聲說，臉上充滿了一種回憶與傷心的表情。“今天是我母親去世的周年紀念日，我很懷念她，我猜我一定是有些情緒低落”

“我理解你。”我說，感覺到有些同情她，但同時又不想滲入更多的感情成份。“我想，你一定很不願談論這件事，”我繼續說。我的工作責任感希望她能夠就此而止，但心裡明白我們的談話才剛剛開始。

“不，一切還好，確實。我知道我今天格外敏感。這是令人傷心的一天，我想。你瞧……”她開始向我講述她的在事。

“我的母親知道她正在被癌症奪去生命。最後，她去世了。我當時才 15 歲，我們非常親密。她是如此的可愛，如此的體貼別人。因為她知道自己將要不久于人世了，於是就錄製了一盤生日祝詞，讓我每年過生日之時去觀看。從我 16 歲一直到 26 歲。今天是我 25 歲的生日。早晨，我看了她為我的今天所預備的錄影帶。我想我依然在回味著它，我希望她還活著。”

“唉，我很同情你。”我說，感覺自己的情緒也受了她的感染。

“謝謝你的好意，”她說：“噢，你剛才問到了那失去的花兒。當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我的母親就經常在自己的發間插一枝花兒。在她住院之後，我有一天從她的花園裡給她帶去了一枝漂亮的大玫瑰。我拿著花把它放在母親的鼻子上，好讓她可以聞到它。她把花兒接了過去，一句話也沒有說。然後，拉我到她的身邊，撫摩著我的頭髮。花兒從我的臉旁掠過，她把它插入到我的髮際。如同當我年幼時她自己曾做過的那樣。正是在那一天的晚些時間，她去世了。”她繼續往下說，已是熱淚盈眶。

“從此以後，我就總是在發間戴著一枝花——它使我感覺母親還依舊陪在我的身邊，就算是靈魂，但，”她歎了一口氣，“今天，當我看那為我的這個生日所製作的電視錄影時，她在其中說她很抱歉不能在我長大之後陪在我身邊，她希望自己曾是一個好家長，她希望在我生活可以自給自足時能給她一個標誌。這就是我母親所想的——她所說的。”她注視著我，依然沉浸在記憶之中，竟天真地笑了。“她是如此的精明。”

我點了點頭，贊同著：“是的，聽起來她是很精明。”

“這樣，我就想，一個標誌，那能是什麼呢？看起來花兒不得不離開我了。但我會想念它的，它能象徵什麼呢？”

她繼續往下說，紅褐色的眼睛裡充滿了對往日的回憶。“曾擁有她我是多麼的幸運。”她的聲音逐漸變小了。她的目光同我的目光再次相遇，她淒婉地笑了一下。“但我不是我一定要帶著花兒才能回

想起往事，我的確也懂得這個。它是我的珍貴記憶裡的一個明顯的標誌。這些記憶依舊會在腦海裡，即使花兒已不存在了……但仍然，我會想念它的……噢，這是那份設計圖案，我希望它能得到您的贊同。”她把那個早已準備好了的整潔的文件夾遞給了我，在她的名字下面，用一個手畫的花兒。她的商業標記，作了記號。

當我年輕時，我記得聽到過這樣的一段話，“不要對別人妄下斷語，直到你已在他的鞋內走過了一裡路之後。”我思考著過去每一次對這位頭上戴著花兒的年輕的女士非常冷淡時候時的情景，以及我自己在缺乏信息，不知道這位年輕女士的命運和所背負的十字架的情況下，竟那樣做了該是怎樣的悲哀。我自詡自己懂得我們公司裡的每一個複雜的平面，而且精確地知道每一個環節是怎樣地在對下面的環節起作用。我該是怎樣的悲哀呀，過去還曾信奉了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一個人的情感同他的事業應該是截然分開的，並且應該在走入集體生活的大門時把它們拋開。直到那天，我才懂得了那位年輕女士插入發間的花兒是她的愛的感情流露——一條對她來說能夠把她同她年少時便已去世的母親聯繫在一起的途徑。

我翻閱了一遍她所完成的設計圖樣，深切地感到它是為了感覺……關於人而被一個具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人處理過的。難怪她的工作一貫優秀。她每日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當中，並使我重新去檢省自身。

（貝蒂·楊斯）

09 雪崩

對於每一個不利條件，都會存在與之相對應的有利條件。

——w·克萊門特·斯通

它是我們的夢幻小屋——1 平方尺的奢侈面積，俯瞰著蒂姆帕諾戈斯山背後那壯麗的瀑布，靠近羅伯特紅色淺灘中那著名的拜太陽舞滑雪勝地的斜坡，它花費了我和妻子好幾年的時間去設計、規劃、建築並最終使它得以落成。

但是，僅僅 10 秒鐘它就被完全摧毀了。

我清晰地記著發生災難的那個下午，就如同它是昨天剛剛發生過的一樣。1986年12月13日，星期四，正是我們的第九個結婚紀念日的前一天。那天，雪下的很大，將近下了40英寸厚。儘管如此，我妻子依然從我們在猶他州普羅沃的家中出發，冒著風雪在寒冷中駕車行駛了近30分鐘駛上了峽谷，去參觀我們新近剛剛竣工的山中小屋。她是在那天下午的早些時候出發的，帶著我們6歲的兒子艾倫。途中，她還要停下來買一些蛋糕上用的物品，以慶祝我們特殊的日子。我打算晚些時間再去與她相會，同時還要帶上我們9歲的女兒艾米和最小的兒子亨特。

我的第一個危險信號來自於拜太陽舞滑雪巡邏隊打來的一個電話。

“你的小木屋遇到了麻煩，最好能立即趕來。”

他們沒有講出更多的詳細情況。雖然我當時已經延誤了一項書面計畫，但我還是離開了電腦，在大雪壅塞的路上沖上了峽谷。當我到達滑雪駐地時，駐地裡的頭兒與他的隊員都向我致意，臉上均帶憂慮的神色。

“小木屋那裡出事了，我想你的妻子和兒子現在正在那兒。上我的車來，咱們一起去。”

小木屋同拜太陽舞的滑雪主坡相鄰近，只要通過一條狹窄而迂曲的山道就可到達那裡。當我們的路上飛速賓士的時候，在汽車的兩旁形成了兩道雪堤，看上去猶如我們是在迷宮中盤旋一樣。我們在路上轉了一個彎兒，看到另一輛車正從那條窄路上開了下來，我們雙方都趕快使勁剎閘，但車還是撞了一下，兩個車都受到輕微的損傷。簡單地和對方交涉了之後，我們繼續往前行駛，直到在遠處已可以看到小木屋的銅制屋頂。

在我們駛近時，我看見妻子和兒子還站在路上，周圍環繞著好幾位拜太陽舞滑雪巡邏隊的隊員。我跳下了車，在向她們奔去時，她向我指了指屋頂上面的樹。我幾乎被所看到的景象驚呆了。

一次巨大的雪崩把整個山的一側給削塌了，聽著那些粗重的大樹像火柴杆擦著時的啪啪折斷，我再看了一眼小木屋，就看到了雪崩是如何摧毀我們的山中之屋的那一幕。在幾秒鐘之內，它就撞壞了所有的窗戶，把成噸成噸的雪堆進了我們寬敞的居室，壓塌了所有的房板，並完全粉碎了我們的夢。僅僅剩下了一個框架。屋子的外面，我們精心挑選的傢俱被撞成碎片躺在雪地裡。這是如此令人震驚的破壞性場景，我會永遠也無法忘記的。

滑雪巡邏隊的隊員們催促我們趕快離開雪崩地帶，因為還會有新的雪崩在威脅著大家的生命。我們昏昏沉沉地返回家時，處在驚恐、震驚之中。我不得不承認，失去小木屋給我們以很大的震動。一直到幾個月之後，我還在感歎為什麼我們會是如此地不幸，以至於失去了我們的山中小屋。為什麼上

帝竟然要允許這種事發生？

這個故事本來在這裡已應該結束了，但如果那樣的話，你就無法瞭解到發生在那一天的一個奇跡。實際上，我本人也是在 8 個月之後才發現了那個奇跡的。

在一次商業會議上，我的一個同事問了我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

“你的妻子是否曾經告訴過你，就在你們家發生雪崩的那天，我妻子差點沒和她在去往你們小木屋的那條道上出了事故？”

“沒有，”我回答：“發生了什麼事？”

“嗯，我妻子和我的孩子們當時正住在我的拜太陽舞的小屋裡。因為那天的大雪，她們才決定離開小屋回家去。在離開小屋之前，我的一個孩子建議他們做一下祈禱，以求能保佑他們平安到家。他們鞠躬做了一個簡單的祈禱，然後就出發了，順著那條狹窄的小路往下走。你妻子當時正開車往上走，看見了我妻子和孩子坐在車內。但當我妻子剎車的時候，那輛車卻無法停下。它正以加速度在光滑的山路上往下滑。她簡直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使它停下來，最後，在兩輛車將要相撞的一剎那，她轉過了車輪，把車頭撞進了路邊的雪堤裡，而車的尾部撞進了路另一邊的雪堤裡……實際上是擋住了你妻子繼續前進的道路。她們為了要讓汽車鬆動，幾乎花費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但最後還是不得不求助於滑雪救助人員。

“很讓人驚奇，”我說：“我的妻子從未給我講起過這件事。”

我們談論了那個“事故”一會兒之後，在公司中分手了。我呆呆地站在那裡，仿佛突然遭受了一下重擊。

如果不是這個“事故”的話，我的妻子和兒子可能已經被雪崩壓死了。

我經常回想起在那條道上發生的那個“事故”。我想像著當那輛可愛的小車擋住了我妻子去路時，她正坐在那裡一籌莫展的情形。我還能想像得到我的朋友的女子在當時的情景，她一定對整個局勢表現得非常窘迫。我還能看到她的孩子們的不安與騷亂，他們在感歎上帝是否果真聽見了他們的祈禱。

在那時，每一個人都把當時的情勢當作一個不折不扣的災難來看待。很顯然他們當時都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參加一個奇跡。

現在，我對那些在我生活中時不時所發生的“災難”總是慢一點再作出判斷。最後，隨著更多的信息的獲得，它們中有許多被證明是正在創造的“奇跡”。“事故”發生時，我總是盡力問自己：“在這個不幸中，上帝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奇跡呢？”

我不再去驚歎：“為什麼？上帝！”而是簡單地說：“謝謝您，上帝。”

然後，我期待著，直到所有的證據滾滾而來。

（羅伯特·艾倫）

10 你很棒，你很快

節約讚美，更要吝惜責備。

——威廉·蘭葛蘭

那時，我住在海灣地區。母親來看我，待了幾天。在她逗留的最後一天，我準備出去跑步。工作於極單調的環境中，我發現早上出去跑跑步是非常有益的。臨出門時，母親對我說：“我不認為跑步對身體是有好處的——那個著名的長跑運動員死了。”

我開始向她講述我所讀過的關於吉姆·菲克斯的報導，跑步可能正是他比他的大多數家人活得更長的有益因素，但我清楚我的話完全沒有擊中要害。

當我開始在我中意的小道上跑步時，我發現我無法動搖母親的觀點。我是如此的洩氣，以至於我幾乎無法再跑下去了。我開始想：“為什麼我會對跑步簡直有些厭倦了？那些堅持跑步的人可能會認為我的樣子荒唐可笑！我可能會在路上心臟病發作的——我父親在 50 歲時患了致命的心力衰竭症，而他看上去要比我壯實得多。”

我母親的話就如同一張巨毯一樣盤旋在我的頭上。我由緩跑變成了步行。我感覺自己已被徹底地擊敗了。現在，我已經是年近半百的人了，但我仍希望能夠從母親那裡得到一句鼓勵的話。並同樣會發瘋般地讓自己去追求一種也許永遠無法得到的贊許。

正當我打算在兩英里的標牌處轉過身來往家走的時候——感覺比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要洩氣——我看見有一位華裔老先生正從這條小道的對面朝我走來。我曾看到過他在早上散步，我總會向他喊：“早上好！”他也總會微笑著朝我點點頭。在這個特別的早晨，他從路的另一邊轉過來走到我的這一邊，站在了我的跑道上，迫使我停了下來。我有些生氣，母親的評價（再結合以有著相似評價的一生）已破壞了這一天的情緒，而現在這個人還擋住了我的路。

我當時正穿著一件 T 恤衫，是我的一個朋友在過中國春節時從夏威夷給我寄來的——它的正面是 3 個漢字，背面是檀香山的中國城風景。是從遠處看見了我的 T 恤衫，方使他擋住了我的。他用蹩腳的英語指著 T 恤衫上的漢字興奮地說：“你說（漢語）嗎？”

我告訴他不講漢語，這件 T 恤衫是一個在夏威夷的朋友送來的一件禮物，我感覺他沒能全部聽懂我的話。接著，他非常熱情地說：“每次看到你……你很棒……你很快。”

唉，我既不棒，也不快。但那天當我離去時，雙腳突然具有了一種無法解釋的彈力。在那個我先前曾想中途而廢的地方，我沒有轉過身，而是又繼續往前跑了 6 英里多，你知道，那天早晨我的確很棒，在精神上和心靈裡，我的確很快。

因為那句微不足道的讚美；我使繼續跑了下去。最近，我跑完了我的第四次檀香山馬拉松長跑。今年的目標是紐約的馬拉松比賽。我知道我不可能會在比賽中獲勝，但現在，只要在我心裡產生一點兒消極反應時，我就會想起那位中國先生，他確信：“你很棒……你很快。”

（凱西·柯裡）

11 許願

有一種毫不做作的教養，每個人都能感覺到它，但只有那些天性善良的人們才能實踐著它。

——賈斯特菲爾德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媽媽讓我去參加一個生日宴會的那一天。那時候，我在德克薩斯州威奇託福爾斯市內一個由布萊克女士執教的三年級班中上學。一天，我帶回家一份粘有些許花生油的請貼。

“我不打算去，”我說：“她是新來的一個女孩，名叫露絲，伯尼斯和派特也不打算去。她邀請了我們全班的同學，共 36 個人。”

媽媽仔細地端詳著那份手工製作的請帖，她看上去有一種奇特的憂傷神情。然後，她說：“好了，你應該去，明天我去給你挑選一件禮品。”

我簡直無法相信這是真的，媽媽可是從未讓我去參加過宴會的呀！我確定如果一定要讓我去，我只有去死，但無論是怎樣的歇斯底里也動搖不了媽媽。

星期六那一天到來了，一大早媽媽就把我從床上催了起來，並讓我把一個漂亮的如同珠母般的紅色化妝盒包裹好，這是媽媽花了 2.98 美元買來的。

她用她那輛 1950 年產的黃白色汽車把我送了過去。露絲開了門，示意我跟著她走上一段我所見過的最陡峭、也是最讓人驚恐的樓梯。

進門之後，我才感到有一種極大的解脫，客廳內的陽光十分充足，硬木地板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屋子裡的傢俱陳舊而又顯得特別的擁擠，傢俱的背面和扶手上還覆蓋著白布墊。

桌子的上面擺著一塊我所見過的最大的蛋糕，上面裝飾著 9 只粉紅色的蠟燭，一個印刷草率的露絲生日快樂的印牌和一些我想大約是玫瑰的花蕊圖案。

在蛋糕的旁邊，擺著 36 個盛霜淇淋的紙杯，裡面裝著家庭製作的牛奶軟糖，每個杯子上還都寫著一個名字。

我斷定，一旦每個人都來到這兒的話，這將不會是一個很莊重的場面。

“你媽媽呢？”我問露絲。

她低著頭看著地板，說：“唉，她有些不大舒服。”

“噢，你爸爸呢？”

“他已經去世了。”

接下來是一陣沉寂，只有幾聲沙啞的咳嗽從一扇關著的門後傳出。過了近 15 分鐘……接著又是

10 多分鐘。突然間，有一個可怕的意念進入了腦海，再沒有人會來了。我怎麼能離開這兒呢？正當我陷入對自己同情的時候，我聽到一陣捂住嘴巴的抽泣聲。我抬起頭，看到了露絲那張被淚水劃出一道道淚痕的臉。頃刻間，我的年僅 8 歲的幼小心靈被對露絲的同情所淹沒了，同時充滿了對我們班其他 35 個自私的同學的憤怒之情。

踮起我穿著白色皮鞋的雙腳，我用儘量大的聲音宣告：“誰需要他們。”

露絲吃驚地看著我，漸漸地變成欣喜的贊同。

這裡有我們一一兩個小女孩和一個三層蛋糕、36 個裝著糖果的霜淇淋杯子、霜淇淋，幾加侖紅飲料，三打宴會贈品，要玩的遊戲和勝利者的獎品。

我們從蛋糕開始，卻找不到火柴。露絲（她已不再是簡單的露絲了）不願去打擾她媽媽，所以我們只是假裝點著了蠟燭。露絲許了一個願，開始吹滅那些想像中的火苗。我在旁邊唱著“生日快樂”之歌。

一轉眼，就到了中午，媽媽在外面按汽車喇叭。我趕緊收拾起所有的東西，再次感謝了露絲，向汽車飛跑過去。我的心裡禁不住激動了起來。

“我贏了所有的遊戲！對了，其實，露絲贏了往驢子尾巴上別圖釘的遊戲，只是她說過生日的女孩贏是不公平的，所以她把獎品給了我。我們把宴會贈品平分了。媽媽，她的確很喜歡那個化妝盒。我是惟一去那裡的一個——布萊克女士的整個三年級班不算在內。我簡直有些等不及了，我要告訴他們每一個人，他們錯過了一個多麼盛大的宴會呀！”

媽媽把車開到了路邊上，停了下來，緊緊地抱住我，眼睛裡充滿了淚水。她說：“我為你感到驕傲！”

正是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一個人的確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對露絲的 9 歲生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媽媽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萊昂尼·瑞威斯）

真正的幸事往往以苦痛、喪失和失望的面目出現；只要我們有耐心，就能看到柳暗花明。

——約瑟夾·艾迪遜

那年的聖誕前夜是個星期天，因此，往常周日晚在教堂聚會的年輕人打算好好慶祝一下。早禮拜以後，有個婦女懇求我晚上開車帶她的兩個十來歲的女兒去教堂。那個婦女離異了，丈夫移居別處。她不喜歡晚上開車——尤其是那天晚上還可能雪雨交加。我於是答應了。

當晚我們開車去教堂，兩個女孩子坐在我的身旁。車開上一個高坡，我看到前面不遠的立交橋那裡許多車撞在一起。因為路面結冰，非常滑，車無法剎住，猛地撞到一輛小車的後部。我身邊的一個女孩尖叫了一聲，“噢，多娜！”我回過頭去看那個坐在窗邊的女孩子怎麼樣了。當時車內還沒有時興裝配安全帶。所以她的臉部撞到了擋風玻璃上，落回座位時，鋒利的玻璃碎片在她左頰留下兩道深深的傷口，血如泉湧，可怕極了。

所幸這輛車裡有急救包，於是用紗布止住多娜的流應。前來調查的交警說事故難以避免，不是我的責任。可我仍然內疚不安——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臉上將要帶著疤痕過一輩子，而且這可能還是因為我的緣故。

多娜很快被送到醫院急診室裡，醫生開始為她縫合臉上的傷口。過了好久，我擔心會出什麼事，就問一位護士，手術怎麼現在還沒有結束。護士說當班的醫生恰好是個整形的外科大夫，他縫合細密，很費時間。這樣傷痕就會很細微。也許上帝能幫上忙！

我害怕去探望住院的多娜，擔心她會怒氣衝衝地責罵我。因為是耶誕節，醫生們把病人送回家，有些可做可不做的手術也給推遲了。所以多娜病房所在的樓層裡並沒有多少病人。我問一位護士多娜的情況怎樣。護士微笑著說多娜恢復得挺好。實際上，她就像一束亮麗的陽光。多娜看起來很高興，對醫治、護理方面問這問那。護士向我透底說病人不多，她們有自己支配的時間，經常找藉口到多娜的病房裡和她聊天。

我對多娜說發生的一切讓我心中非常不安和歉疚。她打住我的道歉，說可以用化妝品遮住疤痕。接著她開始興高采烈地描述護士們的工作和她們的想法。護士們圍在床頭，微笑著。多娜看起來很愉快。她是第一次住院，周圍的一切引起了她的極大興趣。

後來多娜在學校裡成了大家矚目的中心，她一遍遍地講述事故的經過和她在醫院的經歷。多娜的

母親和姐姐並沒有因此而責怪我，反倒感謝我那晚對姐妹倆的照顧。至於多娜，她並沒有毀容，而且化妝品確實差不多彌蓋了她的疤痕。這讓我感到好些，但我仍難以抑制心中的刺痛——這麼美麗可愛的少女，臉上卻有疤痕。一年後，我移居另一個城市，從此和多娜一家失去了聯繫。

15年以後，那個教堂邀請我去做一系列的禮拜活動。臨結束的那晚，我忽然看到多娜的母親站在人群中等著和我告別。我驀地戰慄起來，想起車禍、鮮血和傷疤。多娜的母親笑容可掬地站到我面前。當她問我知不知道多娜現在怎麼樣了時，她幾乎開懷大笑起來。“不，我不知道多娜怎麼樣了。”“那你記不記得多娜住院時對護士的工作極感興趣？”“是的，印象很深刻。”多娜的母親接著說：

“嗯，多娜打算做一名護士。她接受培訓，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在一家醫院找了份不錯的工作，結識了一位年輕的醫生並相愛結婚。婚姻很美滿，現在已有了兩個漂亮可愛的孩子了。多娜告訴我不不要忘了向您提起那次車禍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羅伯特·J·小邁克木倫）

14 小男孩救大兵

粗魯損壞一切，甚至損壞理智和公正。

——格拉西安

1992年，我和丈夫隨友誼交流團到德國，並相繼在三個溫馨美滿的家庭裡小住。最近，其中的一家來到艾奧瓦州我的家裡做客。

我們的那家朋友，魯梅尼德和托尼，住在德國魯爾工業區的一個城市，那是二戰期間曾遭到盟軍猛烈的炮火襲擊。他們在我家待了一個星期。有天晚上，任歷史教員的丈夫想讓他們談談二戰期間在德國時的童年往事。魯梅尼德就講了這麼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

戰爭結束前不久的一天，魯梅尼德看到一架敵機被擊落，機上兩名軍人被迫跳傘，和許多看到敵兵跳傘的好奇市民一樣，11歲的魯梅尼德跑到市區中心廣場上看熱鬧。最終兩名員警推推搡搡地押回兩名英軍戰俘。他們得在廣場等汽車來把戰俘送到戰俘營去。

圍觀的德國人一看到戰俘，就憤怒地喊到：“殺死他們！幹掉他們！”毫無疑問，他們想起了英軍及其盟軍對他們城市的恣意轟炸。圍觀的人並不乏出氣的傢伙——英國兵跳傘的當兒，好多人都在園子裡幹活，他們順手操起乾草叉、鐵鍬什麼的就跑過來了。

魯梅尼德望著兩名英軍戰俘的臉，他們也就 19 或 20 歲的樣子，看上去驚恐萬狀。兩名旨在保護戰俘的德國員警也難以擋住操著乾草叉和鐵鍬的憤怒人群。

魯梅尼德跑到戰俘和人群之間，臉沖著人群，喊叫著讓他們住手。人群不願傷著這個小男孩，就稍稍後撤了一陣，就在這當兒，魯梅尼德沖他們說道：

“看看這些戰俘。他們還只是孩子！他們和你們自己的孩子沒什麼兩樣。他們做的也正是你們的孩子正在做的——為各自的國家而戰。要是你們的孩子在敵國中彈，作了戰俘，你們也不想讓那裡的人們把他們殺掉。所以，請你們不要傷害這些孩子。”

人們聽著，感到驚異，繼而羞愧，最後一位婦女說道：“竟是個孩子告訴咱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人群漸漸散開了。

魯梅尼德永遠也不會忘掉英軍戰俘臉上流露的寬慰和感激之情。他希望他們能長久而幸福地生活下去，他們也會終生銘記這個拯救了他們生命的小小男孩。

（艾蘭妮·麥克唐娜）

15 心靈深處的不安

在某神程度上，每個人的形象都符合自己的設想。

——F·H·布蘭得利

心靈深處的不安不是因為

我們一無所有 一無是處，

心靈深處的惶恐卻是來自

我們年富力強 超乎想像。

是光明 而不是黑暗

使我們惴惴不安，

捫心自問 無尚榮光睿智卓越者

是我還是非我？！

上帝的子民啊 你奉獻給造物的

是那樣微不足道。

讓那些畏縮不前的人們頓悟吧！

讓他們環繞你的身旁 充滿自信和力量。

與生俱來

我們就已明白

上帝的榮光將與我們同在。

這榮光不歸於個別人

而屬於芸芸眾生。

我們自身的光芒閃爍的瞬間，

就是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

我們掙脫了自身恐懼不安的鑄鑄之時，

也就給予了他人解脫生命枷鎖的鑰匙。

（摘自納爾遜·曼德拉 1994 年總統就職演說。）

牢騷太盛防腸斷

少一絲顧慮，多一點希望

少一句牢騷，多一點勇氣

何必喋喋不休 怨天尤人？

少一點憎惡 多一分熱愛

那麼所有美好的都將屬於你。

——佚名

我小時候和奶奶一起住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斐。奶奶開著一處小店。每當有以牢騷滿腹、喋喋不休而出名的顧客來到她老人家的小店時，她總是不管我在做什麼都會把我拉到身邊，神秘兮兮地說：“丫頭，來，進來！”當然我都是很聽話地進去。

奶奶就會問她的主顧：“今天怎麼樣啊，托瑪斯老弟？”

那人就會長歎一聲：“不怎麼樣。今天不怎麼樣，赫德森大姐。你看看，這夏天，這大熱天，我討厭它，噢，簡直是煩透了。它可把我折騰得夠嗆。我受不了這熱，真要命。”

奶奶抱著胳膊，淡漠地站著，低聲地嘟囔：“唔，嗯哼，嗯哼。”邊向我眨眨眼，確信這些抱怨嘮叨都灌到我耳朵裡去了。

再有一次，一個牢騷滿腹的人抱怨道：“犁地這活兒讓我煩透了。塵土飛揚真糟心，騾子也強脾

氣不聽使喚，真是一點也不聽喝，要命透了。我再也幹不下去了。我的腿腳，還有我的手，酸痛酸痛的，眼睛也迷了，鼻子也噙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這時候奶奶還是抱著胳膊，淡淡地站著，咕噥道：“唔，嗯哼，嗯哼。”邊看著我，點點頭。

這些牢騷滿腹的傢伙一出店門，奶奶就把我叫到跟前，不厭其煩地對我說：“丫頭，你聽到這些人如此這般地抱怨嘮叨了嗎？你聽到了嗎？”我點點頭，我奶奶會接著說：“丫頭，每個夜晚都有一些人——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富人還是窮鬼——酣然入眠，但卻一睡不起。丫頭，看那些與世永訣的人，溫柔鄉中不覺暖和的被窩已成為冰冷的靈柩，羊毛毯已成為裹屍布，他們再也不可能為糟天氣或倔驢子去抱怨嘮叨上 5 分鐘或 10 分鐘了。記著，丫頭，牢騷太盛防腸斷。要是你對什麼事不滿意，那就設法去改變它。如果改變不了，那就換種態度去對待，千萬不要抱怨嘮叨。”

據說人在一生中接受如此教育的機會並不多。而奶奶在我到 13 歲的時候，抓住每個這樣的機會來教育我。牢騷滿腹不僅使人頹唐，而且導致危險——它在給猛獸發信號：獵物就在你鼻子底下哩。

（瑪亞·安格魯）

16 最好的消息

聰明人會讓他的懷疑保持緘默，但也會讓它保持清醒。

——哈利法克斯

阿根廷著名的高爾夫球手羅伯特·德·溫森多有一次贏得一場錦標賽，領到支票後，他微笑著從記者的重圍中出來，到停車場準備回俱樂部。這時候一個年輕的女子向她走來。她向溫森多表示祝賀後又說她可憐的孩子病得很重——也許會死掉——而她卻不知如何才能支付起昂貴的醫藥費和住院費。

溫森多被她的講述深深打動了。他二話沒說，掏出筆在剛贏得的支票上飛快地簽了名，然後塞給那個女子。

“這是這次比賽的獎金。祝可憐的孩子走運。”他說道。

一個星期後，溫森多正在一家鄉村俱樂部進午餐。一位職業高爾夫球聯合會的官員走過來，問他一星期前是不是遇到一位自稱孩子病得很重的年輕的女子。

“停車場的孩子們告訴我的。”官員說。

溫森多點了點頭。

“哦，對你來說這是個壞消息，”官員說道。“那個女人是個騙子，她根本就沒有什麼病得很重的孩子。她甚至還沒有結婚哩！溫森多——你讓人給騙了！我的朋友。”

“你是說根本就沒有一個小孩子病得快死了？”

“是這樣的，根本就沒有。”官員答道。

溫森多長籲了一口氣。“這真是我一個星期來聽到的最好的消息。”溫森多說。

（摘自《雋永小品》）

17 角色——我們如何扮演

自我熱愛像是一種使人類永久存在的手段，它珍貴而又必不可少。我們因它而愉悅，同時卻又不得不把它隱藏起來。

——伏爾泰

當我對生活中的地位和境況感到不滿和沮喪時，我總會想起小吉米·司各特。有一次小吉米竭盡全力爭取一個學校演出的角色。他媽媽對我說，他把全部心思都撲到上面去了，她只恐怕會落空。到了宣佈角色的那天，我和小吉米的媽媽一起去接他放學。小吉米沖過來，眼中閃亮，滿是驕傲和興奮，嚷道：“媽媽，媽媽你猜，我扮演什麼角色？我被選中當啦啦隊員了！”這句話，我一直銘刻在心，沒齒難忘。

（瑪瑞·克林）

孤獨的時候讓我們來跳舞

聽到一個人自稱老人太滑稽了，即使他已是老齡！

——艾莉斯·詹姆斯

小遊船上載滿了乘客。他們之中有許多退休的老人，都是出門作愉快的三日遊的。

在我前面，在鋪著地毯的過道上站著一位瘦小的婦人，她穿著棕色的滌綸便裝，縮著肩，花白的短髮在腦後挽成一個髻。

這時從船上的廣播裡傳來一段熟悉的旋律：艾蒂·肖的“比基尼序曲”（西印度群島的一種土風舞曲）。驀地，一樁奇妙的景象出現了。

那個婦人，沒有意識到身後有人，開始搖擺扭動身體，她打著響指，扭著臀部，她踏了個輕盈優雅的艾蒂步子：向後、跳步、滑步。

到餐廳門前時，她停住了。恢復了原來的端莊，一臉嚴肅地走了過去。

她又變成了那個縮肩弓腰的老婦人。

直到今天，這個栩栩如生的生活片段還不時浮現在我的面前。現在我又想起它——在我生日來臨之時——我又老了一歲，這把年紀，誰都不會相信我還可以跳狐步舞。

年輕人認為像我這般年紀的人已經遠離了音樂、浪漫、舞蹈，甚至夢幻。

他們只看到歲月帶給我們的刻痕：滿臉皺紋、腰身臃腫、頭髮花白。

他們不知道每個人都有豐富的內心世界。

習慣和規範約束著我們的行為和表現，我們是睿智的長者，端莊的老婦……

我們無從去表達另外的自我，或展示生命中其他部分。

比如像我，沒有人會看出我仍是那個小女孩，那個在波士頓美麗的鄉村長大的瘦小女孩。

說真的，我仍以為我還是那個溫馨快樂的家庭 4 個孩子中的老么，有著美麗漂亮的母親，幽默達觀的父親。儘管雙親現在已經逝去，四姊妹也只剩下 3 個了，但這都無所謂。

我仍是那個瘦弱虛榮的丫頭，出則乘車，入則攜女伴喧嘩笑鬧——儘管父親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窮困潦倒，我也是只靠微薄的工資拮据度日。

（貝絲·阿謝萊）

18 約翰尼

在有生之年，我們都要面臨挑戰，不倦工作，以期取得卓越業績。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學有專長，至於藝術和科學的天才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數人還是在工廠、農村、城市默默工作。然而，任何工作都有其意義。所有於人類有所促進的工作都自有其尊嚴和價值，應該努力不倦地把它做好。如果你是清掃工人，那就像米開朗琪羅繪畫那樣，像貝多芬作曲那樣，或者像莎士比亞寫詩那樣來掃你的地吧！你的出色工作會使天國的神祇和人間的眾生停下來讚美：看這個掃地人，他的工作做的多麼好，他真是了不起。

——馬丁·路德·金

去年秋天，美國中西部地區一家大型超市連鎖店邀請我給它的 3000 雇員作講演，主題是建立崗位意識和重樹敬業精神。

我在講演中一再強調的思想是賦予你的工作以自己的“個性。”因為隨著工作環境的微型化，日新月異的技術改造及隨之而來的工作壓力，我覺得對每個人而言，能找到一種對個人和工作都感覺良好的方法是至關重要的。而最有效的途徑是從彼此雷同的工作中獨闢蹊徑，創造出你自己的特色。

我舉出了聯合航空公司一位領航員的例子。當一切準備就緒後，他就走到電腦前隨機挑選幾名乘

客，然後遞給他們一張字條，對他們的搭乘表示感謝。和我共事的一名製圖專家經常在他寄給顧客的郵件中塞進一塊無糖分的口香糖，這樣你永遠不會隨手扔掉他的郵件！

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行李員，他的工作“個性”可謂別出心裁。他把乘客箱包上的行李標籤收集起來（這些標籤過去一般都順手塞進垃圾箱），然後，抽時間再把它們寄給乘客，並附條對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表示謝意。

舉了這麼幾個人如何把獨創精神運用到工作中去的例子後，我鼓勵聽眾發揮創造力，拿出他們自己的創造和個性。

3 個星期後的一個黃昏，我接到了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稱他叫約翰尼，是連鎖超市的打包員。他說道：“芭芭拉，你講得真好。”他接著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回家後就請求他爸爸教他使用電腦。

他說他們設計了一個程式。現在每天晚上他回家後就開始尋找“每日一得”，然後輸入微機，再打上好多份，在每一份的背面都簽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他給顧客打包時，就把這些寫著溫馨有趣或發人深思的“每日一得”紙條打到買主的購物包中。

一個月後，那家連鎖店的經理打電話告訴我：“芭芭拉，今天發生的事真讓人不可思議！今天早上我到店裡，發現約翰尼的結帳台前排隊的人比其他結帳台多 3 倍！我於是大聲嚷道：‘多排幾隊！不要都擠在一個地方！’可是沒人聽我的。顧客們說：‘我們都排約翰尼的隊——我們想要他的‘每日一得’。’”

經理還說有個婦女走過來對他說，“我過去一個禮拜來一次商店。可現在我一路過就會進來，因為我想要那個‘每日一得’。”經理最後還說，“你想想現在我們連鎖店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誰？當然是約翰尼！”

3 個月後，那個經理又給我打來電話。他說：“你和約翰尼改變了我們連鎖店！現在在我們的花店，員工們要是發現一朵折壞的花或用過的花飾，他們會到街上把它們給一個老太太或是小女孩戴上！一個賣肉的員工是斯努皮的發燒友，他買了 5 萬張斯努皮的不乾膠畫，貼到每一份他賣出的貨物上。現在我們的員工和主顧都感到有趣極了！”

這就是一種工作精神。

（芭芭拉·艾·格蘭茲）

19 決不放棄努力

我構想我能達到的境界，我能成為什麼樣的選手。我深知我的目標，我集中精力，到達那裡。

——邁克爾·喬丹

20 關於恐懼

我從來不關心輸掉一場大賽會有什麼後果。為什麼？因為當你顧及後果時，你總是想到消極悲觀的一面。

有的人在失敗的恐懼面前止步不前，因為看到別人的挫折甚至僅僅是不夠圓滿。他們或是擔心前景不好，或是憂慮窘迫不堪。對我而言，此生若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敢做敢當。我會不避艱險，孜孜以求。悲觀消極，怨天尤人，成就不了什麼氣候。決然前行，努力追尋，何必多慮！任何畏懼都是虛幻——你以為面前荊棘叢叢，實際上都是紙老虎，有的只是機遇，要你執著不懈，爭取些許成功。即使到頭來未能盡如人意，我起碼不會思前想後，因為我畢竟有嘗試的勇氣。失敗只是讓我下次加倍努力罷了。

我的建議就是——樂觀積極地思考，從失敗中尋找動力。有時候，失敗恰恰正使你向成功邁進了一步。譬如修車，一次次的嘗試也許未能奏效，但越來越逼近答案。世界上的偉大發明都經歷過成百上千次的挫折和失誤才獲成功。

我認為畏懼有時來自缺乏專注。如果我站在罰籃線上，腦中卻想著有 1000 萬觀眾在注視著我，我可能會手足無措。所以我努力設想自己是在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地方，設想自己以前每次罰籃都未曾失手，這次也會同樣發揮我訓練有素的技術。不必擔心結果如何，你知道自己不會失手。於是放鬆、投籃，出手之後一切就成定局，所以又何必顧慮重重。

21 說到做到

我對平時訓練和正式比賽一視同仁，絕不厚此薄彼。因為你不能期望訓練中的馬馬虎虎會給以後的比賽帶來佳績。然而確有許多臨陣磨槍，說到做不到，這正是他們失敗的原因。他們信誓旦旦要盡其所能，說得天花亂墜，做得也煞有介事。可一旦事到臨頭無可措手，他們就到處找藉口推諉敷衍。然而要知道，成功的崎嶇之路，困難和艱險對誰都是均等，不留情面的。

然而你不必因此躑躅不前。要是面前有一堵牆，不要折回頭去放棄努力。要想辦法爬過去，超越過去，即使撞倒它也不要回頭！

（邁克爾·喬丹）

卷十一 活在你的夢中

未來屬於那些相信他們美好夢想的人。

——艾林諾·羅斯福

01 一個小男孩

每顆星都遠離姐妹們，你卻以為她們都是近鄰。

——敘裡·普呂多姆

一個小男孩 我永遠不可能

看著星星 觸摸到你

開始哭泣了 星星回答

星星說 男孩

男孩 如果我沒有

你為什麼哭 在你心中

男孩說 你就不會

你如此遙遠 看見我

（約翰·馬格利歐拉）

02 一個小女孩的夢

天空專為我一人而張燈結綵！

——維克多·雨果

諾言需要堅持很長的時間，而夢想也是。

在 50 年代早期，南加州一個小小的城鎮中，一個小女孩抬著一堆書到小小圖書館的櫃檯。

這個小女孩是個小讀者。她父母的書滿屋子都是，但都不是她想看的。所以她每個禮拜都會到坐落在一排木結構房子中的黃色圖書館流覽。裡頭的兒童圖書館在一個隱蔽的角落，她就在這個角落裡碰運氣找她想看的書。

當白髮蒼蒼的圖書館員正在為這 10 歲的小女孩所借的書蓋上日期戳印時，小女孩渴望地看著櫃檯上“新書專櫃”的地方。她為寫書這件事一再地驚歎，在書中開創另一個世界是何等的榮耀。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她定下了她的目標。

“當我長大以後，”她說，“我要當一個作家。我要寫書。”

圖書館員檢索了她的戳記後，微笑著鼓勵她，並沒有像其他大人一樣叫小孩謙虛點。

“如果你真地寫了書，”她回答，“把它帶到我們圖書館來，我會展示它，就放在櫃檯上。”

小女孩承諾說，她一定會的。

她長大了，她的夢也是。她在九年級時有了第一份工作，撰寫簡短的個人檔案，每寫一個檔案，地方的報社都會給她 1.5 元錢。錢的吸引力比讓她的文字出現在報刊上的魔力遜色多了。

而離寫一本書還有根長的路要走。

她編她高中的校內報紙，結婚，有了自己的家，而寫作的火焰還在內心深處燃燒著。她有了一個兼職的工作，把學校發生的新聞編成週報。這使她在養育孩子的同時也可動動腦。

但書還是連影子也沒有。

她又到一家大報社從事全職的工作，甚至還嘗試編輯雜誌。

還是沒寫書。

最後，她相信她有話要說，開始了創作。她把成品送給兩家出版商過目，但遭到拒絕。於是她悲傷地把它丟在一旁。7 年後，舊夢複燃，她有了一個經紀人，也寫了另外一本書。她把藏起來的那本書一起拿出來，很快地兩本書都找到了出版商。

但書的出版比報紙慢得多，所以她又等了兩年。有一天，內含這名自由撰稿人新書的郵包寄到她門前，她打開一看，哭了起來。等了這麼久，她的夢終於落實在她的手上。

她記起了圖書館管理員的邀請和她的承諾。

當然，那個特別的管理員早已去世，小小圖書館也擴建成大圖書館。

這個女人打電話問了圖書館館長的名字。她寫了一封信，告訴她，她的前輩對小女孩的意義有多重大。她在高中畢業後第三十年校慶會回到小鎮來。她寫道，她會願意讓她帶兩本書送給圖書館嗎？

這對當時那個 10 歲的小女孩而言是件大事，似乎也是對鼓勵過小孩的管理員表示尊敬的方式。

圖書館管理員複電表示歡迎。所以她帶了她的兩本書去了。

她發現新的大圖書館就在她當初念的高中對面；就在那間她的作家生涯永不會用到的和代數奮戰的教室對面，幾乎就在她老家舊址，從前的隔壁人家已經都拆除了，變成一個市中心，還有這間大圖書館。

館內，圖書館員熱情地歡迎她。她向她介紹一位元地方報紙的記者——就是從前她曾乞求過寫作機會的那家報紙的後來人。

然後，她把她的書交給圖書館員，而她把它們放在櫃檯上，還附上了解說。淚水流滿了女人的面頰。

她擁抱了圖書館員之後離開了，在外頭照了一張相片，證明夢想成真，承諾也兌現了——雖然經過了 38 年。

站在圖書館公佈欄的海報旁，10 歲小女孩的夢想和這名作家終於合而為一了。上頭寫著：歡迎歸來，薑·蜜雪兒！

（薑·蜜雪兒）

03 售貨員的第一筆生意

離開那些想削弱你欲求的人。小人總會那麼做，但真正的偉人會讓你覺得，你會變得很偉大。

——馬克，吐溫

1993 年秋天的某個星期六下午，我匆匆趕回家，試圖要把一些後院的工作做完。當我在搖落樹葉時，我 5 歲的兒子，尼克，過來拉住我的褲腳。

“爸，我要你幫我做個告示。”他說。

“現在不行，尼克，我真的很忙。”我回答。

“但我需要一個告示。”他堅持。

“為什麼，尼克？”我問。

“我要賣掉我的一些石頭。”他回答。

尼克總是沉迷在石頭陣中。他一直在收集石頭，人們也把石頭送給他。他定期清理放在停車棚裡的那一大籃石頭，各色各樣都有，它們是他的寶貝。

“我現在真的沒空幫你，尼克。我必須把這些葉子搖下來，”我說，“去找你媽幫你。”

過了一會兒，尼克拿了一張紙來。紙上有他的字跡，寫著“今天售價一塊錢。”他媽幫他做了他的告示，現在他要開始做生意了。他拿著告示，提著一個小籃子，帶著他最好的4塊石頭，走到我們車道的前頭，他把石頭排成一條線，把籃子放在它們後面，並坐了下來。我從遠處觀察，對他的決定很感興趣。

大約半小時過去了，沒有任何人經過。我過去看他在做什麼。

“生意如何，尼克？”我問。

“不錯。”他回答。

“這籃子是做什麼的？”我問。

“放錢用的。”他有模有樣地說。

“你的石頭要賣多少錢？”

“每個一塊錢。”尼克說。

“尼克，沒有人會花一塊錢買你的石頭。”

“他們會的！”

“尼克，我們這條街沒什麼人，他們看不到你的石頭。你把石頭收起來，去玩如何？”

“這裡有人，”他回答，“人們在我們這條街上散步或騎自行車做運動，也有人開車來看房子。人夠多了。”

我說服尼克不成，就返回後院工作。他很有耐心地守在他的崗位上。又過了一會兒，有輛小貨車駛進這條街。我看見尼克站起來對小貨車高舉他的告示。小貨車在尼克身邊停了下來，一個女士搖下了窗子。我沒法聽到他們之間的交談，但在她轉身面向駕駛的男士後，我可以看見他在掏皮夾！他給她一塊錢，她則走出小貨車，走向尼克。檢查那些石頭以後，她挑了一個，把一塊錢交給尼克，開車離去了。

當尼克跑向我時，我目瞪口呆地個在後院。他晃著那一塊錢，叫道：“我跟你說過一個石頭可以賣一塊錢——如果你相信自己，你可以做任何事！”我取了我的照相機，為尼克和他的告示拍照。這小傢伙信心堅定，也樂於炫耀他能做的事。這是偉大的一課，我們從中學到了很多，到今天也一直談論它。

又過幾天，我太太湯尼、尼克和我出外吃晚餐。路上，尼克問我們，他是否可以有零用錢，他母親解釋，想要零用錢得盡些家庭義務才行。

“好吧！”

尼克說：“那我會有多少錢？”

“你5歲，一個禮拜一塊錢就可以了。”湯尼說。

後座傳來一個聲音：“一個禮拜一塊錢——我賣一塊石頭就賺得到了！”

（羅勃·湯尼和尼克·哈裡斯）

生命中最美麗的報償之一便是：幫助他人的人同時也幫助了自己。

——羅夫·瓦爾多·愛默森

我是個演說家，教加拿大的同胞如何以創造性的方法買下真正的不動產。我的第一屆畢業學生，一個名叫羅伊的員警，用感人的方式使用了我的方法。

這個故事是在羅伊到我班上上課之前就開始的。在他的日常巡邏中，他習慣性地拜訪一位住在一座令人歎為觀止的、占地 500 平方尺的建築中的老紳士，從那棟建築物往外望就是一座山谷。老人在那兒度過大半生，他非常喜歡那兒的視野，可以看到蒼郁的樹林和清澈的河流。

羅伊每週拜訪他一次或兩次，當他來訪時，老人都會請他喝茶，他們坐著閒聊，不然就在花園裡散一會兒步。有一次的會面令人悲傷。老人淚流滿面地告訴員警，他的健康情形已經不行了，他必須賣掉他漂亮的房子，搬到養老院去。

那時，羅伊已經上過我的課，他有了個瘋狂的念頭，希望能夠擷取課程中的創造性方法來想出買下這巨宅的方法。

老人想將這棟沒有設抵押的房子賣 30 萬元，而羅伊只有 3000 美元。當時每月要付 500 元房租，警員待遇還算過得去，但對老人和這名充滿希望的員警而言，想要找個主意好讓他們成交似乎很難……除非把愛的力量也算進帳戶裡。

羅伊記得我上課時說的話——找出賣方真正想要的東西給他。他尋思許久，終干擾到答案。老人最遺憾的事將是不能再一次在花園中散步。

羅伊說：“如果你把房子賣給我，我保證會在每個月去載你一兩次，帶你回到你的花園，坐在這兒，和我一起散步，就像往日一樣。”

老人微笑了，笑中充滿愛與驚異。老人要羅伊寫下他認為公平的條件讓他簽署。羅伊願意付出他所有的。原來的賣價要 30 萬，而羅伊付的現金只有 3000 元。賣方將 29.7 萬元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每月付 500 元利息。老人很快樂，他還送羅伊禮物，把整個屋子的古董傢俱都給他，包括一架孩子玩的大鋼琴。

羅伊不可思議地贏得經濟上的勝利，真正的贏家卻是快樂的老人和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

(雷蒙·L·阿隆)

05 心中的 18 洞

全是節奏奔忙、無目的地追求！但可怕的，卻是放棄追求的時刻。

——伊凡·布寧

詹姆斯·納斯美瑟少校夢想著在高爾夫球技上突飛猛進——他也發明了一種獨特的方式以達到目標。在此之前，他打得和一般在週末才練的人差不多，水準在中下游之間，90 杆左右。而他也有 7 年時間幾乎沒碰球杆，沒踏上果嶺。

無疑的，這 7 年間納斯美瑟少校一定用了令人驚歎的先進技術來增進他的球技——這個技術人人都可以效法。事實上，在他複出後第一次踏上高爾夫球場，他就打出了叫人驚訝的 74 杆！他比自己以前打的平均杆數還低 20 杆，而他已 7 年未上場！真是難以置信。不只如此，他的身體狀況也比 7 年前好。

納斯美瑟少校的秘密何在？就在於“心像”。

你可知道，少校這 7 年是在越南的戰俘營度過的。7 年間，他被關在一個只有 4 尺半高、5 尺長的籠子裡。

絕大部分的時間他都被囚禁著，看不到任何人，沒有說話，也沒有任何體能活動。前幾個月他什麼也沒做，只祈求著趕快脫身。後來他瞭解他必須發現某種方式，使之佔據心靈，不然他會發瘋或死掉，於是他學習建立“心像”。

在他的心中，他選擇了他最喜歡的高爾夫球，並開始打起高爾夫球。每天，他在夢想中的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打 18 洞。他體驗了一切，包括細節。他看見自己穿了高爾夫球裝，聞到綠樹的芬芳和草的香氣。他體驗了不同的天氣狀況——有風的春天、昏暗的冬天和陽光普照的夏日早晨。在他的想像中，球臺、草、樹、啼叫的鳥、跳來跳去的松鼠、球場的地形都歷歷在目了。

他感覺自己的手握著球杆，練習各種推杆與揮杆的技巧。他看到球落在修整過的草坪上，跳了幾下，滾到他所選擇的特定點上，一切都在他心中發生。

在真正的世界中，他無處可去。所以在他心中他步步向著小白球走，好像他的身體真地在打高爾夫球一樣。在他心中打完 18 洞的時間和現實中一樣。一個細節也不能省略。他一次也沒有錯過揮杆左曲球、右曲球和推杆的機會。

一周 7 天。一天 4 個小時。18 個洞。7 年。少了 20 杆。他打出 74 杆的成績。

（作者佚名）

06 目標看得見

我對一切從不回避，可是旅途使我更感親切，因為它對我僅有一次。

——葉賽寧

往前看時，佛羅倫絲·蕭德威克只看到一座霧般的硬牆。她的身體失去了知覺。她已經遊了 16 個小時了。

她已是第一個來回橫渡英吉利海峽的女人。如今，34 歲的她，設定國標要橫渡卡塔利那島到加州海岸。

1952 年 7 月 4 日早晨，海水如冰，霧也很濃，她幾乎看不到她的救援船。鯊魚們在她孤單的身旁遊弋，它們只會因受到來福槍射擊而離開。為了不讓海浪吞噬，她掙扎著——好幾個鐘頭過去了——這時有數百萬人在看國家電視臺的直播。

跟著佛羅倫絲的其中一條船上，有她的母親和教練在替她打氣。他們鼓勵她，別放棄。她一直沒放棄……直到只剩半裡時，她要求退出。

7 小時後她才讓自己的身體暖和起來。她告訴記者說：“我真不能原諒自己。但如果我可以看到陸地，我就可以做到。”並不是身體虛弱或寒冷擊敗了她，而是霧，使她看不到她的目標。

兩個月後，她又再試了一次。這一次，雖然霧也一樣濃，她很有信心地游向她心中所畫出的目標。她知道，在霧的後頭就是陸地，這一次，她成功了！佛羅倫絲·蕭德威克成為第一個橫渡卡塔利那海峽的女人，還比男人的紀錄少兩個小時！

（作者佚名）

（由蜜雪兒·波帕提供）

07 牛仔的故事

不要一路留連著採集鮮花保存起來，向前走吧，因為沿著你的路，鮮花將會不斷開放。

——泰戈爾

當我創辦我的電訊公司時，我知道我需要推銷員來幫我拓展業務。我張貼了告示，希望找到合格的推銷員，並開始與招募人員會晤。我理想中的推銷員要從事電訊工業有關的工作、明瞭地方性市場，並對操作不同類型的系統有相當經驗，敬業且積極主動。我幾乎沒有時間來訓練人，所以我雇請的推銷員必須馬上進入角色。

在招募未來人員令人疲憊的過程中，有個牛仔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從他的穿著知道他是個牛仔。他穿著橫條花布的褲子和很不相稱的橫條花布的夾克，一件短袖的按扣襯衫，胸前的領帶結比我的拳頭還大，牛仔靴、棒球帽。你可以想像我在想什麼：“在我的新公司他可不是我心目中的職員。”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面，脫下帽子，說：“先生，我‘金’地希望能夠在電訊‘死’業中成功。”他的發音實在糟透了。

我企圖找出一種委婉的方式，告訴這傢伙他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職員。我問他背景如何。他說他有奧克拉荷馬州州立大學的農業學位，過去幾年暑假他部在奧克拉荷馬的巴特斯村農場工作。他宣稱這一切都已告一段落，現在他想在“死”業上得到成功，他“金”地希望能有機會。

我們繼續往下聊。他相當注重“成功”並希望能有機會，所以我就決定給他一個機會。我說我會和他在一起兩天。兩天內我會教他他想賣出某種小型電話系統該知道的一切。兩天後他就得自己來。

他問我，我認為他可以賺多少錢。

我告訴他：“看你的長相和你目前所知道的來看，你最多一個月可以賺到 1000 美元。”我繼續向他解釋，每組小型電話系統的佣金是 250 元。如果他每個月拜訪 100 個潛在客戶，他大約就可以賣出 4 組小型電話系統。賣 4 台，他可以賺 1000 美元。我立即雇用了他當無固定薪的推銷員。

他說這聽來很不錯，因為當農場雇員每個月只有 400 元，他已經準備好要賺這筆錢了。第二天早上，我盡可能填鴨似地把電話“死”業所需的知識告訴這個 22 歲、沒有做生意經驗、不知電訊為何物、也沒有銷售經驗的牛仔。他一點也不像是電訊事業的專業售貨員，也不具備任何我理想雇員的條件，除了他百分之百地冀望著成功。

兩天訓練結束後，牛仔（我一直這樣叫他）走進他的小辦公室。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了 4 個提示：

- 一、我要做個成功的生意人。
- 二、我每個月要拜訪 100 個人。
- 三、我每個月要賣 4 組電話系統。
- 四、我每個月要賺 1000 元。

他把這張紙貼在小辦公室座位前面的牆上，開始工作了。

第一個月結束，他並不只賣 4 組電話系統。在他當推銷員的前 10 天，他就賣出 7 台電話系統。

第一年，他賺的並不是 12000 元佣金。他的佣金竟超過 6 萬元。

我非常驚訝。有一天，他走進我的辦公室，拿著一張契約和一筆電話系統的款項。我問他這一組是怎麼賣出去的。他說：“我只告訴她，女士，即使它只會響，讓你來接電話，這傢伙也比你用的那個漂亮多了，於是她就買了。”

這個女人簽了一張金額付款的支票給他，但牛仔並不確定我收不收支票，所以他載她到銀行讓她領現金付款。他把總共 1000 元的紙鈔拿進我的辦公室，問：“賴瑞，我做得好嗎？”我向他保證，他做得棒極了！

3 年後，他擁有我公司的一半股權。在另一年年底，他又擁有了其他 3 家公司。那時我們是彼此的事業夥伴。他開著一輛 32000 元的人貨兩用車。他穿著值 600 元的牛仔式套裝、500 元的靴子以及一隻 3 克拉的馬蹄形鑽戒。他的“死”業已經很成功了。

牛仔怎麼成功的？因為他努力工作嗎？這確有幫助。他比別人聰明嗎？沒有。在剛開始時他對電訊事業一無所知。那是什麼呢？我相信是因為他“想要成功”——

他對成功十分關注。我知道那是他所要的，他就去追求。

他負責任。他對他的處境、他自己的過去（農場雇員）負責任，然後他以行動使之截然不同。

他有決心離開奧克拉荷馬的巴特斯村農場，尋找成功的機會。

他願意改變，再做同樣的事他不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他想做應做的事使自己成功。

他有見識與目標，他看待自己像個會成功的人，他把目標分門別類寫下來。他寫下 4 個要完成的目標並把它貼在自己前頭的牆上。他每天都看得到，而且聚精會神地執行。

他執行目標，並堅持不懈，這對他而言並不是一直很容易。他也經歷過挫折，他比任何推銷員吃了更多次閉門羹，被掛過更多次電話，但他絕不因此停下腳步，他繼續往前走。

他要求。他確實很會要求！首先他要求我給他機會，然後他要求每個人，好像他們都要向他買電話系統一樣。他的要求兌現了。他常說：“豬偶爾總會撿到橡實吃。”這意味著，如果你不懈地要求，最後，人們總會答應。

他在乎，他在乎我和他的顧客。他發現他只要關心客戶超過關心自己，不多久他就不必擔心他自己。

最重要的是，牛仔每天都像勝利者一樣地開展工作！他會敲敲前門，希望有好事發生。不管發生任何事，他相信事情都會跟他想像的一樣。他不預設失敗，只期待成功。我發現如果你希望成功且付諸行動，你多半就會成功。

牛仔已經賺了幾百萬元。他也曾變得一無所有，又再把它們賺回來。在他和我的生命中，我們都相信，一旦你知道且熟習成功的原則，它們就會一再地為你效力。

他的故事可以鼓舞你，他就是不靠任何環境、教育、技能和能力而成功的最好證明。他更證明了：我們通常忽略或認為理所當然的成功原則是必需的。這些都是你想成功的必要原則。

（賴瑞·溫吉特）

我們在找一個積極進取、纏功驚人的售貨員，比如說，那個賣你這套衣服的人。

08 等什麼？馬上做它！

最大的問題在於：你是否能夠對你的冒險衷心說：“是！”

——約瑟夫·坎普貝爾

我的父親曾告訴我，我今天變成怎樣，上帝絕對有充分的理由，我開始相信了。

我是那種凡事都努力的孩子。我在加州的拉加南海灘長大，喜歡衝浪和運動。但就在一般小孩只會看電視和在海灘嬉戲的年齡，我就開始想怎樣變得更獨立，走遍這個國家，計畫我的未來。

10 歲我就開始工作了。在 15 歲時，我下課後總有一到三個兼職。我存夠了錢買新摩托車，就在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騎的時候；在付清現金和保了一年全險後，我開始學怎麼騎它；我 15 歲半，剛剛有學習執照，已買了一輛新的摩托車。它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可不是在週末才騎著玩的那種人。我非常喜歡騎。每天，每一分鐘，只要有機會，我就騎，平均每天騎 100 裡。在多風的山路上享受騎乘的樂趣時，日升和日落都變得更迷人了。即使到了現在，閉上眼睛，我還可以感覺我自然地騎著它，比走路還要自然。當我騎上它時，迎面的冷風讓我感到全身心的放鬆。在我控索外在世界時，我的內心世界也在夢想著我所憧憬的生活。

兩年間我換過 5 輛摩托車，我騎出了加州的道路。我每晚都看摩托車雜誌，有天晚上，一輛 BMW 的摩托車的廣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一輛泥濘的摩托車，車背上有個大帆布袋，停在巨大的“歡迎到阿拉斯加”的招牌前。一年後，我騎了輛更泥濘的摩托車在同樣的招牌前照了一張照片。是我，就是我！17 歲時我獨自騎車到阿拉斯加去，征服了 1000 裡塵沙滿布的公路。

在我出發赴為時 7 周、共達 1.7 萬里的露營冒險前，我的朋友們都說我瘋了。我的父母叫我等等再說。瘋了？等待？為什麼？打從孩提時代開始，我就夢想著騎摩托車橫穿美國。我心中強烈的聲音告訴我，如果我現在不踏上這趟旅程，我將永遠不能。此外，我何時才會再有時間？我快要到大學攻讀學位了，再來就是工作，也許將來還會有家庭。我不知道這樣做只是滿足我自己，還是在我心中感覺到它會使我從男孩變成大人。但我確知那個夏天，我將展開人生的冒險。

我辭去所有的工作，因為我年僅 17 歲，所以我媽得寫一封許可書讓我踏上旅程。口袋裡放著 1400 元，帶著兩隻帆布袋，綁一隻放滿地圖的鞋盒子在我的後座，一支保護用的筆型手電筒和滿腔狂熱，我動身前往阿拉斯加和東岸。

我遇到很多人，享受處境惡劣之美和不同的生活形態，在野外飲食並每天感謝上帝賜給我這個機會。有時，兩三天沒看見任何人，只是在無邊的寂靜中騎著我的摩托車，只有風輕拂過我的安全帽。我沒有理髮、在露營地洗冷水，並在旅程中和熊不期而遇 7 次之多。真是偉大的冒險！

即使後來我又多次踏上旅途，沒有一次比得上那個夏天。它在我生命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再也無法回頭騎著我的摩托車再走訪同樣的那些路、那些山、那些森林和那些冰水。因為在 23 歲時，在拉加那海灘街道上的一場事故中，我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機，也是一個毒品販子撞倒，使我半身不遂。

在我發生事故前，我一切都很好。我是個全職的警官，在下班時還是騎著我的摩托車。我結了婚，經濟上有保障。但就在比一秒鐘還短的時間裡，一生都改變了。我住了 8 個月醫院。離了婚，我不可能返回原來的工作崗位，並且得學習如何應付長期的痛苦和面對輪椅，我看見所有的夢想都離我而去。但幸運的，幫助和支持使我有新夢想並實現了那些夢。

當我回想起我所有的征程，我所旅行過的路，我會想到自己是多麼幸運。每一次我騎上車，我總對自己說：“現在就做。享受你的周遭，即使你在一個烏煙瘴氣的城市十字路口，你也該享受生命，因為你不能指望下一秒鐘和現在一樣能經過同樣的地方，做同樣的事。”

在事故發生後，我父親說，上帝讓我變成半身不遂必有理由。我相信！

它使我堅強。我回去擔任文書工作，買了房子，又結了婚。我同時擁有自己的諮詢事業，並成為演說專家。此後，每當遇到困難時，我會提醒自己記起我所有做過的事，還有還沒做過的事，還有我父親的話。

是的，他是對的，上帝絕對有理由。最重要的是，我提醒自己享受每一天每一刻，以及，如果能做，就做。現在就做！

(葛林·麥克英代爾)

卷十二 從逆境中奮起(之一)

困難壓不倒我，堅忍的毅力足可戰勝一切。

——達·芬奇

01 對成功的渴求

珍視你的夢幻與憧憬吧，因為它是你心靈的結晶，是你成功的藍圖。

——拿破林·希爾

很多年前，考古學家在發掘埃及古墓的時候，偶然在一片碎木下發現了一些植物種子。經過栽培，3000年前的種子竟然生根發芽，茁壯生長！而芸芸眾生——當他們尚未認識到自己的潛能時——難道會註定要在失敗的陰影和絕望的幽暗中終其一生嗎？難道我們心懷希望的種子，成功的渴求，就不能衝破逆境與不幸的鐵甲嗎？看一下合眾社 1984 年 5 月 23 日播發的這個故事，你也許會從中有所啟發。

瑪麗·哥羅達小時候學不會閱讀和寫作，專家們斷定她智力遲鈍。青少年時期的哥羅達又得到一個綽號：“無可救藥的傢伙”，並被送去教養兩年。可就在教養所這個禁閉之地，瑪麗開始奮起學習。她每天伏案攻讀 16 個小時。老天有眼，她終於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

但厄運卻接踵而至。離開教養所後她先是未婚先孕，兩年後再次懷孕。接二連三的打擊幾乎摧毀了她好不容易才獲得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在父親的幫助和支持下，瑪麗重新振作，將所喪失的又追了回來。

在極度拮据的境況下，瑪麗投身于慈善事業。最後靠微薄的收入，她收養了 7 個孩子。這期間她開始學習社區學校的課程，結業後她又考入奧班尼醫學院。

1984 年春，俄勒岡州。瑪麗·哥羅達·路易士——她現在已經結婚了——氣度非凡地走入畢業典禮會堂。當她伸手接過那蘊含著她的自信與堅韌的證書時，沒人能猜出瑪麗心中的萬千漣漪。這一紙證書向整個世界宣告：這裡，在這個星球上一處不起眼的地方，站著一個敢於執著子遙遠夢想的人，一個向整個世人昭示我們人類非凡卓絕的人——這裡站著瑪麗·哥羅達·路易士：醫學博士。

（詹姆斯·伊·科納）

02 最好的球員

苦痛無可避免，如何承受全看你了。

——出處不詳

高年級生布朗·霍斯頓，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籃球隊的佼佼者，最後將球傳給布萊·瑞弗斯，看著這個膚色白皙、羞澀靦腆的新生將球投入籃筐。這兩個俄州大學牛仔隊的球員正在進行緊張的訓練，準備晚上迎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籃球隊。這時他們看到牛仔隊的教練艾迪·撒頓向球場走來，旁邊跟著一個推輪椅的男人，輪椅上坐著個孩子。

艾迪·撒頓叫停了兩人的訓練，說道：

“我想讓你們認識認識司各特·卡特和他的父親邁克。”

“嗨！夥計！”輪椅上的小男孩歡快地叫道，搖著細瘦的小胳膊。他看上去快 12 歲了，戴著一副和他蒼白凹陷的小臉不相稱的黑邊角質架大眼鏡，棒球帽蓋住他頭髮稀疏的小腦袋。他左腿的運動褲下露出小半截塑膠假肢。

撒頓解釋說，司各特因患骨癌而截肢。接著他問司各特是不是想對他的球員說些什麼。

球員們在想他會提到自己的疾病。但出乎意料，司各特聳聳肩，蹙著小臉說道：“嗯，我不知道，教練，我的話沒能給足球隊帶來什麼好運。他們上個賽季一場也沒有贏。”

球員們先是靜默，繼而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

“小傢伙有膽量。” 霍斯頓在想。

而新生瑞弗斯尤其對司各特的沉靜自信肅然起敬。這個腦腆的中鋒第一次出席新聞發佈會時，一個問題讓他結結巴巴回答了半天。他當時滿臉通紅，琢磨著在這些運動員面前講話需要的勇氣。

司各特有兩個哥哥。他生來就喜歡運動，他過去經常和爺爺波爾及伯伯湯姆一起釣魚，不過那兩人都已故去。司各特和父母住在圖士拉，父親是個律師，母親名叫波拉。

有一陣小司各特老說他左膝疼痛，卡特夫婦還以為那是運動扭傷。後來醫生說那是惡性腫瘤，必須動大手術摘除。聽到噩耗，邁克和波拉相對而位。司各特看看父母，沖著醫生假裝生氣地說：“我真不明白他們為何要哭哭啼啼，我不就是壞一條腿嘛。”

司各特挺住了 10 個月腹痛如絞的化療。當從腿部手術蘇醒過來家人問他感覺如何時，他回答道：“救救我！我再也不能站起來了。”

1991 年 12 月的一個夜晚，牛仔隊戰勝了伯克利分校隊。一周後又迎戰弗琴查大學隊。那天牛仔隊的靜水體育館裡座無虛席。比賽開始正要跳起爭球的那一瞬，牛仔隊副教練比爾·賽夫邁克·卡特正竭力擠著想把司各特弄進球場。他於是湊到撒頓的耳邊說：

“瞧，他們來了。”

“如果小傢伙想坐到球員席上，最好讓他挨著我。” 撒頓說道。

賽夫向邁克轉達了撒頓的邀請。司各特興奮地跳起來。他坐在球員旁邊興高采烈地歡呼大叫。這時候正值布朗·霍斯頓下場休息。

布朗·霍斯頓少年時代是在坎薩斯城嚴酷的街頭度過的，現在成了身價不菲的球星，他和球迷乃至隊友都很疏遠。

司各特開始拿話刺激霍斯頓，說他在場上用肘捅了對方的中鋒一下。

“你以為你力氣大了不起。可我看打起球來就像個玩具熊！”

霍斯頓咬緊了下脣。這個病殃殃的小傢伙敢指指點點我的技術？！但他馬上領會了司各特嘲諷的

微笑。

“走著瞧！” 霍斯頓反唇相譏，“你將會討厭看到這只玩具熊的！”

這場比賽牛仔隊取得了第十九場連勝。撒頓帶著司各特跟著其他球員走進更衣室。司各特用手摩挲著一個球員的光頭說道：

“你們應該都剃成光頭。”

看到他的隊員們馬上接受了司各特的提議，有個念頭突然在撒頓腦中一閃。

“你正好是我們球隊的吉祥物，” 這個英俊而略帶憂鬱的教練慢吞吞地說。“以後每次主場比賽你都坐在隊員席上怎麼樣？”

司各特睜大了眼。這一次，他不再鬧鬧嚷嚷的了。

“這事就這麼定了。” 教練說道。

於是就有了以下的儀式：每次比賽，司各特都坐在隊員席上。每個牛仔隊員下場離開時都要抱他一抱。到1月初的時候，球員們都離不開司各特了。

有天晚上司各特和父親在收聽一場比賽實況重播。節目主持人提議從牛仔隊中選出一位“最佳球員”。

“爸爸，要是以我們的名義設獎，你看怎麼樣呢？” 司各特說道。於是父子倆製作了一個證書，證書開頭印著“司各特最佳球員獎”。該獎將授予為球隊立下汗馬功勞的隊員。2月份的比賽牛仔隊輸給了科羅拉多大學隊。司各特看到6號考奈爾·海克切在場上的三次偷襲，就給他起了個“牛仔隊飛賊”的綽號。另一球員因笑話滿腹幽默風趣而獲“消磨時光獎”。隊員們喜歡這樣的稱號，把它們寫上紙條貼在更衣室和寢室裡。

1992年2月初，牛仔隊在國內大學籃球聯賽的名次已上升到第2位。而此時主要得分手布朗·霍斯頓卻因手腕嚴重扭傷，只得退出比賽。密蘇裡大學隊以66：52戰勝牛仔隊，牛仔隊已經連輸4場了。

撒頓深知下一場對內布拉斯加大學的比賽中若缺了霍斯頓，牛仔隊的日子會很不好過。賽前他問霍斯頓可不可以上場。

“夠嗆。”年輕的球星指著腫起的左踝咕噥道。

司各特搖著輪椅，來到霍斯頓面前，逗他道：“如果你不上場，我想我替你比較合適。”

霍斯頓噎住了。司各特的嘲諷刺激著他。自己不過是腳踝扭傷，可這孩子截去了半條腿！他幽默地捅了捅司各特說：“我會打一場最出色的比賽——為你。”

當晚終場哨聲吹響時，牛仔隊以 72：51 戰勝內布拉斯加隊。布朗·霍斯頓一人獨得 17 分。沒有人能想像到他所承受的痛苦。

賽後司各特搖著輪椅來到運動員更衣室，嚷道：“今晚的最佳救員獎屬於那個不怕苦痛毫不畏縮的哥們，我崇拜他。他一心為的是他的球隊，他是我的朋友。”獎狀上是司各特歪歪扭扭的字體：“獎給布朗·霍斯頓。”

霍斯頓走到司各特身邊，淚光閃閃。“謝謝你。”他咕噥著，又馬上退到一邊去了。

牛仔隊本賽季最後一場主場比賽結束後的一周，當霍斯頓緩步走向球場時，場上的人向他歡呼致意。這個即將畢業的高年級生終於吐露了他許久來未曾說出的話，他用長而有力的臂膀緊抱著瘦弱的司各特，熱淚盈眶，他伏耳對司各特說：“我愛你，寶貝。”司各特答道：“我也愛你，霍斯頓。”

那段時間司各特充滿希望。他可以拄著雙拐行走了，肺和骨骼也未發現新的癌腫，醫生說只要腫瘤不再光顧，司各特可以避開化療，甚至又可以游泳和釣魚了。

然而有一天醫生打電話告訴波拉說，司各特脊椎骨上又發現惡性腫瘤，需要一次痛苦的大手術，之後還得從脖子到臀部用支架固定半年，還得接受更多的放療和化療。

波拉一直在努力促使兒子對病情持樂觀態度。司各特聽到這個消息後只輕輕地點了點頭。但當波拉不住地抽泣時，他抱緊她，像媽媽似地搖著一根手指：“媽媽，這會兒，咱們不能失去信心。”

司各特卻關心著別人的痛苦。一天在醫院走廊裡看到一個渾身發抖的小男孩被放到輪椅裡，他對波拉說：“下回再有人說要為我祈禱的話，我要告訴他們為那個小男孩祈禱吧！我會好起來的。”

波拉和邁克常常給孩子們講起上帝的眾神。司各特每每表現出的熱誠寬厚和仁愛之心，都讓卡特夫婦確信，這孩子已經懂得一己私欲之上，另有真義永存。

司各特最近病情的惡化使牛仔隊隊員們焦灼不安。而當他們得知醫生不能通過手術摘除所有的癌腫——因為那樣會使司各特截癱——時，他們的悲哀愈發深切起來。

撒頓教練很想為司各特做點什麼有特別意義的事情。一天他一閃念間按司各特的身材定做了一套牛仔隊的訓練服，寄給司各特。

“我猜這意味著我是一名真正的牛仔隊隊員了。”司各特在電話裡說。

“你一直是牛仔隊的隊員，我的孩子。”撒頓保證道，“你具有不屈的戰士精神。”

布萊特·瑞弗斯更是深深地為司各特堅定而快樂的情緒所感染。霍斯頓畢業後，中鋒瑞弗斯成了牛仔隊的核心隊員，然而這個大二的學生儘管在場上表現得沉著自信，他在其他場合卻落落寡合，抑鬱不歡。

1993 年末一個寒冷的夜晚，牛仔隊迎戰密蘇裡隊。司各特在醫院裡看電視轉播，終場前 2 秒鐘，比分 64：61，牛仔隊落後 3 分。這時候教練示意瑞弗斯把球傳給邊鋒，然後由後衛遠投 3 分。然而瑞弗斯卻徑直投向籃筐！“嗖”地一聲，球隨著終場的哨音應聲入網。45 英尺開外這不可思議的一投，使牛仔隊贏得寶貴的 3 分。加時賽中牛仔隊終於以 77：73 力克對手。

在那令人眩暈的一瞬，瑞弗斯覺得自己擁有了他從司各特身上看到的勇氣和自信。他多麼想把這一切說與司各特聽，可是司各特卻不在他身邊。

一周之後，600 余名球迷、新聞記者和球員的家人歡聚一堂，在學生聯合會中心舉行籃球隊每年一次的宴會。歡宴將盡，瑞弗斯靜靜地坐在上首。他面前征程漫漫——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坎坷的長路。

撒頓走向前臺宣佈瑞弗斯想對大家說些心裡話。

瑞弗斯站在前臺，下面一片靜寂，偶爾聽到玻璃杯的叮叮噹噹聲。這個靦腆的球星深吸了一口氣，定了定神。忽然他看到聚光燈外司各特一家正微笑注視著他。

“司各特·卡特激勵著咱們球隊的每一個人。他向我表明，決心和毅力就是一切。我深深地感謝他。”瑞弗斯說道，他的聲音顫抖著。

瑞弗斯招呼司各特上臺，司各特拄著雙拐蹣跚著走來。瑞弗斯舉起一個籃球，上面歪歪扭扭地寫

著：“致勝一投——俄克拉何馬對密蘇裡——1993年2月24日。”

“這個籃球歸我了。因為我曾用它在對密蘇裡隊的比賽中攻入致勝一球。這是屬於我的殊榮。”

撐著雙拐的司各特被瑞弗斯寬闊的臂膀擁抱著。瑞弗斯強忍著不讓眼淚流出來。整個屋子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1993年10月初，司各特的脊柱上又發現新的腫瘤。這意味著將阻塞他的脊索，意味著腰部以下將失去知覺。此外，癌腫還擴散到腦部和肺部。

“這下完了，這孩子夠嗆能活到感恩節。”醫生這樣告訴司各特的父母。

憂懼——自從夫婦倆第一次聽到癌症這個詞時——在他們心中就生根了，他們現在需要的是積聚生離死別的勇氣。

邁克夫婦小心翼翼地將壞消息告訴了司各特。這個瘦弱的少年安靜地聽著父母的訴說。他最後說道：“我在天堂又可以見到湯姆叔叔了。我會和他，和波爾爺爺一塊兒釣魚。”

感恩節那天，一輛大篷車在圖士拉卡特家門前停下。

“你知道是誰來了嗎？！”波拉向病臥在床的兒子嚷道。司各特微笑著看著牛仔隊的隊員、教練和他們的家人魚貫進入客廳。

腰部以下癱瘓的司各特因大劑量地服用類固醇而水腫。抑制腦瘤發作的藥物使他說話變得艱難。然而這一瞬間他的臉上閃閃發光。“你明晚會贏的，”他對瑞弗斯說，“因為我要去看比賽，去為你加油。”

第二天傍晚，牛仔隊迎戰普羅維登斯學院隊。儘管擠滿了人，牛仔隊的隊員座席上仍空出一個位子。整個上半場牛仔隊打得毫無生氣。

撒頓搖了搖頭。也許依靠司各特來鼓舞士氣業已失靈？然而他仍然希望這個孩子能帶來又一場勝利。

忽然，從場下觀眾的喧鬧聲中，撒頓聽到輪椅的吱吱聲。他轉過身，看到邁克·卡特正推著司各特向前來。司各特已不能坐起來了，他斜靠在輪椅上，支著腦袋看比賽。牛仔隊隊員驀地感到：“司各

特來了！現在我們要為他而戰！”牛仔隊最終以 113：102 戰勝對手。高年級後衛布魯克·湯普生一人獨得 33 分：司各特苦湯普生道：“打得是不賴，可最後一個球你怎麼沒進？！”（無論如何，這是司各特最後一次嘲諷了。）

接下來牛仔隊隊員挨個走過司各特面前，司各特蒼白瘦弱的小手舉在半空。每個隊員都伸出汗濕的手掌撫摸他。這一次小司各特耗盡了生命中最後一息。

訣別的時刻終於到來。1993 年 12 月 2 日，在牛仔隊與亞利桑那州籃球隊開賽後幾分鐘，司各特在家人面前停止了呼吸。他身旁放著一枚飾章，上面寫著：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守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聖經·新約·提摩太后書》4 章 7 節）

牛仔隊的隊員們來了，他們為司各特抬棺送靈。司各特被葬在他曾經和爺爺、叔叔一同釣魚的小溪旁。入殮時，他穿著牛仔隊的黑色運動服。“願他靈魂安息。”波拉和邁克對眼睛紅紅的撒頓教練和球員們說。

後來每當撒頓看到座席上那個人去席空的位子時，心裡不由湧起一陣悲哀，看到球員抑鬱萎靡時，他常常回想起球隊的“司各特獎”。最佳球員——他告訴他的隊員——就是不畏任何艱辛，拼搏到生命最後一息的人。這樣的球員才珍視他的球隊和他的球迷，而他對上帝的無上忠誠使他從不畏縮。

他告訴他的隊員，司各特·卡特將永遠是他心中最佳運動員的典範。

（蘇姍妮·恰茵）

03 從不說他做不到

成功來自使我們成功的信念。

——維吉爾

我的兒子瓊尼降生時，他的雙腳向上彎彎著，腳底靠在肚子上。我是第一次做媽媽，覺得這看起來很驚扭，但並不知道這將意味著小瓊尼先天雙足畸形。醫生向我們保證說經過治療，小瓊尼可以像常人一樣走路，但像常人一樣跑步的可能性則微乎其微。瓊尼3歲之前一直在接受治療，和支架、石膏模子打交道。經過按摩、推拿和鍛煉，他的腿果然漸漸康復。七八歲的時候，他走路的樣子已讓人看不出他的腿有過毛病。

要是走得遠一些，比如去遊樂園或去參觀植物園，小瓊尼會抱怨雙腿疲累酸疼。這時候我們會停下來休息一會，來點蘇打汁或蛋捲霜淇淋，聊聊看到的和要去看的。我們並沒告訴他他的腿為什麼細弱酸痛；我們也不告訴他這是因為先天畸形。因為我們不對他說，所以他不知道。

鄰居的小孩子們做遊戲的時候總是跑過來跑過去，毫無疑問小瓊尼看到他們玩就會馬上加進去跑啊鬧的。我們從不告訴他不能像別的孩子那樣跑，我們從不說他和別的孩子不一樣。因為我們不對他說，所以他不知道。

七年級的時候，瓊尼決定參加跑步橫穿全美的比賽。每天他和大夥一塊訓練。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先天不如別人，他訓練得比任何人都刻苦。雖然他跑得很努力，可是總落在隊伍後面，但我們並沒有告訴他為什麼。我們沒有對他說不要期望成功。訓練隊的前7名選手可以參加最後比賽，為學校拿分。我們沒有告訴瓊尼也許會落空，所以他不知道。

他堅持每天跑4~5英里。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他發著高燒，但仍堅持訓練。我一整天都為他擔心。我盼著學校會打來電話讓我去接他回家，但沒有人給我打電話。

放學後我來到訓練場，心想我來的話，瓊尼興許就不參加晚上的訓練了。但我發現他正一個人沿著長長的林蔭道跑步呢。我在他身旁停下車，之後慢慢地駕著車跟在他身後，我問他感覺怎麼樣，“很好。”他說。還剩下最後兩英里。他滿臉是汗，眼睛因為發燒失去了光彩。然而他目不斜視，堅持著跑下來，我們從沒有告訴他不能發著高燒去跑4英里的路，我們從沒有這樣對他說，所以他不知道。

兩個星期後，在決賽前的3天，長跑隊的名次被確定下來。瓊尼是第六名，他成功了。他才是個七年級生，而其餘的人都是八年級生。我們從沒有告訴他不要去期望入選，我們從沒有對他說不會成功。是的，從沒說起過……所以他不知道，但他卻做到了！

（凱西·拉曼庫薩）

04 動人的一課

沒有偉大的意志雄才大略。

——巴爾扎克

我 10 歲的小女兒莎拉曾給我上了一堂有關勇氣的課。莎拉一隻腳先天肌肉萎縮，不得不依靠支架活動。一個明媚的春天清晨，她回家對我說她參加了戶外體育比賽——一個包括跑步及其他競技項目的比賽。

看著她的腿，我飛快地轉動腦筋，想說些——正像許多名教練在隊員面臨失敗時所要講的那樣——鼓勵我的小莎拉的話。然而我的話還未出口，莎拉仰起頭說：“爸，我跑贏了兩場比賽！”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莎拉接著說：“我比他們有優勢。”

啊哈！我明白了，她肯定是可以比別人先跑幾步，因為身體的原因而得此照顧……可是我正要發話，莎拉又說：“爸爸，我沒有先跑。我的優勢是我必須比她們努力得多！”

這就是勇氣！這就是我的女兒莎拉。

（斯坦·弗來格）

05 十四級臺階

逆境使人堅強。

——佚名

據說，一隻貓有 9 條命，我相信這個。因為我雖然不是貓，竟然也能活過 3 次。

1904 年 11 月一個明朗寒冷的冬日，我出生了。我們兄妹 8 人，我排行老六。父母都是農民。我

15 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家境愈發貧寒。母親留在家裡煮飯做菜，我們則外出做事，收入菲薄，生計維艱。

後來我們長大成人，娶妻嫁人，各過生活。一個姐姐和我留在母親身邊照顧她。母親晚年癱瘓在床，60 多歲就過世了。不久後姐姐嫁了人，一年後我也結了婚。

這時的我初享生命的甘美：幸福快樂，身體棒棒——我還是個很不錯的運動員呢。我在聖·喬西有份很不錯的工作，有一雙活潑可愛的女兒，在聖·卡洛斯半島有我美麗的家園，溫馨的家庭。

對我來說那時候生活就像甘醇的美夢。

但這好夢並不長久，它變成了惡夢——夜深驚醒，冷汗淋漓。我患上了慢性進行性運動神經疾病，先是右臂和右腿，繼而左臂和左腿，都被惡疾侵襲。

這開始了我的第二次生命……

儘管疾病纏身，憑藉設在車裡的一副特殊裝備，我依然每天開車上班下班。後來是 14 級臺階——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我的健康還有我的樂觀情緒。

好笑？可真的是這麼回事。

我們家從車庫到廚房之間有 14 級樓梯，這十數階必須之地就成了我生命的量規。它們是我生命的碼尺，是我向繼續生存進行挑戰的寄身之所。我曾想如果那一天——當我舉步維艱，再也不能跨越哪怕一級臺階——來臨，我爬也會把它爬完，直至耗盡最後一息。到那時我會承認自己失敗，會躺下來，等待死亡。

所以我堅持工作，堅持爬越這 14 級臺階。日月如梭，光陰荏苒，我的女兒們上了大學，又各自建立了美滿的家庭。在我美麗的家園，只剩下我和老伴——哦，還有那 14 級臺階。

你也許會認為我是個充滿勇氣和力量的人——錯了。我是個破子，步履蹣跚，幻夢破滅。是那 14 級辛酸的臺階支撐著我不至於迷亂，使我沒有撇開妻子、工作，還有我的家園。

當我緩慢而痛苦地邁上一級又一級的臺階，我常常停下來歇一陣。有時候思緒會回到美好的往昔——那時我在體育館工作，打高爾夫球、滑冰、游泳、跑步、跳高……可現在孱弱的身軀幾乎不能征服幾級樓梯。

年事漸高，我愈發地絕望和沮喪，我敢說當我向我的老伴和朋友闡述我的人生哲學時，他們都會感到厭倦和不快。我愈發相信上帝指派我到這世間就是為了含辛茹苦。有9年了，我隨身帶著十字架。只要還能爬登這14步臺階；我都會帶著它的。

我已漠然於聖經中的慰藉之詞了。“就在一暫態，眨眼之間（號筒未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我們也要改變。”（《新約·哥林多前書》15章52節）這就是我在人世間的初次和第二次生命。

1971年8月的一個漆黑的夜晚，我開始了第三次生命的航程。事情來得太突然，我一點準備也沒有。依稀記得那天早晨我去上班，覺得走下這14階樓梯要比以往艱難得多。想到回家後還要爬一遍，心中不禁發怵。

當晚下起了雨。我駕著車行駛在一條人跡罕至的路上，狂風驟雨肆肆地抽打著車身。突然，我手中的操縱杆痙攣了一下，汽車猛地向右拐去，接著我聽到一聲可怖的聲音——輪胎爆裂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車停在光滑的路邊，驀然覺得這下走投無路了。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換個輪胎——絕對不可能。

興許能等來一輛過路車？但這念頭很快就消失了。這樣的天，怎麼會有別的車呢？我不能坐以待斃。我記起來路邊不遠的地方有戶人家，於是發動汽車，慢慢地開到一個泥濘的路口，拐了進去。謝天謝地，窗戶的燈是亮著的！我停下車，按了按喇叭。

門開了。一個小姑娘走出來，瞅著我。我搖下車窗，說我的車胎爆了，需要人來說明換掉。因為我無法活動，自己沒能力換。

小姑娘走回屋，不多會兒，她穿著雨衣、戴著雨帽出來了。後面跟著個男人，那男人向我熱情地打了招呼。

我坐在舒適的車裡，渾身乾鬆。而那個男人和小姑娘卻在暴風雨中為我換車胎。我心中深為不安。我會給他們報酬的。雨小了些，我搖下車窗，看他們工作。我覺得他們幹得太慢了，讓人心焦。我聽到車子後部金屬的碰擊聲。小女孩說道：“爺爺，給你千斤頂。”老人嘟囔著答應了一聲，車身慢慢地升起了。

接著車後是一陣叮噠聲，搖晃和低低的話語。車終於修好了。千斤頂收回的時候，車身顛簸了一下，我聽到車蓋合上的聲音，接著看到祖孫倆站在我車窗跟前。

老人穿著雨衣，弓著腰，看上去年老體弱。那個小女孩我覺得也就 8~10 歲的樣子。她抬起小臉望著我，笑嘻嘻地。

老人道：“這鬼天氣，車子最容易出毛病。不過現在，你的車修好了。”

“太謝謝你們了，”我說，“該怎樣酬答你們呢？”

老人搖搖頭，“不用客氣。西西婭說你的腿有毛病，不方便。我們很樂意幫忙，我想這事碰上你你也會這麼做。不需要什麼酬謝，我的朋友。”

我遞出一張 5 美金的鈔票說：“不，我得按我的方式來。”

老人無動於衷。小女孩靠近車窗輕聲對我說：“我爺爺是個盲人，他看不見。”

接下來的幾秒鐘像是凝固了。不安和羞愧噬咬著我，我的心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憾。一個失明的老人和一個年幼的女孩！在黑暗中摸索著，用冷冰冰、濕漉漉的手指辨別螺絲和工具，來為我修車！而這黑暗對老人來說，是直到死亡也無從解脫的無邊的黑暗。

他們在淒風冷雨的深夜為我換了一個輪胎，而我卻和我的雙拐坐在溫暖舒適的車裡。我的殘疾！他們向我道了晚安，回家去了。我不知道我在那裡坐了多久。我深深地陷入內省，發現了自己身上一些令靈魂難以安寧的品質。

我認識到自己沉溺於自憐、自私之中，對他人漠不關心，思想頹廢……

我坐在那時祈禱著。懷著深深的謙卑。我祈禱勇氣和力量，祈禱人與人之間的深切理解，祈禱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缺點，祈禱能夠具有這樣的誠心，能在日課中堅持不輟地祈求心靈的說明來克服這些缺點。

我祈禱上帝賜福於那個失明的老人和他的小孫女。最終我駕車離開，頭腦如麻，靈魂謙卑。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聖經·新約·馬太福音》7 章 12 節）

從那以後，這條先知的告誡對我而言，已不單單是聖經的一紙文字，它成了我努力奉守的生活準

則。儘管遵循起來往往很難，有時讓人灰心喪氣，有時讓人耗時費錢，但它的價值毫無疑義。

現在我每天不僅要登越那 14 級臺階，而且盡可能地去幫助別人。也許有一天，我會為一個盲人——一個像我從前那樣的瞎人——在深夜更換輪胎的。

（海爾·曼懷瑞）

06 留下美麗，讓痛苦消失

在最後一個瞬間，總有一個以前不存在的理由——即：不可能再猶豫了。

——喬治·愛略特

亨利·瑪西蒂儘管比奧古斯特·瑞奈小 28 歲，但這兩位藝術家卻是忘年之交，形影不離。瑞奈在生命的最後 10 年因病而足不出戶，瑪西蒂每天都會去看他。

有一天瑪西蒂看到瑞奈在畫室工作，每畫一筆都伴著劇痛，他不禁脫口而出：“這麼受罪為什麼還要畫個不停呢？奧古斯特？”

瑞奈簡單地回答道：“把美留下，痛苦就會遠去。”

直到死的那一天，瑞奈仍在作畫。他最著名的作品《浴者》完成於他去世前的兩年，而當時他患此致人殘廢的疾病已 14 年了。

（摘自《雋永小品》）

07 奇跡之橋

沒有一件工作是曠日持久的，除了那件你不敢著手進行的工作。那樣它就會成為一種夢魘。

——波德賴爾

橫跨曼哈頓和布魯克林之間河流的布魯克林大橋是個地地道道的機械工程奇跡。1883年，富有創造精神的工程師約翰·羅布林，雄心勃勃地意欲著手這座雄偉大橋的設計。然而橋樑專家們卻勸他趁早放棄這個天方夜譚般的計畫。羅布林的兒子，華盛頓·羅布林，一個很有前途的工程師，確信大橋可以建成。父子倆構思著建橋的方案，琢磨著如何克服種種困難和障礙。他們設法說服銀行家投資該項目，之後他們懷著無可遏止的激情和無比旺盛的精力，組織工程隊，開始施工建造他們夢想的大橋。

然而大橋開工僅幾個月，施工現場就發生了災難性的事故。約翰·羅布林在事故中不幸身亡。華盛頓的大腦嚴重受傷，無法講話也不能走路了。誰都以為這項工程會因此而泡湯，因為只有羅布林父子才知道如何把這座大橋建成。

然而儘管華盛頓·羅布林喪失了活動和說話的能力，他的思維還同以往一樣敏銳。一天他躺在病床上，忽然一閃念想出一種能和別人進行交流的密碼。他惟一能動的是一根手指，於是他就用那根手指敲擊他妻子的手臂，通過這種密碼方式由妻子把他的設計和意圖轉達給仍在建橋的工程師們。整整13年，華盛頓就這樣用一根手指發號施令，直到雄偉壯觀的布魯克林大橋最終落成。

（摘自《金色的種子》）

08 真正的高度

困難越大，戰勝困難就越榮耀。

——莫里哀

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星辰就會熠熠生輝。

——查理斯·A·比亞德

他的掌心在出汗，他需要毛巾來擦攥緊的手。一杯冰水可消解他的乾渴，但不能消除他的緊張。身下所坐的太空墊和今天他所面臨的國家奧林匹克比賽同樣讓人焦灼。橫竿定在17英尺，比他個人最

好成绩高 3 英寸。米奇爾·斯通面臨著他撐竿跳高生涯中最富挑戰性的時刻。

儘管最後一項跑步比賽一個小時之前就已結束，但看臺上仍擠滿了大約 2000 多人。撐竿跳是所有田徑比賽中真正富有魅力的一項，它把體操優雅的姿態與健美身體的力量完美結合起來。它還具有飛的特色。飛到二層樓那麼高這種想法，對於觀看這項比賽的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夢想。今天，此時此刻，這不但是米奇爾的現實與夢想，而且是他的追求。

米奇爾記事起就夢想著飛翔。他媽媽給他讀了許多關於飛行的故事。那些故事總是講飛翔天空，鳥瞰大地。母親讀到細節時的興奮和激情使得米奇爾的夢想充滿了神奇的色彩和動人的美麗。米奇爾讓他的夢想得以重現。他將使鄉間的小路變短。在腳下，他能感覺到岩石和土塊。當他沿著金色的麥田跑步時，他總要超過經過身邊的機車，就在此刻他深吸一口氣，開始從地面騰空，像鷹一樣高飛。

無論飛到哪裡，他都難忘母親的講述，無論飛向何方，總有一雙敏銳和充滿慈愛的眼睛注視著他。而父親卻不是個夢想家。伯特·斯通是個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他推崇辛勤和汗水。他的座右銘是：“想要什麼，那就為之努力吧！”

從 14 歲起，米奇爾就那麼做了。他開始了一項周密詳細的舉重訓練。他隔一天練舉重，隔一天練跑步。訓練計畫是由教練也即他的父親細心制訂的。米奇爾的執著、決心和嚴格訓練都是父親一手調教的。米奇爾是個優秀的學生，又是獨子，他常幫著父母幹農場中的雜活。米奇爾為完美而奮力拼搏的這種堅持不懈的精神，不但是他的信念，而且是他的激情。

母親蜜德莉·斯則希望兒子的訓練能輕鬆一些，想讓兒子仍是那個充滿自由自在夢想的小小孩子。她曾試著同米奇爾和米奇爾的父親談論此事，但她丈夫馬上打斷了她，說：“想要得到，就必須努力。”

時至今日，米奇爾撐竿跳所取得的全部成績似乎都是對他努力訓練的回報。如果米奇爾對越過 17 英尺的橫竿感到震驚或自滿的話，你心中自有體會。一落到充氣墊上，落到人群的腳下，米奇爾就馬上為他的下次試跳作準備。他似乎忘記了他剛剛以一英尺的優勢越過他個人的最好成績，忘記了在這場撐竿跳比賽中，他是最後的兩名競爭選手之一。

當越過 17 英尺 2 英寸、17 英尺 4 英寸的高度時，他竟出奇的理智。不懈的準備和決心是他的遠見。躺在墊子上，他聽到人群的惋惜聲，知道另一名選手的最後一跳已經失敗。他知道最後的時刻來臨了。只要跨過這個高度就可以穩獲冠軍，而小小的失誤又會使它屈居亞軍。這並沒有什麼可羞恥的，然而米奇爾不允許自己失敗。

他在草地上翻滾了一下。指尖上舉，祈禱了三次。他拿起撐竿，穩穩站定，踏上他 17 歲的生涯中

最具挑戰性的跑道。

然而這次他感到跑道和以前不同，它讓他感到片刻慌張，就像被水浸透了的乾草捆。橫竿被定在比他個人成績（最好成績）高 18 英寸的位置上，那距全國記錄僅 1 英寸。他這麼想著，感到劇烈的緊張和不安。他想放鬆起來，但無濟於事，反倒使他更緊張。怎麼會這樣？！他。他愈發緊張——或者說是恐懼。怎麼辦？他從未經歷過這種體驗。他內心深處無時不在想著母親。現在怎麼了？母親會怎麼做呢？很簡單，母親常告訴他這樣的時候做一下深呼吸。

他照這麼做了，緊張從腿上消失，他把撐竿輕輕地置於腳下。他伸開胳膊，抬起身體，微笑拂動，飄然逝去。一道冷汗沿著脊背流了下來。他小心地拿起撐竿，心臟怦怦在跳。他想觀眾一定也是屏住呼吸，四周靜寂。忽然他聽到遠處幾隻飛翔的知更鳥的歌聲，他飛行的時刻到來了。

他開始全速助跑，跑道與往日不同又很熟悉。地面就像他常夢到的鄉間小路。岩石、土塊、金色麥田紛紛湧入腦海。他做了一下深呼吸，一切順理成章，他飛了起來。毫不費力，就像在童年的夢幻中。只是這次，他知道不是在做夢，這是真的。一切似乎都在以慢動作進行著，他感到周圍的空氣那樣純淨，那樣新鮮。米奇爾以鷹的威嚴在翱翔。

不知是看臺上的人們的歡呼聲還是落地時的重擊聲使米奇爾重新清醒。鮮亮的暖洋洋的陽光照在臉上。他知道他只能想像母親臉上的微笑。父親也可能在笑，甚至在開懷大笑。當父親激動時，他會微笑或咯咯地笑。米奇爾不知道他的父親正在摟著妻子大哭呢。是的，堅信“想得到什麼，就必須努力去做”的伯特·斯通像孩子似地在妻子懷中抽噎呢，蜜德莉從未見到過丈夫哭得如此厲害。她知道那是自豪的淚水。米奇爾馬上被人群包圍，人們與他擁抱，祝賀他生命中輝煌的成就。他跳越了 17 英尺 6.5 英寸的高度：一項全國乃至世界的青年錦標賽記錄。

鮮花、獎金和傳媒的關注將改變米奇爾日後的生活。這一切不是因為他贏得全國青年賽的冠軍並打破一項新的世界紀錄，也不是因為他把自己的最好成績提高了 9.5 英寸，而只是因為米奇爾·斯通是個盲人。

（大衛·奈斯特）

09 想想這些

在獲致無比豐富的生命體驗的過程中，如果一帆風順，那我們將失去一些發自內心深處的無上喜悅。只有穿越黑暗幽深的山谷，到達山頂的時候才會欣喜若狂。

——海倫·凱勒

滑雪教練員彼得·賽伯特首次透露他將開創一個新的項目時，大家都認為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站在科羅拉多大峽谷的一個山頂，賽伯特表述了那個從 12 歲就伴隨他的夢想，開始向世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進行挑戰。賽伯特的夢想——高臺跳雪——現在已經成為現實。

●年輕的伊內蒂·比薩剛從按摩學校畢業後想在加利福尼亞美麗的蒙特雷地區見習接診。當地的按摩機構告知該地按摩師為數眾多，但卻沒有那麼多的病人。於是在 4 個月中，比薩每天用 10 個小時挨家挨戶地毛遂自薦，上門服務。他總共敲響了 12500 扇門，和 6500 個人談並邀請他們到他未來的診所就醫。作為對他的毅力和誠摯的回報，在接診的第一個月，他就醫治了 233 名病人，並創下了當月收入 72000 美元的記錄。

●開張的第一年，可口可樂公司僅售出了 400 瓶可口可樂。

●超級球星邁克爾·喬丹曾被所在的中學籃球隊除名。

●瓦尼·格林斯基 17 歲時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他想從事足球或冰球而出人頭地。他最初愛好冰球，但是當他努力訓練時，他被告知體重不夠。172 磅是標準體重，而他只有 120 多磅，會在冰場淘汰的。

●賽拉·霍茲沃斯 10 歲時雙目失明。但她卻成為世界上著名的登山運動員。1981 年她登上了瑞納雪峰。

●瑞弗·詹森，十項全能的冠軍，有一隻腳先天畸形。

●賽烏斯博士的處女作《想想我在桑樹街看到的》被 27 個出版商拒絕。第二十八家出版社——文戈出版社，出版了該書並售出 600 萬冊。

●裡查德·貝奇只上了一年大學，之後接受噴氣式戰鬥機飛行員的培訓。20 個月後他羽翼初豐，卻辭了職。後來他在一份航空雜誌社任編輯，旋即破產。失敗接踵而至。當他寫出《美國佬生活中的海鷗》一節時，他仍然覺得前途未蔔。書稿擱置 8 年之久——其間被 18 家出版社拒之門外。然而出版之後即被譯成多國文字，銷量達 700 萬冊。裡查德·貝奇也因此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受人尊重的作家。

●作家威廉斯·甘迺迪曾著述多篇，但均遭出版商冷遇。直至他的《鐵人》一書一舉成名。然而就是該書也曾被 13 家出版社拒之門外。

●我在這本《心靈雞湯》在海爾斯傳播公司受理出版之前也曾遭 33 家出版社的拒絕。全紐約主要的出版商都說：“書確實好得很。”“但沒有人愛讀這麼短的小故事。”然而現在《心靈雞湯》系列在世界範圍內售出了 1700 萬冊，並被移譯成 20 種文字。

●1935 年，《紐約先驅論壇報》發表的一篇書評把喬治·格斯文的經典之作：《鮑蓋與貝思》評論為“地道的激情的垃圾。”

●1902 年，《亞特蘭蒂克月刊》詩歌版編輯退還了一位元 28 歲詩人的作品，退稿上寫：“我們的雜誌容不下你如此熱情洋溢的詩篇。”那個 28 歲的詩人叫羅伯特·普羅斯特。

●1889 年，羅迪亞德·開普林收到了聖佛朗西斯科考試中心的如下拒絕信：“很遺憾，開普林先生，但你確實不懂得如何使用英語這種語言。”

●當艾利斯·赫利還是一個尚未成名的文學青年時，在 4 年中他每週都能收到一封退稿信。後來艾利斯幾欲停止寫作《根》這部著作，並自暴自棄。如此 9 年，他感到自己壯志難酬，於是準備跳海，了其一生。當他站在船尾，看著波浪滔滔，正欲跳海，忽然他聽到所有的先人都在呼喚：“你要做你該做的，因為現在他們都在天國凝視著你，切毋放棄！你能勝任，我們期盼著你！”在以後的幾周裡，《根》的最後部分終於完成了。

●約翰·班揚因其宗教觀點而被關入貝德福監獄。在那裡他寫出《無路歷程》；雷利爵士在身陷囹圄的 13 年中寫出了《世界歷史》；馬丁·路德被羈押在瓦爾特堡時譯出了《聖經》。

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不要讓暫時的挫折擊垮我們。

——瑪麗·凱

●湯瑪斯·卡萊爾的《法蘭西革命》一書的手稿被朋友的僕人不慎當成了引火之物，然而卡萊爾只是平靜地從頭又寫出一部《法蘭西革命》。

●1962 年，4 名少女夢想開始專業歌手的生涯。她們先是在教堂中演唱並舉辦小型音樂會，後來灌制了一張唱片，但未獲成功。接著又灌制一張唱片，但銷路極差。第 3 張，第 4 張、第 5 張直至第

9 張唱片都未能走紅。1964 年，她們因《偵探克拉克的表演》，而小有聲名，但這張唱片也是訂貨寥寥，收支僅僅持平。那年年底，她們錄製了《我們的愛要去何方》，結果榮登金曲排行榜榜首。戴安娜·羅絲及其“超級者”組合開始贏得國人的認可，引起樂壇轟動，聲名鵲起。

●溫斯頓·邱吉爾被牛津和劍橋大學以其文科太差而拒之門外。

●美國著名畫家詹姆斯·惠斯勒曾因化學不及格而被西部軍校開除。

●1905 年，艾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博士論文在波恩大學未獲通過。原因是論文離題而且充滿奇思怪想。愛因斯坦感到沮喪，但這未能使他一蹶不振。

（傑克·坎菲爾和馬克·維克多·漢森）

10 從袖手旁觀到熱心公益

上帝拯救那些能夠自我拯救的人。

——木傑明·佛蘭克林

一位平凡的婦女向市政當局提出的一項異常簡單的請求，竟使一個烏七八糟的街區和生活在其中備受折磨的市民們受益匪淺，甚至於改變了弗吉尼亞州羅奈克市民與市府乃至整個美國和它的人民之間聯結和相互影響的方式。

73 歲的美勞倉·邵希爾並沒有掀起以上波瀾的意思。她不過是想盡己微薄之力使所在社區變得更好一些。

於是她跑到市政廳，向一個滿腹狐疑的官員請求借一台割草機去清掃一塊雜草叢生的荒地。

許多年了，她走過街坊裡巷，對那些頹垣危房、毒品黑市和襤褸的乞丐熟視無睹。1979 年的一個禮拜天，在去數堂唱詩班的路上，邵希爾看到一個昏迷的女人躺在雜草叢生的空地上。她想那人是個癮君子，於是就走開了，但她腦中卻無法抹去那名婦女的影子。

她陷入深思。耶穌基督會教導她如何做呢？她回到家叫上兒子幫助那名婦女擺脫了危險。邵希爾並不知道那婦女的名字和她為什麼會昏迷不醒，但這件事使她開始關注社會下層的慘境、貧困和悲哀。

這位 9 個孩子（有一個腦子還有毛病）的母親決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借來割草機，清出了一塊荒地。

左鄰右舍先是感到好奇，繼而加入進來。每到週末，15 個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在搬運垃圾或是割掉空地叢生的荒草。

市政當局的官員們注意到一向冷漠的鄰里關係開始好轉。1980 年羅奈克市讓邵希爾和她的鄰居們參加一項該市與鄰近三市合搞的試點工程，目的是說明市府設立目標，拯救那些貧苦困頓的人們。

由於邵希爾和其他和她一樣平凡的人們的努力，試點很成功。現在羅奈克市有 25 個街區建立了這樣的體系。弗吉尼亞州的其他城市也紛紛仿效。羅奈克模式成了全美學習的典範，政府官員們努力使公民加入到這個體系來。邵希爾和她的組織“西北社區環境組織”榮獲 1994 年的“總統志願者行動獎”。該獎由克林頓總統發起，意在表彰改變社區狀況的志願者的努力。

但邵希爾說白宮的認可並不代表著成功。成功在於使那些曾是毒品交易的露天市場變成設施完善的兒童遊樂園，在於她的組織能購買住房來作為養育院並能獲得市政當局的資助。

成功還在於能夠吸引支援街區服務的人們提供低息貸款；在於能組織更多的業餘人員參與社區志願者活動；在於獲得更多的資助。邵希爾說：“看到孩子們回家真讓人高興。我知道他們關心什麼，我死之後他們會使這個街區保持下去的。”

（托尼·維特）

11 四千美元的故事

張口求人，萬事不難。

——英國諺語

女兒簡娜讀高三時獲得作為交換學生到德國學習的資格。我為女兒能有這樣的學習機會感到高興。但不久負責交換學生的組織通知我們須繳納 4000 美元的費用，6 月 5 日之前交上，離現在只有 2 個月的時間。

那時我已離婚，帶著 3 個孩子生活。籌集 4000 美元簡直無從下手。我收入微薄，手頭拮据，沒有積蓄，沒有貸款的信用，也沒有親戚能借我錢。那當兒我感到非常無助，好像要我去籌集 400 萬美元似的。

幸運的是那時我剛參加了傑克·坎菲爾在洛杉磯舉辦的一個“自尊研習班”。我從中學到了 3 樣東西：第一，要想得到什麼，那就得張口；第二，要想得到什麼，那就得下點決心；第三，要想得到什麼，還要採取行動。

我決定把這 3 條原則付諸實施。首先，我寫了這麼一個表示決心的字條：“6 月 1 日之前愉快地籌集到 4000 美金供簡娜赴德之用”。我把它貼到浴室的鏡子上，又複印了一份放到錢包裡，以便每天都能看到。我還填了一張（空頭的）4000 美金的支票放到汽車儀錶板上（我每天開車的時間很長，這樣的提醒很是醒目）。我又拍攝了一張百元面值的鈔票，放大之後貼在簡娜床頭的天花板上，這樣她每天從睜開眼到睡覺之前都有看到它。

簡娜 15 歲了，是個典型的南加州的少年。她對如此種種近乎荒誕的想法無動於衷。我向她和盤托出這一切的緣由並建議她也寫上一份表示決心的誓書。

現在我的決心已經明確，需要採取行動，向人張口了。我一向自給自足，不依附別人，不向別人伸手。所以對我來說，張口向所認識的親朋好友要錢已屬不易，更何況向陌生人相求呢！但我決定做一下，於我又有何損？

我做了一張傳單，上附簡娜的照片和她為何想赴德學習的陳述。底部留一附單，人們何以撕下來連同匯款一起在元月一號前寄還我們，我請求 5、20、50 或 100 美元的贊助。我甚至留下一空行，以便贊助者自行填寫贊助金額。然後我把這些傳單寄給每一位親朋好友甚至是點頭之交的人。我還寄給我工作的辦公室、地方報紙和廣播電臺幾份。我查詢了本地 30 家服務機構的位址，也給他們郵了些。我甚至給航空公司去信請求他們讓簡娜免費乘機赴德國。

報紙沒有刊文幫我呼籲，電臺無動於衷，航空公司也回絕了我的請求。但我繼續求助，繼續發我們的傳單。簡娜開始夢想意外之財了。隨後的幾個星期，我們開始收到資助了。第一筆 5 美元，最大的一份饋贈是親朋好友的 800 美元。大多數是 20 或 50 美元，有的是認識人寄來的，有的則來自索味平生的人。

簡娜對這種構思著迷起來，她開始相信這能使她如願以償。有一天她問我：“你認為用類似的做法能讓我考到駕駛執照嗎？”我保證說可以。她試了試，果然拿到了駕駛執照。到6月1日時，我們竟收到了3750美元。真讓人激動不已。然而儘管不錯，對還差的250美元如何等措，我還是一籌莫展。6月5日之前還得想法弄到這250美元。6月3日那天，電話鈴響了，是鎮上一家服務機構的女士打來的。她說：“我知道我已過了最後期限，現在是不是晚了點？”

我回答道：“不晚。”

“那好。我們真想幫幫簡娜。但只能給她250美元。”

總共加起來有兩家機構和23名資助者使簡娜夢想成真。在德國的1年中，她給他們去過好幾次信談她的經歷。回國後簡娜還在那兩家機構作了演講。對簡娜來講，從9月到5月在德國沃爾森的交換學生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經歷。這拓寬了她的視野，使她對世界和人類有了新的理解。從那以後她在歐洲漫遊，在西班牙工作了一夏季，又在德國工作了一個夏季。她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作為美國服務志願隊在佛蒙特的一家愛滋病防治機構工作了兩年，現在正在攻讀公共健康管理的碩士。

簡娜赴德後一年，我重新尋覓到一生所愛，還是用的那3種方法。我們是在一次“自尊研究會”上相遇的，結婚後又參加了“夫妻研習班”，之後的7年裡我們到各州旅行和長駐，其中有阿拉斯加州。我們還在沙烏地阿拉伯住過3年，現在我們住在亞洲。

像簡娜一樣，我開闊了眼界，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這一切歸功於我學會了對所想得到或成就的物 and 事，要一張口、二下決心、三採取行動。

（克勞德特·亨特）

12 改變我一生的一次經歷

我已經學會盡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詞。

——溫何·花·布勞恩

兩三年前，一次經歷影響了我的信仰體系，以至於永遠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那時我參與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泉”的意在開發人自身潛能的組織。我和其他 50 人還接受了為期 3 個月的“領導才能工程”的培訓。某周的例會上，大家提出了一項富有挑戰性的舉措，從那天起，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這項舉措意在為洛杉磯市 1000 名無家可歸者提供早餐。此外還要求搞些衣物來分發給他們。最要緊的是，我們還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動用本人的一個子兒。

可是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在餐飲業或類似行業裡工作，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哎呀，這不是勉為其難嗎？”然而我們還被要求在週六上午做好所有這一切。現在已經是週四了，我更加預感做成這件事簡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個人如此認為。

環顧四周，我看到 50 張板得緊緊的、好像剛剛擦過的黑板的臉孔。沒有一個人對怎麼著手這項工作有一點頭緒。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一一既然沒有人站出來表態服輸，那我們只好硬著頭皮說：“是，可以，我們一定能做到，沒問題。”

於是一個人提議道：“那好，我們要分一下組。一組去搞食物，一組去搞廚具。又有一個人說：“我家有台卡車，可用來拉家什。”

“太棒了！”我們嘰嘰喳喳地叫起來。

又有人補充道：“還要一組負責招待和募集衣物。”我還未及多想，就被任命為聯絡組組長了。

到凌晨 2 點鐘，我們列出一個單子，寫下所能想到的應做的每件事，然後把任務分配給每個小組。之後回家小睡一會。我記得我把頭擱到枕頭上時還在念叨：“上帝，我簡直不知怎麼辦才好，一點頭緒都沒有……但是我們要全力拼一下。”

6 點鐘，我被鬧鐘吵醒，幾分鐘後，2 名組員來了。我們仨個和組裡其他人要試著在 24 個小時之內為 1000 名無家可歸者提供早餐。

我們翻出電話號碼簿，給我們列出的每一個也許能幫上忙的人打電話。我第一個電話打給範恩合作總社。聽完我的說明，那邊告訴我說他們必須遞交一份要求供給食物的書面材料，而且需要 2 周才能獲准通過。我耐心地解釋說我們等不了 2 個禮拜，我們需要當天弄來，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個部門經理說她一個小時後給我回話。

我又給西貝格爾公司打電話，重申了我們的要求。老闆爽然同意，真讓人喜出望外。我們一下有了 1200 個過水麵包圈。等給紮基農場打電話想從那裡搞到些雞肉和雞蛋時，我的呼機響了，同伴告訴

我說他在漢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車新鮮的胡蘿蔔汁、西瓜汁及其他種類的鮮果菜汁，漢森公司願意把它們捐贈出來——這就像一個明確的本壘打讓左右衛忙亂起來。

範恩合作總計的部門經理回電話說她為我們搞到了各類食品，包括 600 個麵包。10 分鐘後又有人打來電話說他們打算捐獻 500 個玉米煎餅。實際上，每 10 分鐘都有一個組員打來電話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東西。“哦，難道我們真能把這樁事辦好嗎？”我不禁想。

經過 18 個小時的緊張工作，我最後在半夜時驅車到翁紹爾面餅圈公司去拉 800 個面餅圈。我把它們小心地碼在客貨兩用車車廂的一邊，這樣我就有地方去裝那 1200 個過水麵包圈（我已定好 5 點鐘內去拉它們）。

經過幾個小時必要的休息，我跳進車裡，在西貝爾格公司的催促下，裝上那些過水麵包圈（這時候我的車子聞起來像個麵包爐）。然後直奔洛杉磯。已經是週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憊不堪。5 點 45 分，我把車開進停車場，看到組員們在搭設工作爐、給氦氣球充氣，設置簡易廁所——我們什麼都想到了。

我趕緊下車開始往下卸成袋的麵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餅圈。上午 7 時，停車場門前排起了長隊。我們賑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貧民窟中不脛而走。排隊的越來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繞了整個街區一圈多。

7 點 45 分時，婦女甚至連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隊伍中。他們的盤子中裝滿了熱炸雞、煮雞蛋、玉米煎餅、麵包圈、面餅圈和其他食品。旁邊是一堆堆疊放整齊的衣物。到天黑時，這些衣物都會被領走的。喇叭裡響著激動人心的演說：“我們就是世界。”我面前人頭攢動，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膚色，都在盡情享用著早餐。到上午 11 點，食物發放完畢，總共讓 1140 名無家可歸者吃上了早餐。

後來自然而然地，我們工作人員和無家可歸者在一片歡欣鼓舞中隨著音樂跳起舞來。兩個無家可歸者來到我身邊，說這頓早飯是給他們準備的最好的東西，也是他們參加的第一次沒有發生衝突的食物賑濟活動，其中一個人緊握住我的手，我的喉嚨哽咽著。我們成功了，在不到 48 小時內為千餘名無家可歸者提供了食物。這次經歷對我影響尤為深遠。時至今日，每當人們告訴我說他們想做什麼事但又覺得沒有把握時，我會在心裡說：“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曾那麼想過……”

（蜜雪兒·傑弗瑞斯）

13 不可能的奇跡需久候

何謂能行，何謂不成，我們的知識都無從明確把握。

——亨利·福特

20歲那年的我，初享生命的甘美與愉悅。我積極投入體育鍛煉，擅長滑冰滑雪，還打高爾夫球、網球、羽毛球、籃球和排球。我甚至還組建了一個競賽聯合會。我幾乎每天都堅持跑步。我著手建立一家網球場建設公司，因此將來我的收入前景也很樂觀。我還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訂了婚。然而厄運——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人認為是悲劇——降臨了。

金屬扭彎的聲音、玻璃碎裂的聲音使我驀然驚醒。瞬息間又恢復了平靜。再次睜開眼睛，世界已變得一片黑暗。知覺恢復時，我感到滿臉在流血和極端的痛苦。我聽到有聲音在叫我的名字，但我又再度失去了知覺。

那是個美妙的聖誕之夜。我和一位朋友離開我在加利福尼亞的家驅車去猶他州。我要去那裡和未婚妻黛麗絲度過假期的其餘時光，離結婚之日僅有5周的時間，我們想磋商婚禮的計畫安排。我先開了8個小時的車，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於是就讓朋友駕駛。我從駕駛席爬到乘客席，系上安全帶，朋友則在夜裡駕車。一個半小時後，他伏在方向盤上睡著了。汽車撞到橋臺上，爬到了頂部，然後又從上面滾了下來。

車子停住時，我已人事不知。我被從車裡拋了出去，在光禿禿的地上摔壞了脖子，胸部以下也都癱瘓。我被救護車送到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一家醫院，醫生宣佈說我已成為廢人。我的腿腳、腹肌、腰肌、胳膊和手都不聽使喚了。

這就成了我新的生活的起點。

醫生說我得想點別的辦法，打點別的主意。因為我的身體狀況，我不能再工作了。慶倖的是我還有7%的身體可以工作。醫生說我不能再駕車了，餘生得完全依靠他人餵食、穿衣和行走。他們還說我最好再也不要提結婚的事了，因為……誰還會要我呢？他們斷定我再也無法參加任何種類的競技和體育活動了。我第一次感到無比驚懼，我深恐醫生們所言會是真的。

躺在拉斯維加斯那家醫院的病床上，我自問我的全部希望和夢想都何處去了？我想這一切是否可以從頭開始。我想是否自己還能工作、結婚、生子，還能享受先前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一陣我既擔心又害怕，世界一片黑暗，這時母親來到我身邊，在我身邊說道：“艾特，當困苦艱難而來之時，超越它們會更餘味悠長。”剎那間黑暗的病房為希望和熱誠的光芒所充滿；明天會好起來的。

聽到母親的那些慰藉鼓勵已 11 年了。我現在擁有一家公司，是一名專業評論員，還寫了一本書：《奇跡如此發生》。我每年行程 20 萬英里，聽眾超過 10 萬人。我還入選 6 州區小企業管理機構的 1992 年度最佳青年企業家、1994 年，《成功》雜誌推舉我為該年度最偉大的身殘志堅者。遭遇坎坷而夢幻成真，這一切緣何而來呢？

自從那天聽到母親的鼓勵，我開始學開車，我又可以到想去的地方幹想幹的事了。我已經完全自理。自從那天以後，我感到身體在恢復；又能重新活動右臂了。

遭車禍一年半後，我仍和那個美麗動人的姑娘結了婚。1992 年，我妻子黛麗絲當選猶他州小姐，又參評美國小姐獲季軍。我們有一雙兒女，3 歲的女兒瑞納和剛滿月的兒子亞瑟，他們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無限歡樂。

我又開始了運動生涯。我學會了游泳、潛水。據我所知，我是第一個參加滑翔跳傘的四肢癱瘓者。我還學著滑雪，我相信這不會對我有任何傷害。我甚至參加 10 公里輪椅競賽和馬拉松。1993 年 7 月 10 日，我用了 7 天時間跑完了從猶他州的鹽湖城到聖喬治城之間 32 英里的路程。此舉在世界癱瘓病人中屬首次。這可能並不是我最輝煌的成就，但卻是最困難的一次經歷。

為什麼我能成就以上種種？因為多年來我一直銘記母親的活語，而不是聽信周圍人等（包括醫學專家）喪氣之辭。我深明的境遇並不意味著可以輕易放棄執著夢想。我的心頭再次點燃希望之火。夢想永不曾為挫折擊碎，夢想植根于心靈和頭腦並不在裡臻于永恆。因為當困苦艱難而來之時，超越它們會更餘味。

（艾特·E·柏格）

——作者：傑克·坎菲爾、馬克·漢森

譯者：趙明明、李偉國